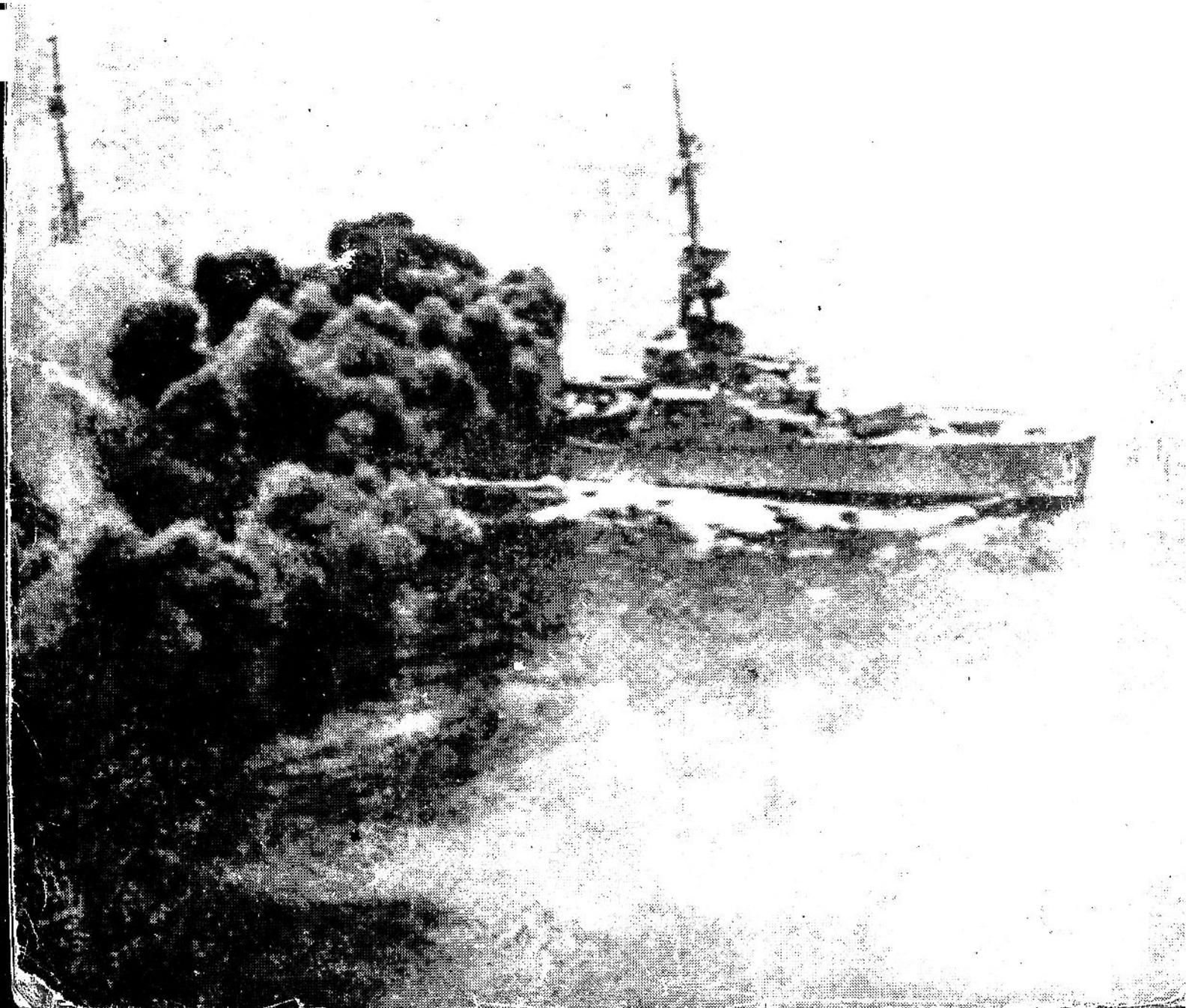


國美戰爭

美國不充足懼

第四卷

日本池崎忠孝著



578
720
324

北 晨 叢 書

日 美 戰 爭

第 四 卷

美 國 不 足 懼

日 本 池 崎 忠 孝 著

北 平 晨 報 社



A. 347913



序 言

日本以文人而精通軍事者，有二人焉。曰平田晉策，曰池崎忠孝。平田以陸軍專家稱於世，池崎以海軍專家重於時。二氏著作，並駕齊驅，頗有雙璧之觀。本書爲池崎氏著述中之白眉，彼邦人士恒讚爲不朽之傑作。書成於三年前，重版者一百八十二次。自吾人讀之，池崎氏議論不免有誇大之感，然於戰略之研討，地利之比較，確具一家見解，非凡俗者所可比。今後世界問題，焦點在太平洋。而環太平洋立國者，以中美日俄關係最爲複雜。日美，美俄，日俄間之三角糾紛，尤爲吾人所應深切了解。吾社所出日美及日俄問題叢書，雖多以軍事爲重心，然於外交問題，亦有檢討。蓋國際戰爭，皆發於外交之輻輳，不明外交之微妙關係，即不足以判斷國家間之危機。日美爲太平洋岸之兩大海軍國，而其國

防計畫，互以對方爲假想敵國，是於研究其外交糾紛有無引起戰爭可能性之外，必當考其實力，以資比較焉。池崎氏爲對美主戰派，故斷定日美必戰。余頗疑彼爲擴張海軍而主張對美宣戰，然精讀所論，亦有可令人首肯者。若石丸藤太氏所著「日美果戰乎」，則與本書適立相反地位。原書行文流暢，斷語鋒利，足見著者尙非俗流。池崎氏尙有「日本潛水艇」一「六成海軍可戰乎」兩書，亦與日美未來戰爭有關，吾人無進一步研究專門技術之必要，則讀本書可概其餘矣。書出徐茂先君譯筆，林仲易君校勘之。特誌一言，以表謝忱。

陳淵泉序於北晨編輯室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九日
國聯大會決議中日問題之日

日美戰爭

第四卷

美國不足懼

插圖

太平洋戰略圖

美國海軍飛行機有威力之爆發

美國艦隊

美國最大潛水艦 V 4 號

序言

陳淵泉

第一章 哈里曼之夢

第二章 日美必戰

第三章 陸戰乎？海戰乎？

目錄

一

一七

九

一

頁

第四章 日美海軍之現勢……………二四

日本海軍主力艦表……………二六

美國海軍主力艦表……………二七

日本海軍補助艦表……………二九

美國海軍補助艦表……………三四

第五章 日美海軍根據地……………三八

第六章 開戰之時期……………四七

第七章 菲律賓及甘模島之佔領……………五五

第八章 貿易破壞戰……………六三

第九章 菲律賓之奪還可能乎？……………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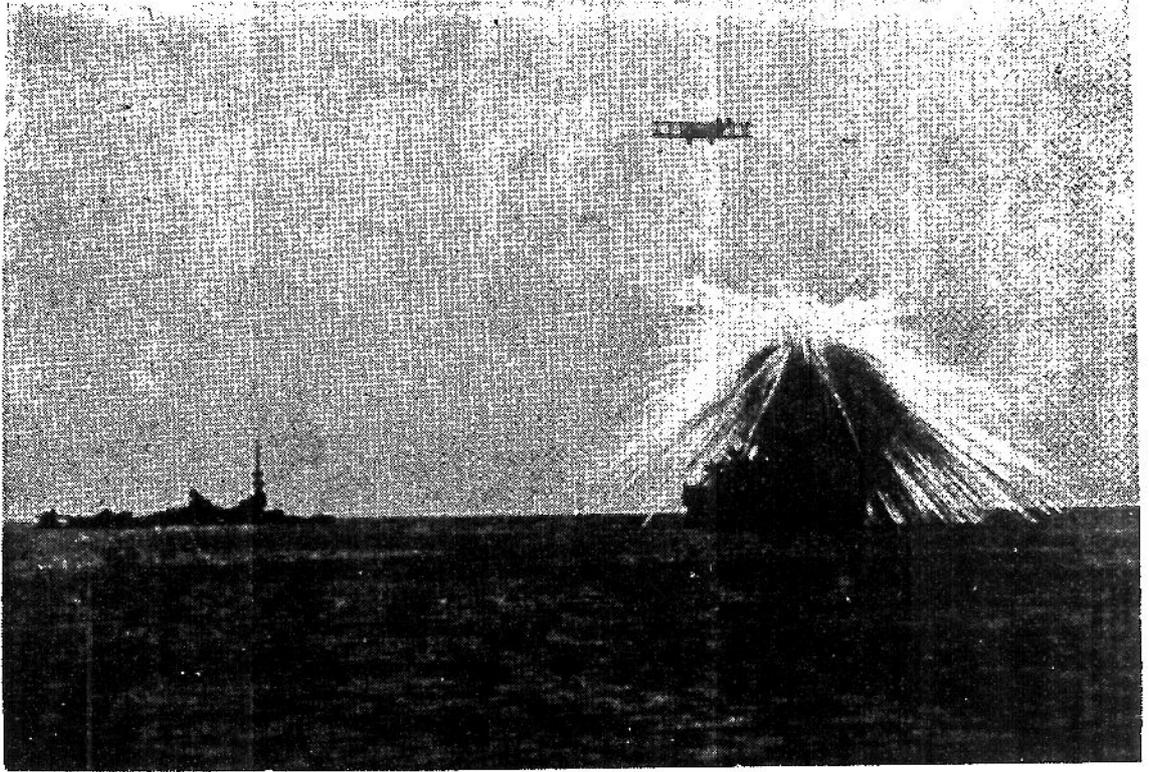
第十章 日本之攻勢的防禦……………八三

第十一章 日美海軍之實質……………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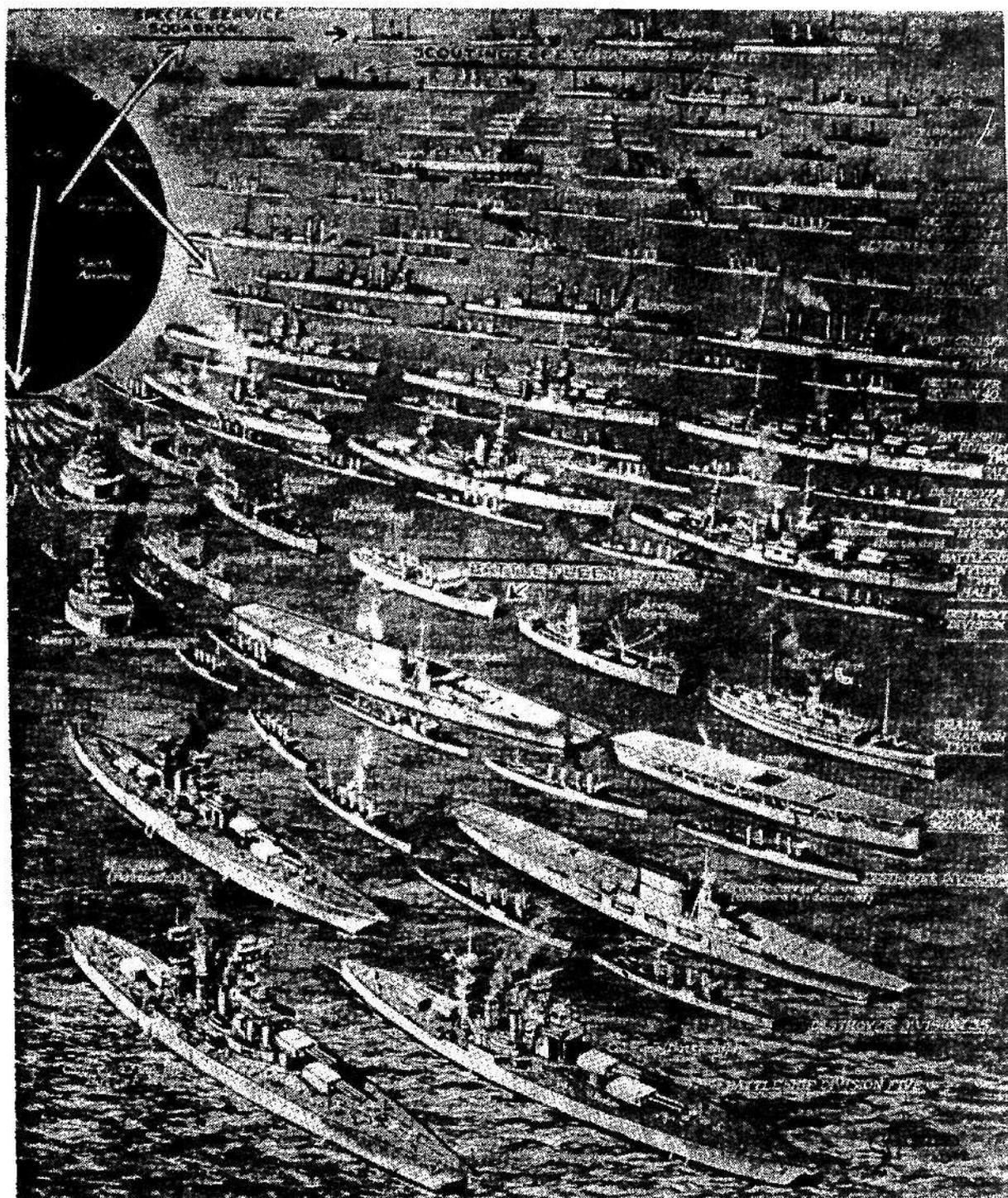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砲後之人……………一〇四

第十三章	攻擊的精神……………	一〇九
第十四章	最善之開戰時期……………	一一八
第十五章	最惡之開戰時期……………	一二六
第十六章	難攻不落之日本……………	一三四
第十七章	列國之嚮背……………	一四三
第十八章	無理由之恐美論……………	一五五
第十九章	日本不窮窘……………	一六三
第二十章	美國不足懼……………	一七一

日美戰爭第四卷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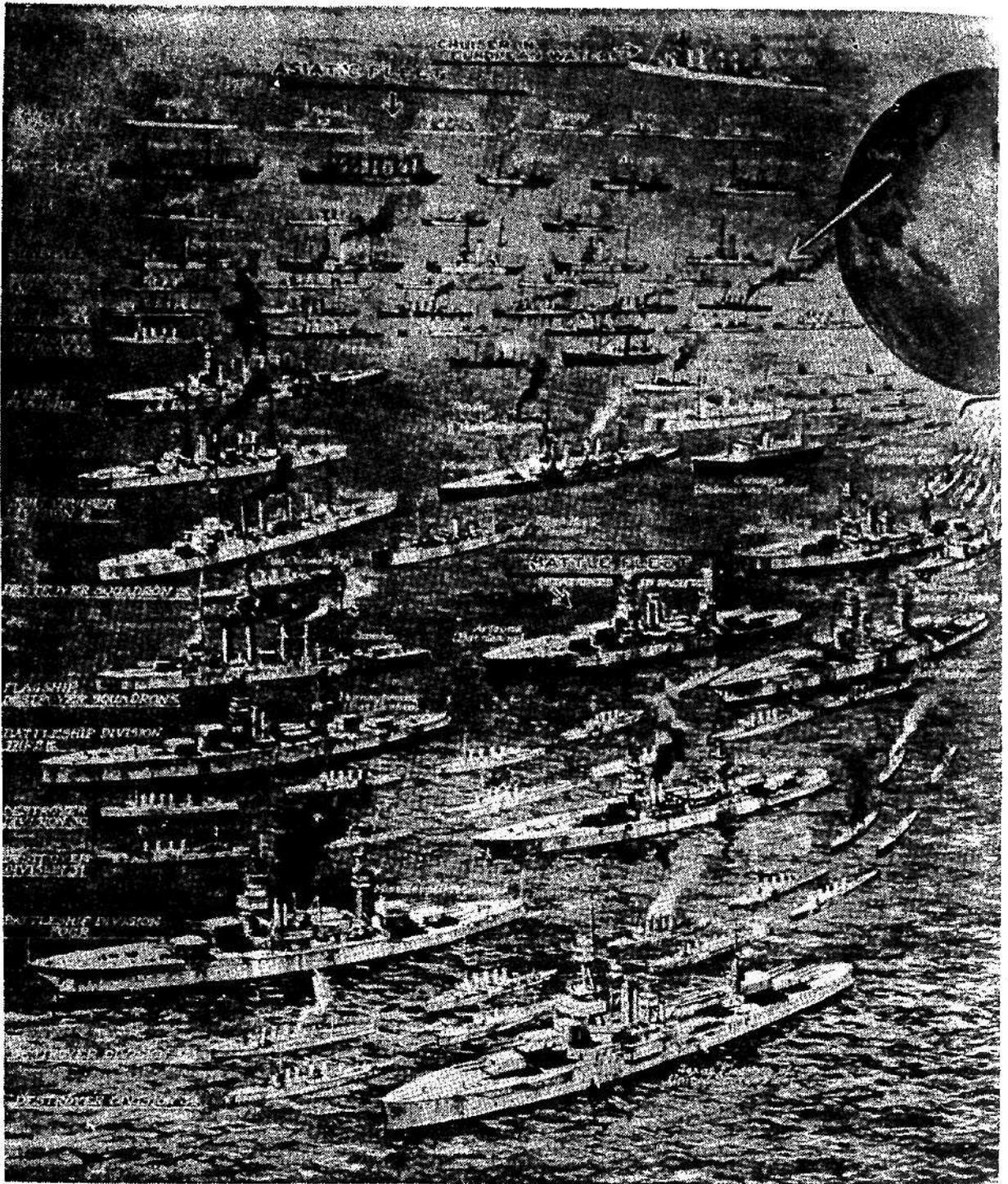


擊 爆 之 力 威 有 機 行 飛 軍 海 國 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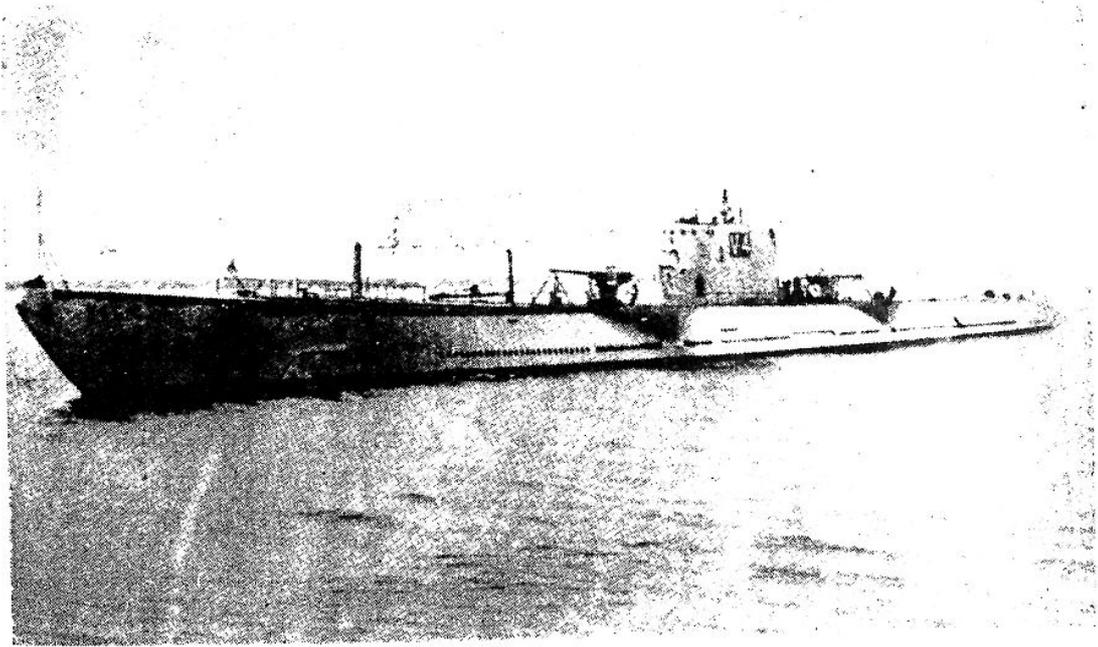
國 美

八、三二五共，艘八十艦戰：有計，隊艦綫一第之成既國美爲圖
 一艦逐驅。噸〇〇五、〇八，艘十艦洋巡輕。噸〇〇九、二七，



艦 隊

艘八艦洋巡砲寸英八。噸〇〇五、七七，艘三艦母空航。噸〇〇
噸〇四七、〇七，艘十九艦水潛。噸〇二五、六一二，艘十九百



（噸〇九八二量水排） 號 V4 艦 水 潛 大 最 國 美

美國不足懼

日本 池崎忠孝著

第一章 哈里曼之夢

締結朴資茅斯條約之小村全權功過，目下雖尙不能免批評，但打破美國鐵道王哈里曼之奪取滿鐵計畫，使滿鐵危而復安者，則惟小村之力是賴。

憶自哈里曼氏渡日，桂內閣承認委托哈里曼修理及經營滿鐵時，日本以數十萬頭顱，以數十萬國帑，方行購得之南滿洲利權，幾如風前燈火，危險萬狀。苟當時無理之哈里曼氏夢想而竟因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二日桂首相與哈里曼間交換之覺書實現，則今日之滿洲，早成美國之囊中物，而日俄戰後，瘡痍未復之日本，又將爲自己安全，奮起以與美國搏戰矣。

當日俄兩國死鬥於遠東戰場時，美國上下，莫不同情於日本，而一種支持日本態度，遠非同盟如英國所可企及。故了解當時情狀者，莫不謂太平洋上，水波不興，隔洋相望之日美，將結永矢弗渝之友情。孰意支配個人之心理，即國民國家之間，亦不免受其支配，而天所以惠於日本之過度成功，遂爲美國及美國民嫉妬之焦點。憶自對馬海峽之赫赫戰功，傳至美國，紐約新聞報即論對馬海戰之結果，謂爲：「今後歷史，尙待創作。……」蓋爾小國，海陸兩方，究以如何方法擊破俄國！……日本海戰，實劃一新時代。……且出紐約

街頭，一觀各人因聞日本之成功而顯露之微笑！」最後更謂：「或人將謂危險之敵，漸現於太平洋上矣。」吾人及今讀此一節，亦覺日俄戰爭終末之複雜微妙心理狀態，已完全活躍紙上。

當日俄兩國全權會於扑資茅斯，媾和條約行將成立時，美人之對日友情，突然冷却，美國爲擁護俄國利益，竟不惜爲維特伯爵（當時俄國全權代表）之聲援；同時美人之有力者間，更欲求戰爭中對日支持之代價，於是鐵道王哈里曼氏，乃因駐日美國大使格里斯加姆之招，整裝渡日。當哈里曼氏驕歌載道之時，彼心目中已豫計以共同經營之名，將日本依媾和條約得自俄國之南滿鐵路，收歸己有；此外更收買中東鐵路，獲西伯利亞鐵路之運輸權，以與哈氏經營之太平洋郵船公司航路相結，於美國資本主義主權之下，開世界一週之大交通路，伸張金圓勢力於北半球。日本方面，對於哈里曼氏之大計畫，因不識其野心所在，一任哈氏擺佈，當時除大浦兼武子爵一人表示反對外，餘均不知大計畫之結果，有足令人戰慄者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二日，所謂桂太郎哈里曼覺書成，而哈里曼遂竊喜大功告成，携覺書以俱去矣。

哈里曼携覺書去日後，未四日而小村外相折返日本，小村知哈里曼桂太郎覺書之足以斷

送南滿權益，乃於哈里曼所乘之西伯利亞號尚未到達舊金山時，拍發日本政府對於哈里曼桂太郎覺書，擬欲再加考慮之電報；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五日，添田壽一氏更致電哈里曼，正式否認覺書發生效力。當時之哈里曼氏，因小村外相之一擊，遂使多年孽劃，盡成泡影，其憤懣不平，殆可推知。但哈里曼心仍不死，一綫希望尙繫諸一九〇六年春間訪問日本之耶可夫西夫。蓋耶可夫西夫所主持之羅厄夫公司，當日俄戰爭初起時，曾與高橋是清以募債之援助。在哈里曼之意，以爲耶可夫西夫如能動高橋以返報之義，或不難挽既倒之狂瀾；孰意小村外相之意志，決非因小惠而誤國家百年大計者所可比擬，故耶可夫西夫之提議，不唯堅被拒絕，即桂太郎哈里曼覺書，亦永久成爲一張廢紙。

哈里曼事件若自表面觀察，似不過日俄戰爭當時外交秘史中之一頁，唯就真正了解事件真相者觀察，則該事件實日美外交史上之一大轉機。例如：德富蘇峯氏亦謂一九〇七年羅斯福大總統爲威嚇日本而遣派訪問日本之美國艦隊，其真正動機，完全與哈里曼事件有關云。哈里曼事件雖因一九〇九年哈里曼之死而同歸消滅，但哈里曼之夢想，終爲美人所繼承，彼輩於所謂美國遠東政策之下，花樣翻新，陷哈里曼事件後二十年來之日美外交於糾紛之域。目下對於各個糾紛經過，著者殊無詳述之餘裕，唯一九〇九年滿洲鐵道中立之提議，一

一九一〇年四月之錦愛鐵路協定，一九一四年二月之三都澳軍港問題，一九二四年以來即成懸案之聯合無線電信問題，要皆哈里曼妄想，改裝變形而表現於具體事實者。

不寧唯是，一九〇〇年舊金山萌芽之日本移民排斥運動，每與寒暑更易而更形猖獗。例如：一九〇六年之日本學童排斥，一九〇七年魯德國務卿與高平大使所結之紳士協約，一九一三年之土地所有禁止，一九二四年之移民排斥法，在在均使日美國交，愈陷危殆，而一般好事之徒，遂謂「日美頭上之達摩劍，僅以一髮繫之。」所幸日本國民，忍耐性強，雖暴慢不遜之美國，以任何方法排斥日本移民，而日本終不欲因移民橫被排斥之故，遂舉國力以相爭；蓋日本國民，表面上雖似狂噪，實則大事當前，不失冷靜；有時且因冷靜過度，致誤良機。

一九二四年之日本移民排斥法案通過，不啻與光榮之日本以不能忍受之屈辱，然而日本終抑制既熾之憤怒，隱忍一時。一九二五年美國海軍舉行旁若無人之挑戰演習，日本對之亦未提一紙抗議，始終忍痛含悲，固守沈默。

目下日美兩國之事態，如就事直書，則與一九二〇年美人皮德金（Walter B. Pitkin）所言，完全一致。皮德金於所著「吾人必與日本戰爭？」（Must we fight Japan?）中，曾

謂：「日美戰爭之在今日，非確實與否之問題，乃可能與否之問題。」又：「今日謂之日美關係中，較之十年前英德將戰時，更有強力促成戰爭之原因存在。」戰前之英德關係，非常險惡；此爲世人所熟知者；目下之日美關係，其險惡程度，吾人即謂爲尙在英德之上，或非過言。蓋目下世界中之有識者，類皆集注眼光，預測太平洋低氣壓所生之結果。

去年十月十九日巴黎發出電報，據傳法國內務部長薩羅氏，曾豫言：「太平洋上行將演人類至大之悲劇。」又謂：「此種悲劇之足令吾人恐怖，遠非歐洲大戰所可比擬。」世界中與薩羅氏同抱此種危懼之念者，實繁有徒。蓋日美間戰爭，如範圍擴大，即足挑發人種戰爭，並舉世界人類而投之災厄深淵，亦未可料。吾人對此世界災厄，欲爲人道而力求避免，則避免任務，日美兩國雖均義不容辭，但就著者所見質言，則避免義務，與其責諸日美兩國國民，毋寧責諸美國國民之爲較近事實。

日本年年坐擁增加之巨大人口而無法求得解決，乃世界周知之事實，無須辭費；唯日本人口果於何處求其消納，則屬嚴重至極之問題。日本周圍，例如：加拿大，美國，澳洲，新錫蘭，固坐擁廣大之領域，豐富之物資；至於人口，極爲稀薄；但上述諸國，均揭「日本人免進！」(No Japs Wanted!)之標語，對於我同胞深閉固拒。加拿大，美國，澳洲，新

錫蘭之外，日本所可移殖其過剩人口之地，除亞細亞大陸外，別無其他地方；再則亞細亞大陸，原為日本兩次大戰中以高價之犧牲，贏得之唯一活動舞台，如對此唯一舞台而尚不容日人獨往獨來，則無論如何寬容之日本人，亦將拔劍而起，為自己之生存權而奮鬥。再露骨言之，即一九〇五年以來容隊遠東問題之美國態度，無往而非威脅日本生存權者。哈里曼一流之妄想，在美國固屬無關大體之遊戲，而在日本則成為左右自國生死，危險至極之惡劇。故此種危險至極之惡劇，如行之至再，則結局日本亦只有破裂疔瘡，與美國為敵而已。

日美兩國關係，如就上述意味言之，則馬哲蘭初次航行太平洋所提出之太平洋究否能為太平洋海洋之問題，完全須視美國能否放棄哈里曼一流之妄想以為斷。關於放棄哈里曼一流之妄想問題，依著者仔細觀察，絕不容易。蓋目下之美國，一方正以金圓威力，號令世界，一方又以太平洋為自國之領海，企圖獨佔遠東市場；情形如此，故著者一方深覺皮德金所提出之問題，已漸脫可能性之範圍而漸近於確實性之範圍，同時亦不敢相信美國係因人道之名，放棄危險妄想，發揚高貴的倫理的觀念之國家。

茫茫宇宙之中，能飲水思源，回憶新英蘭時代之殖民史，認清教徒之清淨血液，目下倘流於美人血管中者，固不乏人，但縱覽最近世史，其中好戰如美國者，誠絕無而僅有；美國

自一七七五年獨立戰爭以還，戰爭次數，無慮百十四回，而此種戰爭，其性質概如李亞寧教授（Scott Nearing）於所著「亞美利加帝國」（The American Empire）中所云，大抵侵略弱者，絕非如吾國爲維持自己生存，不得已乃與強大外敵戰爭之公明正大。美國之奪夏威夷及菲律賓，明係外交上之詭計及欺瞞之結果，故凡稍知美國究以如何手續使聖德民哥（SaintMingo）海智（Haiti）成爲美國之保護國，又以如何方法使巴拿馬獨立者，對於吾人謂美國爲近世史中之最大侵略國，當無反對之理。

心好惡魔而身着美麗衣裳之美國人民，目下尙以華盛頓哲斐孫時代之身分與口吻，借正義，自由，人道之名，粉飾自國醜行；但美麗之衣裳，終不能掩盡狐尾，故正義之國，遂有欺瞞外交存在；自由之國，有狂暴之秘密結社存在；人道之國，有殘忍無極之私刑存在。此種矛盾百出之事實，果能與華盛頓哲斐孫時代之高貴理想一致乎？吾人輒不能無疑。吾人爲愛惜美國及美人名譽，輒覺焚殺黑人時，美國之紳士淑女，能無動於中，坦然自若，從旁參觀之事實，以及慘殺光景照像流布於世界之事實，不能不謂爲係美國之白圭之玷。吾人又以美國之焚殺黑人事實與遠東人民相較，亦覺遠東菜食人民，未免情柔似水，而兩行清淚，亦未易流。美人開口，輒言「日本人野蠻，日本人狡猾，日本人剽悍」，日本人之在美人心

目中，宛如安得曼之醜惡，其實美人之兇暴，遠出吾人意想之外。曾憶日俄戰後，日本勇將某氏曾遊美國，及至芝加哥之大屠殺場，一種殘忍光景，即某氏亦望而却步，目不忍觀；封建時代中之任何虐政，著者以爲均不能與美人之待黑人，可以相提並論。故我國文學史中無「叔父湯姆之斗室」(Harriet B. Stowe; Uncle Tom's Cabin) 一類傑作出現，實我國之榮譽，非我國之弱點。

著者之爲此言，目的不在挑剔美國之黑暗，口誅筆伐，僅在告我同胞，美國及美人所唱之正義人道，完全虛偽，吾人與其爲甘言所惑，毋寧對美國之可怖大砲，加以警戒，較爲安全。目下之美國，尙以正義，自由，人道爲口頭禪，彼等對於自己愛誦之文句，固有引吭高歌之自由，但吾人究否聞歌聲而起舞，亦係吾人之自由。吾人對於惡魔之行動，不可不加以注意，苟惡魔行動，一時陷於混亂，而美麗衣裙之下，露出狐尾，則吾人不能不有臨機應變之準備；苟無臨機應變之準備，則吾人不爲惡魔奇襲所制者，蓋幾希矣。總之，吾人對於戰爭，見解自不能一致，但對美國挑戰加以準備，姑不論吾人贊成與否，要爲日本存立不可少之條件。讀者對於美國海軍機密洩漏事件，苟非健忘，自能記憶。曾憶一九二一年，美國曾因世界之永久和平，召集軍縮會議，美國一方向平和女神，遞送秋波，一方又磨礪以斷日本

咽喉；至當時美國海軍總長鄧比氏究如何以對日政策告之煤油業者德葉尼氏，目下已成世界周知之事實。同胞乎！其注意惡魔之行動也可！

第二章 日美必戰

吾人今姑離去政治上經濟上之關係，純粹就客觀的立場觀察日美關係，亦覺二國之間，欲訂百年友誼，亦不可能。吾人觀察隔地中海對峙至二百年以上之羅馬，加太基歷史，覺日美兩國將來關係，與羅馬加太基極相類似。

使日美兩國關係易於陷入危殆狀態之第一理由，即日美兩國均為青年國家是已。美國歷史，即自乘瑪弗拉瓦號渡新大陸，於扑利茅斯之一角，建築殖民地基礎時起算，為時亦不過三百年；若自費勒德費亞獨立閣內自由鐘聲起時起算，則不過百五十年之歷史耳。日本方面，若與美國相比，固已為二千年以上之有數老帝國；若就新生日本言，亦不過有半世紀之歷史。日美兩國國民，既同屬年少青春，元氣充沛，則輻強潑刺意氣，自洋溢於眉宇間；而二種各不相下，易於口角之性質，初不僅限於個人，即國家相互間，亦莫不如是。青年特有之自尊心，如於不傷他人自尊心之範圍以內發揮，自不致搆成鬩端，萬一傷及他方之自尊心，

兩者之間，必起猛烈之衝突。日美兩國關係，目下正與上述情形相同，其間苟有何事發生，其足以挑撥感情，自屬極其自然，毋待申辯。至古代二強國——羅馬，加太基——之衝突，根本上固亦有利害問題夾雜其間，唯上述之對抗心理，要亦為重要原因。

日美兩國易於陷入危殆之第二理由，即日美兩國均意識自國實力之強大。歐戰以前，英德兩大強國，互保世界均勢；歐戰而後，德因敗衄而一蹶不振，英則疲勞困憊，無復有往昔威力，英德如是，其勢遂使日美兩國，成為最有伸張國力之國家。力之意識，同時必引起力的嘗試之衝動。例如：修鍊武術者，每於少有所成，輒為將其所學應用於實際之希望所誘惑。此種心理狀態，藉云非出自意識，但已潛在的支配日美兩國國民之心理。曾記一九〇九年李荷馬將軍會著「無智之勇氣」(Homer Lea: The Valor of Ignorance)一書，露骨的鼓吹日美戰爭之觀念。李荷馬將軍著書時，距今已二十餘年，其間美國名人，究竟鼓吹日美戰爭至幾次數，著者不大深悉。唯約翰孫，費蘭，波拉，羅資及，扑理登，哈斯特之名，則為吾人所不能忘者。又吾人苟念及從事於心理探求之密勒博士，大唱其日本懲罰論，則對身任海軍總長要職，言論極極審慎之維伯，於視察太平洋沿岸時所談，當能記憶；彼於視察太平洋時，曾謂：「太平洋兩岸，有不能並存之國民存在，苟日本國民而不歸於冷靜，則吾

人當示以如鋼鐵之酷寒。此種狂妄的昂奮，其所以興起之原因，要不外意識自己力量之強大，有以使然。蓋彼輩苟意識日本終不可屈，則不敢出此暴言，唯其不意識日本之不可屈，徒爲自己之力的意識所驅使，於是不能不求一試其力之對象。至於日本方面，若與美人相較，吾人與其謂爲迷信自國國力，毋寧謂爲對於自國國力，評價過小。一般日本國民，均謂日本非美國之敵，值茲情況，萬事只能低頭；至謂美國所言爲暴慢無理者，僅七千萬日本人中之猜疑之徒而已。

唯日本國民，一方對於自國國力，雖評價過小，但一情形惡化，日本果敗於美國乎？之自強之氣，亦潛在於大多數日本國民胸中，質言之，即美國人係積極的意識其自國之力，而日本人則消極的意識其自國之力。至於意識之性質，雖有積極與消極之分，而其爲自國之力的意識，則屬相同。依著者所見，兩國之力的意識，既屬相同，則兩國之間，實有使兩國關係不能不導於最後決鬥之重大危險存在。苟一方而出賣弊端，至再至三，則他方亦必起而購買弊端，決無庸疑。兩者間強力尙未得到均衡時，自可無相互鬥毆現象，而強者足使弱者屈服；若雙方均各自信其自身強大，則不相爭互毆，禍亂不止。

使日美兩國關係，容易陷於危殆之第三理由，即日美兩國因均未嘗外戰之慘痛經驗，故

覆於一種戰勝病中。美國自建國以來，曾與英國，西班牙，墨西哥，德國戰，均未敗績；美國因與英國戰，一戰而獲得獨立，與西班牙戰，則獲得菲律賓，東印度，與墨西哥戰，則獲得德克薩斯，加爾佛尼亞兩州；最後與德意志戰，則代英國起而握世界經濟之霸權。日本方面，因外戰而獲得異常之發展，亦與美國同然，無待贅述。故日美兩國對於戰爭痛苦之真正體驗，全未經過，戰敗苦杯，其痛苦爲何如，日美均不知之，固勿待論；即戰勝者悲哀如目前之法國，日美亦不知之。至以破竹之勢，擊破奧大利法蘭西之德人，認戰爭爲國家之一種投機，爲時甚久；彼輩爲求國家之飛躍，曾謂孜孜營營之半世紀的勞作，決不及威風凜凜之二次外戰。唯德人之信念如是，故陷德國於一蹶而不能復振之境。所幸我日本國民，反省性強，即就前車之覆，後車當戒一點而論，世界中能如日本人自承其錯誤者，蓋未之前聞。日清，日俄兩戰役，日本人均謂半係人力，半係天祐，故近年以來，雖屢有可戰之機會，但日本均不爲所動，孑然自持。美國人則反是，目下彼輩不唯視世界各敵手爲弱者，即世界全體，亦視爲非美國之敵。此種自己陶醉之自負心，其結果自使美國國民成爲傲慢不羈，目空一切之國民。在此狀況下，美國所選之對手，苟係不重國家名譽與威嚴之國家，則戰爭可不致引起；苟所選之對手而爲自尊心強，尊重國家名譽與威嚴如日本者，則兩國衝突必因之而引

起，蓋日本國民對於戰爭慘禍，姑無論痛感至若何程度，但爲避戰爭而不顧自國之名譽與威嚴，就日本人之天性言，日本人之傳統精神言，亦所不許。而況日本人對於戰爭之真正慘痛，正如美國人尙未感知，故執戈驟起以相爭，初不因日本人與美國人之差而有所不同也。

日美兩國之間，既有上述之共同性質，且夾太平洋兩岸而對峙，則兩國之間，不能成立永久之交誼，自屬情有必至，理所固然；再則兩國之間，尙有利害絕對衝突之問題，與數十年來不快之記憶存在，故日美兩國，借令協心努力於平和之維持，正義人道之擁護，但人定不可勝天，自古已然。日本方面，歷來即以維持和平爲主旨，故雖數次劍拔弩張，但終極力自制，化干戈爲玉帛。今後之自制，唯有期諸美國方面；美國方面苟能放棄哈里曼以來之夢想，停止日本唯一生路遠東之干涉，並開一九二四年以來閉鎖之美國門戶，使日本得以移其過剩之人口，則險惡之日美關係，多少或可緩和。如美國對日，仍持以前態度，對於哈里曼以來之妄想，堅持不肯放棄，而「日本人免進」之紙條，亦不撕毀，則日美之間，戰爭恐終不獲倖免。世之識者，每因鑒於太平洋上不穩之波濤，因而豫想狂瀾怒濤，奔騰澎湃時之可憂慮。但彼等須知：苟寬容忍耐之日本人，終於不能寬容忍耐，而拔劍以起，則其罪惡當責歸基督教徒之牧師。蓋神之罪人，乃美國而非日本。至美國之所以獲罪於神，當係牧師宣傳

之不力，有以使然。故當今之世，基督教徒之牧師，苟能幡然悔悟，納美國於正道，則太平洋上之一抹妖雲，當能因基督教徒牧師之努力而完全掃開，一切危險亦可消滅於無形也。

著者謂日美戰爭恐終不能避免，非有意於好戰空氣之鼓吹，蓋戰爭之慘痛與罪惡，著者亦知之甚悉，且惡之亦極甚。唯戰爭苟至以任何方法均不能避免時，則吾人決無夢想姑息的和平之理。日美兩國間之戰爭，今姑假定必須實現，則爲備萬一，吾人不可不未雨綢繆，此著者之愚忱，亦目下日本國民應有之準備；惜乎我國國中尙有無條件畏懼美國者，彼輩對於日美戰爭，總期竭力避免。然則彼輩意中，真認日本與其爲正義而亡，毋寧拋棄正義，死於溝壑之較爲適合日本身分乎？如謂身分，則世界中無光榮歷史與強大實力如日本者，比比皆是，但無光榮歷史與強大實力之各國，絕不因其無光榮歷史與強大實力，遂棄其國民的矜持。故極端之和平論者，此時對比利時究以何種必要參加歐戰，實有再考之必要。巴爾幹半島及波羅的海各小國國民，彼輩爲維持自國體面，不斷的以兵戎相見，此種事實，吾人所得感想，究當何如？巴拉圭乃不足一百五十萬人口之蕞爾小國耳，尙能因維持自國體面，不惜以巴西，阿根廷，烏拉圭三國爲戰爭對手，惡戰苦鬥至五年之久。此種壯烈事實，果尙不足促遠東尙武國民之奮起乎？現代之羅馬——美國，對於現代之加太基——日本，尙謂「非滅加

太基不可一」(Delenda est Carthago)然則現代之加太基，果甘爲古代加太基之續耶？抑否耶？

現在爲太平洋時代，乃地中海時代，大西洋時代盡成過去之太平洋時代。英國一流之海軍軍事家哈德氏，曾於所著「自北海到太平洋」(Archibald Hurd: From North Sea to Pacific)論文中，指摘將來之太平洋，將成支配世界之中心海洋。並謂英國爲謀發展，太平洋中不能不建設常備之大艦隊。又海軍軍事家拉薩爾氏，亦謂將來之假想戰場，必爲太平洋。苟太平洋之支配權而真握於盎格魯薩克遜之手，則身爲太平洋女王之日本，除坐以待斃外，別無良策。故日本爲自國之生存計，無論如何，均不能不支配太平洋之半。至不合理，不必要之恐美病，若蔓延至日本大多數國民，則有礙於日本帝國之名譽及威嚴者，固無論；即日本國民，恐將陷於無所措手足之情況中。現在日本政府，其所以對於不足重視之中國，辦事亦感棘手者，完全因畏中國背後蠢動之威力，有以使然。苟日本政府而處以堅決之意志，及不動搖之決心，則鬼神均當退避。目下之日本，允宜向所信邁進，勿稍遲疑，其間苟有阻撓日本之進路，而日本亦準備以斷然措置對付者，則中國固無論，即在中國背後之威力，亦將無所施其技。故現在日本之困難，並不在外力之難於應付，而在對於己力之評價過小。又

日本國民，苟自海運國之日本，商工國之日本，貿易國之日本，觀察日本將來，則謂日本之運命，完全懸諸太平洋，亦非過言。匈牙利歷史家愛彌兒萊希特氏於所著「論國家之興亡」中，曾謂喪失恢復力之國家，非戰敗之國家，乃迷戀和平，當戰不戰之國家，並舉戰前之奧大利，以實其說。此種主張，對於充滿現代日本之和平萬能主義者，不啻與以當頭棒喝。故著者於此，爰再不避重複，高呼不合理不必要之恐美病，不可不完全掃除；如其不然，則日本人之將來，只有束手坐待黑暗運命之來臨而已。

著者嘗考恐美論之由來，輒不禁因恐美論根據之薄弱，而呆然者久之。恐美論者之爲說，一方無戰爭之實際知識，一方對於我國實力亦未了解；彼輩唯因眩於惡魔之巨影，遂至戰慄不克自持。夫巨豪阿克勒斯，亦尚有可乘之踵，而況美國並非阿克勒斯，乘之者既有無數之踵，即爲美國對手之日本，亦有可以刺殺阿克勒斯之銳利武器。日本方面，固無出賣爭鬥之必要，但對手方面，苟不客氣而出賣爭鬥，則日本亦無避免爭鬥之必要。蓋日本國民對於敵之挑戰而勇敢應戰，以示遠東尙武國民依然健在，不啻奉支配宇宙之神之命令，以行天討。故就此意義言，著者深覺恐美病實無益而有害之主張也。

以下數章，著者擬就美國不足懼之各種理由，加以說明，以明恐美論之不合理，不必要。

。中國古代之戰術家，曾教吾人以「爲戰而不言戰」，今茲著者之立言，世人苟認爲「爲避戰而言戰」，則著者欣幸，當出諸望外矣。

第二章 陸戰乎？海戰乎？

吾人欲說明美國不足懼之理由，其勢不能不描繪日美戰爭之一假想圖。描繪戰爭之假想形態，本非壞事，蓋歐洲大戰之前，英德專門家皆曾描繪種種之英德戰爭，而按之事實，戰前各專家所描繪狀態，無一的中。例如：著者於中學時代，嘗讀「英德戰爭未來記」一書，此書諒爲德人所作，故書中先豫想德國大勝，然後謂德軍渡德維海峽以至肯特平原，終至佔領倫敦。唯按之事實，完全相異；大戰期中，德國即一兵一卒，均未踏入英國本土，僅以飛行船威脅倫敦市，並以海軍砲擊羅維斯特弗特及亞爾茅斯海岸都市，空博「殺嬰犯」(Baby Killer)之惡名而已。唯描繪萬事的中之戰爭豫想圖，固屬難事，但無論何種戰爭，均不能出乎常情以外，故苟有精細之軍事科學智識，以爲判斷基礎，則瑣碎部分，雖不能言必有中，而大體輪廓，當可達到與事實近似程度。特因作日美兩國戰爭假想圖時，原有特種事情存在，則僅想像戰爭之大體經過，決非難事。

吾人描繪日美戰爭假想圖時，第一成爲問題而必待吾人解決者，即日美戰爭，究以陸戰爲主乎，抑以海戰爲主乎，抑海陸並進乎之問題是已。但欲判斷此問題，吾人又不能不一考日美兩國之地理關係。吾人均知日美兩國乃夾太平洋而對立，兩國距離約有五千海里之遙，藉令兩國均有用陸軍作戰之意，但遠洋相隔，殊苦無運送陸軍之手段。戰爭起時，日本或運送少數陸軍，佔領甘模島及菲律賓濱，因之甘模島上與菲律賓濱間，或不免發生若干之陸戰；唯此種陸戰，若自戰局全體觀察，決不成爲問題。至於美本國陸軍，欲望其能較日本陸軍，更爲有用，殊不可能。蓋無論美國如何運用其神機妙算，亦終無法徒步遠涉五千海里之太平洋。唯或者又謂：無論任何事件，美國皆能巧奪天工；故美國於必要時，彼必縱斷太平洋，借西伯利亞鐵路之助，進佔北滿。唯此種天外飛來之奇想，能否實現，吾人即研究古來戰史，亦可知其謬妄矣。

日美戰爭中，如必採海陸並行方式，一如中日，日俄兩戰役者然，則中國蘇俄，必須爲美國之同盟，然後方有濟於事。曾記白華德於所著「太平洋大海戰」(Hector Bywater: The Great Pacific War)中，曾謂中國反日黨中，必有驍悍如項羽者出現，使精銳無比之日本陸軍，亦感痛苦。白華德所謂之項羽，或係吳佩孚一流之將軍，亦未可知；吾人今姑不問

其是否係與佩孚，抑係他人，總覺中國是否加入戰爭，無關宏旨。至蘇聯加入反日戰爭，事實上固有使日本難於應付者；但蘇聯加入反日戰爭一事，亦近滑稽，不足措意。蓋現在之蘇俄，與美國尚在國交斷絕狀態中，即就主義上言，美國亦認蘇俄爲反資本主義之巨魁，世間安有主義相反，國交斷絕之國家，而能聯合一致，以對有條約國，並分擔最爲危險之戰爭之理？故就此意義言，著者深覺將來之日美戰爭，絕非以陸戰爲主，即海陸並行，亦不可能。

兩國遠隔大洋，則陸戰爲戰爭之決定的要素，極爲少數。例如：第一至第三波厄尼戰爭，決定加太基之運命者，非加太基市之籠城戰，乃紀元前二四一年行於厄愛德島海面之海戰。蓋制海權而遭受喪失，則喪失制海權者，其國必敗。史例正多，不勝枚舉。例如：十六世紀大強國之西班牙，其所以於無影無形之中，陷於衰頹者，即因海軍覆滅有以致之。又荷蘭之衰，亦因輕視羅德爾海軍，遂使海上權讓之英人；即不世出英雄拿破崙之沒落，亦因法將比爾怒瓦所率艦隊，爲納爾遜艦隊所擊滅於特拉發爾格爾半島海面有以致之。反觀我國實例，二次征韓，其所以終於失敗之原因，完全因我國遠征軍與本國聯絡，爲朝鮮提督李舜臣所率海軍所遮斷。中日，日俄兩役，事實上固因敵人海軍極爲拙劣，故我軍能如風掃殘葉，節節勝利。假使我軍不幸喪失制海權，則其結果，將有不堪設想者矣。

由上述觀之，是將來之日美戰爭中，海軍占最主要地位，無復疑義。而於海上決戰勝利者，固可以支配戰局之結果，即海上決戰敗北者，亦可以影響戰局之結果。目下海軍專門家談日美戰爭者已大有其人，其中謂日美戰爭以陸軍爲主力者，幾無一人。例如：白華德所著「太平洋大海戰」中，大部分亦爲海洋戰爭。彼並謂戰局結果，當以日本海軍敗於雅浦島爲結束。白華德其人，本係英國海軍記者，曾著「太平洋海權」(Sea-Power in the Pacific)及其他關於海軍問題之著述，約三四種。彼在英國海軍軍事家中，實占重要地位，故所著「太平洋大海戰」一書，雖其體裁爲傳奇小說，但吾人不能以其類於傳奇小說，遂以坊間流行之低級日美戰爭譚視之也。

然則海戰結果，何以爲支配戰局之基因乎？著者爲求說明便利，請先分別考察日美兩國之各種場合。

茲先想像日本海軍全滅時之狀態。日本海軍全滅時，我國四周，必爲美國海軍所封鎖。我國四周，而爲強大之美海軍所封鎖，則日本與歐羅巴之海上交通，當然完全斷絕，即日本與中國大陸之交通關係，大體亦被遮斷。夫海上交通而被遮斷，則貿易關係，當然因之停止，而必要之軍需品，工業原料，食糧，亦不能輸入我國。苟情形更爲惡化，則我國國內聯絡

，亦被遮斷之事，不能謂爲必無。蓋我國原係多數島嶼連合而成，台灣先被封鎖，朝鮮繼之，自屬毫無容疑，即本島與北海道之隔離，亦屬可能。情形苟達如此程度，則合爲一體之日本帝國，將因美國海軍封鎖而陷於分崩離析狀態。又實戰之時，我國因有要塞在，有敷設之水雷在，但海軍假定完全消滅，則日本帝國縱不致分崩離析如前述之甚，而最低限度，海外交通，必爲敵人所斷絕，則不容否認。海外交通斷絕以後，對於食糧，軍需品之缺乏，姑無論日本人如何忍耐，但對落於敵手之島嶼與從航空母艦飛來之飛機空襲，實無法抵抗。苟對敵人空襲而無法抵抗，則在被封鎖一月以內，以木造房屋所建設之中心都市，必已化爲灰燼。而勇猛果敢之三百萬大陸軍，不唯不能不喪一兵，不折一矢，即舉以犧牲，對於守衛國土，亦終莫能爲役。彼輩除切齒扼腕，仰天長歎以外，殊無策可施，無路可逃。故日本海軍遭受致命打擊之時，即日本運命決定之日也。

反觀美國海軍，如在遭遇致命之打擊時，則其結果當如何？依著者所知，美國原係自給自足之國家，且係土地廣大，物產豐富，面臨兩大洋之國家，故不致如日本之四周遭受封鎖。即令遭受封鎖，亦不若日本之感受痛苦，既深且切。唯美國海軍果受的致命打擊，則美國對於東方，即無進擊之力，美國海軍既無進擊東方之力，則戰勝機會，當然歸諸日本，而敵

在太平洋面之各領土及太平洋上交通，亦將爲日本所佔領或遮斷。此外如面臨太平洋之華盛頓，奧列貢（Oregon），加爾佛尼亞三州，亦將成爲我飛機之活動舞台，而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之美麗市街，亦將因我國飛機爆發，成爲往昔之荒墟。再則敵艦全滅，海上完全安全，勇猛果敢之日本海軍，必以或種戰術，長驅直入大西洋，擊沈往來於大西洋之美國商船，並以飛機爆炸面臨大西洋各都市。情形至此，則大西洋方面之美國人，亦不能高枕無憂，而剛復傲慢之美人，結局除哀告求和外，別無他途。

一九二五年九月，當塞能柔爾航空船爆發事件初起時，美國陸軍部航空局次長密淇厄爾大佐，曾唱飛行機萬能論，舉世爲之驚倒。彼謂將來戰爭，將以飛行機之空中攻擊，爲決定勝敗之樞紐。彼並於大戰艦乃無用長物之論據下，肆意攻擊美國空軍之缺陷，當時日本之長岡中將似亦支持密淇厄爾大佐意見。唯吾人須知，日美兩國之間，既相隔五千海里之遙，無論如何萬能之飛機，亦終無所施其技。顧或者又謂：美國飛機若自阿拉斯加起航，亦可攻擊日本。唯在著者觀察，殊不可信。蓋目下航空專家之意見，均謂最大戰鬥機之續航力，大體以一千二三百海里，爲最高限度。若戰鬥機中，更搭載多數燃料與炸彈，則戰鬥機之行動半徑，即將半減，僅能續航五六百海里。此種戰鬥機，若須於達到目的地以後，再歸還根據

地，則根據地與攻擊地點之距離，最多不能過二三百海里。唯自阿留地安（Aleutian）羣島西端之阿克塘島，以至我北海道東端，最少亦有二千海里之遙。此種情形，苟目下科學家正在研究之無線補充電動飛機未發明之前，即不能有飛行希望。故美國而欲以飛機襲擊，消滅日本，無論如何，均當佔領日本近海之島嶼，或將航空母艦駛入日本近海，而佔領日本之近海島嶼。惟航空母艦駛入日本近海，又非擊破日本海軍之主力不為功。故就此點以論密淇厄爾大佐之意見，在將來或有實現之可能，若在今日，則不能道破事實之真相，僅有豫言之價值耳。大正十五年帝國議會中，財部海軍大臣說明補助艦計畫，曾謂對日之空中侵略，僅在航空母艦接近沿海百里以內時，方為可能。此種說明，一方係暗示長岡中將所唱空軍萬能論，完全與事隔離，一方亦係說明美國以空軍襲擊日本之不可能。至所謂沿海百海里云云，若以東京市為起點，當在神津島與三宅島之間；苟敵人之航空母艦而能駛入近海，則戰爭勝敗，大體決定，尙何待於飛機之攻擊？唯我國海軍力苟尙健在者，則敵人航空母艦，亦無進入近海之理。故日美戰爭時，支配戰局之結果者，依然為海戰。至陸戰空戰之不足支配日美戰爭結果者，固不待辯而自明者也。

以上所述，係描繪日美戰爭假想圖時，不能不最初解決之問題。唯日美戰爭，果以兩國

海軍爲主要部分，則相隔五千海里之兩國海軍，究以如何方法，企圖擊滅對方乎？是亦不能不加以考究也。

吾人爲解決上述問題，勢不能不一考兩國開戰之時機。蓋開戰之時機不同，則兩國海軍所採方策，自當變異。而戰局結果，亦有非常之變化。日俄戰爭當時，苟日本開戰時機，稍爲遲延，則日本海軍即不能先發制人，確實掌握日本近海之制海權，而日本陸軍亦不能安全進入大陸。特因日美兩國，完全與普通場合大異，乃在一種特殊事情之下，故開戰時機如何，頗足影響於戰局之進展。關於此點，著者擬於以下各章，詳細加以說明。

在未進入假想之戰爭舞台之前，順序上，著者不能不將日美兩國海軍現勢，加以說明。蓋對於兩國海軍實體，而無相當智識，則關於兩國海軍所演出之結果，自不能有正確之理解。寬容之讀者諸君，望暫將業經注視於戰爭舞台之眼光，移注於著者所羅列之乾燥無味之固有名詞與數字之上，然後再進而觀賞正式之日美戰爭。

第四章 日美海軍之現勢

一九二一年華盛頓市大陸紀念堂之五大強國軍備限制會議結果，日英美三國主力艦之保

有勢力，計爲三——五——五之比率。即會議後日本保有主力艦之總噸數，應爲三十一萬五千噸，而美國則爲五十二萬五千噸。當時美國本欲再進而爲補助艦之限制，終因法國不滿於其所得之一·七五比率，頑強反對，於是補助艦之限制，不成立而終。華盛頓會議之召集，其目的原在調停危懼美國海軍澎漲之英國利益，與不滿日英同盟之美國利益，故日法意三國之在會議中，誠有任人宰割之觀。其後日英同盟解體，法意兩國，降爲第三流之海軍國，而世界皆向盎格魯撒克遜之連帶一致（Anglo-Saxon Solidarity）低頭。對此結果最憤懣不平者，即自尊心最強之法國。法國上院海軍委員長格爾格則克氏，曾痛罵華盛頓會議乃外交上之一種詐欺。唯因華盛頓會議結果而有害於國家威嚴者，初不僅限於法國，即自行主唱華盛頓會議之英國，亦因華府協定之結果，頓將世界第一海軍之榮冠，完全拋棄。故世間有做作羅馬帝國興亡史之紀朋者，吾知彼作大英帝國衰亡史時，必以華盛頓會議爲最重大之事件。要之，華盛頓會議中獲利最厚者，當爲美國，處歷代大總統中最平庸之哈定之治世，而能獲得如此之外交勝利，在美國方面，誠不能不謂爲意義深遠之事實也。

著者茲先就日本主力艦加以說明，並揭略表如左：

日本海軍主力艦表

艦種	艦名	竣工年度	排水噸數	速力	備砲
戰艦	陸奧	一九一〇	三,八〇〇	三三	一六英寸 八門
戰艦	長門	一九一〇	三,八〇〇	三三	一六英寸 八門
戰艦	日向	一九一八	三,二六〇	三三	一四英寸 七門
戰艦	伊勢	一九一七	三,二六〇	三三	一四英寸 七門
戰艦	山城	一九一七	三,〇〇〇	三五	一四英寸 七門
戰艦	扶桑	一九一五	三,〇〇〇	三五	一四英寸 七門
巡洋戰艦	霧島	一九一五	二七,五〇〇	二七・五	一四英寸 八門
巡洋戰艦	榛名	一九一五	三〇,五〇〇	二六	一四英寸 八門
巡洋戰艦	比叡	一九一四	二七,五〇〇	二七・五	一四英寸 八門
巡洋戰艦	金剛	一九一三	二七,五〇〇	二七・五	一四英寸 八門

依上表觀察，吾人可知日本海軍主力，即所謂六四艦隊，即以戰艦六艘，巡洋戰艦四艘編成者也。至於艦齡，十年未滿者二艘，十二年未滿者三艘，十五年未滿者四艘，十六年未滿者一艘；平均艦齡，計為十二年半。通觀主砲，十六英寸砲十六門，十四英寸砲八十門，合計共九十六門。全艦平均速力，計為二十四海里七分。至於美國方面之主力艦，大要如左表所示：

美國海軍主力艦表

艦種	艦名	竣工年度	排水噸數	速力	備砲
戰艦	西發基尼亞	一九三三	三三,六〇〇	二二	一六英寸 八門
戰艦	哥羅拉多	一九三三	三三,六〇〇	二二	一六英寸 八門
戰艦	馬利蘭	一九三三	三三,六〇〇	二二・一	一六英寸 八門
戰艦	加利佛尼亞	一九三三	三三,六〇〇	二二・五	一四英寸 六門
戰艦	田納西	一九三〇	三三,三〇〇	二二	一四英寸 六門
戰艦	伊達荷	一九一九	三三,〇〇〇	二二・三	一四英寸 六門

戰艦	新墨西哥	一九一八	三,〇〇〇	二二	一四英寸 五門
戰艦	密士失比	一九一七	三,〇〇〇	二二・一	一四英寸 五門
戰艦	亞利桑那	一九一六	三,〇〇〇	二二・〇	一四英寸 五門
戰艦	賓夕爾法尼亞	一九一六	三,〇〇〇	二二	一四英寸 五門
戰艦	俄克拉荷馬	一九一六	二七,五〇〇	二〇・六	一四英寸 五門
戰艦	內華達	一九一六	二七,五〇〇	二〇・五	一四英寸 五門
戰艦	紐約	一九一四	二九,六〇〇	二二・五	一四英寸 五門
戰艦	得撒	一九一四	二九,六〇〇	二二	一四英寸 五門
戰艦	威民頓	一九一三	二八,五〇〇	二二・三	一三英寸 五門
戰艦	阿干薩斯	一九一三	二八,五〇〇	二二	一三英寸 五門
戰艦	猶太	一九一三	二二,八五〇	二二	一三英寸 五門
戰艦	佛魯里達	一九一三	二二,八五〇	二二・一	一三英寸 五門

從上表觀之，吾人可知美國主力艦隊，僅由十八艘戰艦編成，稱為巡洋戰艦之艦形，一艘未備。至於艦齡，計十年未滿者六艘，十五年未滿者八艘；十八年未滿者四艘；平均艦齡

，約爲十二年四月。主砲計十六英寸者二十四門，十四英寸者二十四門；十二英寸者十四門，合計共一百九十二門；全艦平均速力，計爲二十海里弱。吾人觀於上列兩表，即時引起吾人注意者，即日美主力艦之數的比率，雖係三比五，而代表攻擊力之主砲數目，則爲一對二，即日本之攻擊力，恰爲美國之半分。華盛頓會議當時，日本人輿論，尙強力支持加藤全權之對美七成說，則日本之有條理的主張，結局當爲英美兩國所容納。日本之對美七成說果爲英美所容納，則主力艦數之增加，固勿待論，即砲力亦不致如今日之低下。乃日本國民因忽於一時，致鑄成大錯，此著者所認爲遺憾萬千者也。唯海軍戰爭，決不能單恃主力艦。蓋主力艦之爲物，一如字面所示，不過爲海軍力中之主要力量，吾人欲使此主要力量能發揮盡致，必須輔之以各種補助艦。又測定一國之全海軍力量，必須主力艦之外，將補助艦勢力，亦一併加入考量。茲做主力艦之例，仍先就日本之補助艦，加以說明。

日本海軍補助艦表

艦種	艦名	進水年度	排水噸數	速力	備砲
巡洋艦	妙高	一九一七	10,000	三	八英寸十門

巡洋艦	那智	一九二七	10,000	三	八英寸	六吋
巡洋艦	足柄	一九二八	10,000	三	八英寸	六吋
巡洋艦	羽黑	一九二八	10,000	三	八英寸	六吋
巡洋艦	高雄	製造中	10,000	三	八英寸	六吋
巡洋艦	愛容	製造中	10,000	三	八英寸	六吋
巡洋艦	鳥海	製造中	10,000	三	八英寸	六吋
巡洋艦	摩耶	未起工	10,000	三	八英寸	六吋
巡洋艦	加古	一九二五	七,500	三	八英寸	六吋
巡洋艦	古鷹	一九二五	七,500	三	八英寸	六吋
巡洋艦	衣笠	一九二六	七,500	三	八英寸	六吋
巡洋艦	青葉	一九二六	七,500	三	八英寸	六吋
輕巡洋艦	天龍	一九一九	三,500	三	八英寸	四吋
輕巡洋艦	龍田	一九一九	三,500	三	五英寸	五吋

輕巡洋艦	球磨	一九二〇	五、五〇〇	三三	五英寸五七門
輕巡洋艦	多摩	一九二一	五、五〇〇	三三	五英寸五七門
輕巡洋艦	北上	一九二一	五、五〇〇	三三	五英寸五七門
輕巡洋艦	大井	一九二一	五、五〇〇	三三	五英寸五七門
輕巡洋艦	木曾	一九二一	五、五〇〇	三三	五英寸五七門
輕巡洋艦	長良	一九二二	五、五七〇	三三	五英寸五七門
輕巡洋艦	五十鈴	一九二二	五、五七〇	三三	五英寸五七門
輕巡洋艦	名取	一九二二	五、五七〇	三三	五英寸五七門
輕巡洋艦	由良	一九二二	五、五七〇	三三	五英寸五七門
輕巡洋艦	鬼怒	一九二二	五、五七〇	三三	五英寸五七門
輕巡洋艦	阿武隈	一九二二	五、五七〇	三三	五英寸五七門
輕巡洋艦	那琦	一九二五	五、五七〇	三三	五英寸五七門
輕巡洋艦	川内	一九二五	五、五七〇	三三	五英寸五七門
輕巡洋艦	神通	一九二五	五、五七〇	三三	五英寸五七門

輕巡洋艦 夕張 一九三 三,100 三 五英寸五 六吋

航空母艦 鳳翔 一九三 七,四七〇 五 四英寸七 八吋

航空母艦 加賀 一九九 二六,九〇〇 三 八英寸 十吋

航空母艦 赤城 一九二七 二六,九〇〇 二 八英寸 十吋

潛水母艦 迅鯨 一九三 五,一六八 二 五英寸 四吋

潛水母艦 長鯨 一九三五 五,一六八 二 五英寸 四吋

上表所列各艦，大體係可以使用於第一綫之最新最銳之補助艦而已。此外尚有占非常重要位置之補助艦，如驅逐艦，潛水艦。該兩種艦艇，因為數過多，不遑枚舉。今僅就其大體言之，我國之驅逐艦，凡百二十艘，噸數自最大之吹雪（日本驅逐艦名）型一千八百五十噸起，至最小之白露（日本驅逐艦名）三百八十噸止，種種皆備。其中尚有舊式之波羅船，亦一併在內。故誠堪現代戰爭使用者，不過百艘左右。而百艘之中，所謂航洋驅逐艦，能於遠隔之地實行作戰者，即未成艦亦一併計算，亦不過七十艘左右。至於潛水艦，則既製未製合

算，不過八十艘，其中伊號潛水艦二十艘，均爲一千噸以上二千噸以下之最新式航洋潛水艦，並能與主力艦共同參加戰鬥之有力艦艇。二等潛水艦呂號之中，自第五十一號至第六十八號，艦齡尙小，而大者亦將近一千噸之多。

上述艦艇之外，我國海軍中，尙有日俄戰爭當時，英名遠震之淺間以外七艘裝甲巡洋艦，利根以外三艘三四千噸之巡洋艦，砲艦，水雷敷設艦，掃海艇，測量艦，特務艦，舊式潛水艦。此等艦艇，因在計算我國海軍力上，無重要位置，故未加入我海軍力內。若將此等艦艇亦一併加入我海軍力內，則我國海軍，至少有一百二三十艘之艦艇。又對馬（島名）海戰當時，我國海軍爲補初瀨，八島兩主力艦之缺，曾將戰艦三笠，升爲旗艦，加入主力艦之列，而當時稱爲新強艦之日進，春日兩姊妹艦，目下已達老齡，成爲不足數之劣等艦艇。吾人觀於此等變化，深覺最近製艦技術之發達，誠堪令人瞠目咋舌。蓋今日之新式巡洋艦如七千一百噸級之加古，古鷹，一萬噸級之新式巡洋艦妙高，那智等，事實上較之以前之主力艦鹿島，香取等，已極優秀。特因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度議會中，曾通過補助艦建造計畫，爲補充老朽艦，截至昭和十二年止，計須新造巡洋艦四艘，驅逐艦十五艘，潛水艦四艘，其他補助艦五艘；是昭和十二年（民國二十六年）日本艦隊第一戰列部隊之補助艦勢力，巡洋

艦驅逐艦合計，已達一百二十艘，再加潛水艦七十一艘，總數將達一百九十七艘之多，而日本海軍，亦已具相當優勢者矣。

然則與日本對抗之美國補助艦如何？大體言之，略如左表所示：

美國海軍補助艦表

艦種	艦名	進水年度	排水噸數	速度	備砲
巡洋艦	索特勒克西地	建造中	15,000	三五	八英寸 十門
巡洋艦	鞭薩可拉	建造中	10,000	三五	八英寸 十門
巡洋艦	未命名	建造中	10,000	三五	八英寸 九門
巡洋艦	切斯特	建造中	15,000	三五	八英寸 九門
巡洋艦	未命名	建造中	10,000	三五	八英寸 九門
巡洋艦	芝加哥	建造中	15,000	三五	八英寸 九門
巡洋艦	奧革斯頓	建造中	15,000	三五	八英寸 九門
巡洋艦	波士頓	建造中	10,000	三五	八英寸 九門

巡洋艦	沃哈瑪	一九三三	七,五〇〇	三三·七五	六英寸 十二門
巡洋艦	理地蒙達	一九三三	七,五〇〇	三三·七五	六英寸 十二門
巡洋艦	德特羅特	一九三三	七,五〇〇	三三·七五	六英寸 十二門
巡洋艦	密爾瓦克	一九三三	七,五〇〇	三三·七五	六英寸 十二門
巡洋艦	康可爾德	一九三三	七,五〇〇	三三·七五	六英寸 十二門
巡洋艦	欣西納第	一九三三	七,五〇〇	三三·七五	六英寸 十二門
巡洋艦	拉勒	一九三三	七,五〇〇	三三·七五	六英寸 十二門
巡洋艦	脫冷頓	一九三四	七,五〇〇	三三·七五	六英寸 十二門
巡洋艦	瑪佛赫德	一九三四	七,五〇〇	三三·七五	六英寸 十二門
巡洋艦	門費斯	一九三四	七,五〇〇	三三·七五	六英寸 十二門
航空母艦	撒拉得加	一九三三	三三,〇〇〇	三三	八英寸 八門
航空母艦	萊克西頓	一九三五	三三,〇〇〇	三三	八英寸 八門
航空母艦	蘭克萊	一九三五	三三,七〇〇	一五	五英寸 四門

上表所列各艦艇之外，美國尚有艦齡未滿十二年之驅逐艦約一百二十艘，潛水艦約一百三十艘。美國之驅逐艦，原有三百艘左右，唯因年齡漸增，目下真可用於第一綫者，僅表中所列者而已。又表中最初所列之一萬噸級巡洋艦，原係一九二三年度議會所通過建造者，目下大多數尚在計畫中，其中一二艘，則已進水。此外若再加美國比較的優秀之驅逐艦一百五六十艘，舊式巡洋艦及各種補助艦，則美國艦艇，至少當在三百艘以上。唯此種舊式補助艦，因不能使用於第一綫，故亦與日本相同，不能認爲形成美國海軍之主要勢力。

以上所述，雖極粗枝大葉，但日美海軍力之現在狀況，即依上表觀察，亦可知其梗概。日美海軍勢力，苟單從數字上觀察，則主力艦方面，美國當然占優勢，即驅逐艦，潛水艦，日本亦終非美國之敵。至日本海軍較美國處於優勢者，僅巡洋艦一項而已。但只知有己之美國，對於自國巡洋艦之劣勢，尚不甘心。一九二七年八月，日英美三國會開三國會議於日內瓦之國聯本部。美國方面對於補助艦尙擬加以制限，以期有利於己，其後因與英國意見扞格，會議遂無結果而終。日內瓦會議以後，美國或係因日內瓦會議之刺激，乃於一九二八年三月，通過巡洋艦十五艘，航空母艦一艘之建造案於下院；依據該建造案豫定，該項艦艇均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以前著手建造云。

最後，著者更略述日美兩國海軍之編制，以殿本章。

日本海軍，係由第一艦隊與第二艦隊相合而成。第一艦隊又由長門，陸奧，日向，扶桑四戰艦組成之第一戰隊，與目下缺額中之第二戰隊及由神通，那珂，阿武隈三巡洋艦組成之第三戰隊所組成。此外更附以以天龍爲旗艦之第一水雷戰隊及以迅鯨爲旗艦之第一潛水戰隊。至於第二艦隊，係以金剛，比叻二巡洋艦組成之第四戰隊及由加古，古鷹，青葉，衣笠四巡洋艦組成之第五戰隊所組成。此外更附以以名取爲旗艦之第二水雷戰隊及以長鯨爲旗艦之第二潛水戰隊。此外尚有特務隊，航空戰隊，及第一第二外遣艦隊，唯均無特別敘述之必要，故從略。

美國海軍，係統一於合衆國艦隊（United States Navy）之名義之下，以主力戰艦十二艘組成戰鬥艦隊，常駐太平洋，其下更置驅逐戰隊，潛水部隊，航空戰隊，根據地部隊，機雷戰隊，特務部隊等，直屬於太平洋艦隊。又以主力艦六艘編成偵察艦隊，常駐太平洋，其下更置輕巡洋戰隊，驅逐戰隊，航空戰隊，特務部隊，遊擊部隊，機雷部隊，潛水部隊等。此外尚有任保護巴拿馬運河之拉米艦隊，駐紮菲律賓濱之亞細亞艦隊，派遣歐洲之遣歐部隊。其中亞細亞部隊，尚有多少勢力，至於其他部隊，均由數艘補助艦編成者，殊無大勢力。

之可言。

第五章 日美海軍根據地

決定日美兩國海軍之基本勢力之艦艇現狀，吾人已於前章中，簡要敘述。今茲所述，乃確保日美兩國海軍戰略地位之海軍根據地現狀。

世界各國中，無論擁有如何強大之海軍，苟無適宜之作戰根據地爲其憑藉，即不能爲有效之軍事行動。世界大戰當時，英國之格蘭德艦隊，曾於距德國海軍根據地黑利哥蘭島（Heligoland Island）四百七十五海里之俄爾克渥羣島（Orkney Island）中，以斯加巴佛羅灣及摩勒河口之小港克羅馬地爲其作戰根據地。然則日美相爭，美國果選何地爲其作戰之根據地乎？吾人爲判斷此興趣充溢之問題，對於目下太平洋中之美國海軍根據地，實不能不加以說明。

美國領土之最近於日本者，自爲菲律賓羣島。菲律賓羣島之馬尼刺灣內，有西班牙時代所建設之加比太軍港。該港係一八九八年老提督杜威所率之美國亞細亞艦隊，擊破提督蒙德章所率西班牙艦隊之地，該港即在今日，亦尙與馬尼刺同爲菲律賓之最重要軍港。馬尼刺灣

西北，距馬尼刺灣不遠之地，有斯比克灣，灣內阿龍革波軍港，與馬尼刺灣成爲環抱之勢。一九〇五年以來，美國對此二港，曾投三千萬弱之經費，從事各種設施；後因華盛頓會議結果，定爲防備限制區域，故最近並無鉅大之設施。

菲律賓羣島之外，與日本最爲相近之美國領土，即面積三百二十八平方英里之甘模島（亦稱關島 Guam Island）。該島中有阿布拉軍港，簡易要塞，大無線電台及貯煤所之設，自華德謂爲係太平洋上之黑利哥蘭及馬爾他島，其爲戰略上之重要地點，不問可知。唯該島自華盛頓會議以來，亦與菲律賓羣島，同編入防備制限區域之內，故近來亦無巨大設施，甘模島東北約一千三百海里之遙，有叢爾小島名瓦奇島（Wake Island），瓦奇島東北約一千二百海里之地，又有密都威羣島（亦稱中途島 Midway Island），二島均係美領，前者爲油及煤之補充地，後者爲目下海底電綫之中繼地；一旦有事之際，兩者均有軍事上之價值，唯目下尙無何等設施。

其次與日本相近之美國領土，當爲阿留地安羣島（亦稱阿里新羣島）。阿留地安羣島之西，堪察加半島之東，有阿拉納斯加島，島上有他淇，哈佛兩要港，該兩要港，目下均爲美國補助艦之根據地。據海軍專家推測，謂美國海軍如攻擊日本之東北海岸時，必以此二港爲

其策源地云。又阿拉斯加之南端，有稱西特加（Sitka）要港者，亦爲美國補助艦隊之根據地。唯該港因距離日本較遠，故他淇，哈佛雖劃入防備限制區域，而西特加仍得不受何種之限制。西特加港之不受限制，亦正與南太平洋美國唯一領土薩摩亞島之資資伊拉軍港相同，有無線電台，貯煤所，軍需品倉庫，故日美開戰時，該兩港或當爲防碍日本之澳洲貿易策源地，亦正未可料。

以上所舉，尙非美國海軍之大根據地。美國海軍大根據地中，最與日本接近者，當首推夏威夷之真珠港。真珠港者，乃位於奧佛島南岸，距檀香山約十二海里，水上面積十方英里，水深六十英尺之大軍港也。一九一九年八月以來，足容大艦巨船之大船渠，即已築成，而以金剛鑽岬爲起點，環繞真珠港一帶，尙有裝備十二英寸，十四英寸及十六英寸大砲之要塞。要塞之外，更有足資貯藏重油燃料至六七十萬噸之所。故就真珠港之一切設備言，該港即稱之爲美國海軍一等前進根據地，亦可當之而無愧。特自一九二二年以來，美國政府曾採用羅德曼委員會之建議，對夏威夷投下約四千三百萬美金之巨費，從事於完全收容美國主力艦隊之設備，故現在之真珠港，即一如美人所云，已成爲太平洋之直布羅陀，亦無差忒。依據馬漢提督之意見，夏威夷之獲得，不在越太平洋西進，而在當外敵來攻時之第一綫防壘。唯

目下形勢，已與馬漢所言完全相異。蓋夏威夷之法定常備兵數，原爲十一萬八千人，乃一九二五年美國海軍大演習，方告終結，海陸軍聯合委員會遂提議濬深真珠港，擴張既定計畫之維拉費爾德飛機場，擴張奧佛要塞，並將夏威夷法定常備軍改爲十五萬人。依據該委員會假想，將來敵國登陸進佔夏威夷者，可達四萬之衆。但進佔夏威夷之敵兵，爲數既僅爲四萬，然則美國究有何理由，必擁十五萬大軍於夏威夷乎？依著者推測，美國之意，蓋欲於西太平洋作戰時，得以調動夏威夷陸軍參加戰爭而已。

復次，著者當更舉美國西部海岸海軍根據地，以告讀者。美國西部最北之彭節得沙汪德灣中，有布勒馬頓軍港。該軍港上有大船渠二，補助艦製造所一，其他軍港之必要設備，莫不應有盡有，誠美國海軍之有數根據地也。該港附近之波特安格勒斯地方，有潛水艦，驅逐艦，飛行機等之根據地，聖保特則有飛行機根據地。布勒馬頓之南，相距約七十海里之地點，有以優美風景著稱之哥倫比亞河，河口小港阿斯脫利亞，築有堅牢之要塞，設有潛水艦之根據地。一九〇五年以來，美國海軍，對此兩地，曾投約四千四百萬美金之鉅費，企圖設備之完成。

太平洋沿岸美國海軍之最大根據地，當首推舊金山灣北方，副灣聖保羅灣內之美亞愛蘭

德軍港。美亞愛蘭德軍港因係位於美亞愛蘭德小島內，故該軍港雖距舊金山僅有二十海里之遙，但因水淺，仍不能稱爲第一等軍港。美國因鑒於美亞愛蘭德之不能爲第一等軍港，乃於舊金山港對岸阿拉墨達半島，新設一海軍根據地，從事於大艦隊之修理補給。新設之海軍根據地既成，於是海岸綫全長三百英里，水面廣袤一千六百平方海里之舊金山灣內，乃有兩海軍根據地同時並存，而灣口長三英里半之金門海峽，於天險無雙之兩岸懸崖絕壁上，更築難攻不落之砲台，宛如金城湯池矣。

洛杉磯市之一部聖比杜羅要港地方，築有要塞，而潛水艦，飛機之根據地，亦莫不具備。距洛杉磯市僅一百二十六海里，加爾佛尼亞州最南方之桑德古市，目下亦爲設備完全之海軍軍港。此地因天然之地形，極適於迴避風波；灣長十三海里，寬半海里乃至二海里，水面廣袤約二十四平方海里，水深凡三十六英尺；此點若與美亞愛蘭德之水深二十二三英尺相較，則桑德古之收容近代大艦隊，更有優點。美國專門家認桑德古軍港爲對巴拿馬運河作戰上極重要之根據地，故近年以來，設備益急。例如：燃料貯藏所，軍需品倉庫，無綫電台，航空根據地，無不著著新設，近且擬於要塞兵以外，增駐海兵一旅，唯在目前，仍作爲各種補助艦艇之主要根據地。

以上所述，大體係美國西海岸之海軍根據地。此後尙不能不加以說明者，即巴拿馬運河之防備是已！吾人素知：聯結美國東西兩海岸者，唯巴拿馬運河是賴；因巴拿馬運河爲美國東西兩海岸之聯結，故美人對於巴拿馬防備之敏感，幾至令人發噤。大西洋方面，今姑不論，先就太平洋方面言，運河入口，小島散在，美國於佛拉門古，白利古，納阿斯各島上，築有堅強要塞。又自巴爾波亞港至納阿斯島三海里之堤防上，建設海岸要塞，裝備十六英寸砲，十四英寸砲，六英寸拖條砲，十二英寸白砲。至於陸上，則建立野戰築城，常置步騎砲兵數團。又於巴爾波亞港上，建築適於大艦隊屯駐之設備。此外則船渠，燃料貯藏所，軍需品倉庫，艦艇修理工場，莫不俱備，故目下巴爾波亞軍港，已不失爲一前進根據地矣。唯猜疑成性之美人，防備如此森嚴，尙不能却其不安，彼於扼巴拿馬灣口之巴拉斯島，以至他波格勒島，他波克島上，嚴其武備，常駐潛水艦，設航空根據地。故今日之巴拿馬，宛然已成爲一大鐵壁矣。

今試翻閱地圖，將著者以上所描繪之美國海軍根據地，一一指告讀者。聯絡馬尼刺，甘模島，資資伊拉，真珠港，桑德哥，阿拉墨達，布勒馬頓，西資加，烏拉納斯加，西特加參，差錯雜之一綫，全長約一萬五千海里，作成一不等邊多角形，將偏居於太平洋西北隅之日本

羣島，自南東北三方，加以遼遠之包圍。太平洋之西部入口，本有英人掌握之新嘉坡在，而太平洋之東部入口，又有美人掌握之巴拿馬在，吾人苟突然觀察此種形勢，則日本實成袋中之鼠。日本爲求發展唯一生路，當然只有西經日本海黃海以達亞細亞大陸。唯此一路，數十年前亦曾因海參崴，旅順，威海衛，青島一綫之聯結，而橫被遮斷。幸日俄日德兩役，我國完全獲勝，上項聯結，乃得逐漸消除。

然則日本之防備究當如何？吾人苟稍知我國軍事設施，即可知與菲律賓相近之地，有高雄州屏東街飛行隊八團存在。至此種飛行團之存在，對於作戰上究有何種意義，當留待讀者諸君之判斷。至於台灣，原有基隆要塞，當台灣尚未爲日本領地時，中國亦築有要塞，中日戰爭時，該項要塞遂爲有地司令官所率艦隊佔領。台灣海峽中，有馬公要港存在，琉球羣島要塞司令部即駐紮該港，扼東中國海之南部入口，使敵人不能越雷池一步。東中國海之東，一聯羣島之中，有奄美大島要塞。故以馬公，基隆，大島三要塞完全封鎖東中國海，即觀簡單之地圖，亦可推知。

日本瀨戶內海之中，西方佐賀關入口有豐豫要塞，東方入口紀淡海峽有由良要塞，兩要塞對峙，完全使太平洋之敵，不能襲擊瀨戶內海。瀨戶內海之中，有所謂安全隱蔽之家者，

即吳軍港是。又與吳相與面臨太平洋之軍港者，即橫須賀軍港是。橫須賀爲東京灣要塞司令部所在地，任保護東京之責。距東京灣五百三十海里之地，有小笠原羣島在焉。該島當敵自南方衝東京灣時，不啻爲東京灣之外堡。又小笠原羣島中主島——父島——之三見港，有父島要塞；白華德所草之想像戰中，曾謂美國海軍欲佔領父島，不幸大失敗。吾人苟自太平洋戰略觀察小笠原羣島，則小笠原羣島實爲極重要之地點，乃各軍事專門家所共認者。小笠原島以北，日本本島與北海道之間，有輕津海峽，輕津海峽之中，更有大湊要港與輕津要塞，二者均爲日本北門之鎖鑰。

上述之馬公，基隆，奄美大島要塞地帶之中，有佐世保軍港，佐世保要塞與長崎要塞，吾人即謂爲係防障敵襲，使西九州獲保安全之屏蔽，亦無不可。至下關要塞，目下已成爲防衛瀨戶內海之一，殊無詳細絮說之必要。日本海南方入口，有對馬要塞，壹歧要塞，鎮海灣要塞；日本因有此三要塞，故日本海乃得成爲日本之安全池沼。日本海中有舞鶴要塞，舞鶴要塞司令部即駐此地帶。北朝鮮之元山津，尙有永興灣要塞，因與太平洋作戰無大關係，故無重大之軍事價值。

吾人苟將日本之海軍根據地作概觀的敘述，則馬公，基隆，奄美大島，佐賀關，由良，

小笠原，大湊等所連成之綫，一方係對外敵，保護我國領土，一方亦係遮斷敵人進入東中國海之屏障，且爲我國國防之最終綫。此最終綫中，計有日本海軍根據地三，即佐世保，吳，橫須賀三大軍港是。佐世保與吳，均位於極堅固之外壁中，唯橫須賀則反是，既無堅固外壁，復曝露於外洋；故就此點言，東京外堡之小笠原羣島之存在，軍事上實有重大之價值也。

當考慮一國之海軍戰鬥力，無論如何，當將該國所有之海軍根據地，亦一併加入考慮。即華盛頓日內瓦兩軍縮會議中，亦有人如是主張。蓋地中海沿岸諸國，受英國海軍超無畏級艦增加之威脅，究不若克勒他島上建設强大海軍根據地之甚。新嘉坡築港，久成爲日本論議之焦點，亦可見海軍根據地，實極重要。關於新嘉坡築港，苟自日本立場觀察，實爲不能輕放過之問題。英國海軍倘欲效法往年之波羅的海艦隊，行軍萬里，進攻日本近海，最初非先建設足以收容大艦隊之場所，燃料彈藥庫，艦艇修理廠不爲功。目下之香港，當然尙不能應此需要，苟新嘉坡而構築堅固之要塞及大船塢，並造成一有力之海軍根據地，則萬一場合，當予日本以非常重大之威脅。本年三月十三日倫敦發特電，曾謂美國已有限制補助艦之成案，其中一條，係謂測定一國之海軍戰鬥力，必參酌該國之海軍根據地。此蓋不可謂非有條理之主張也。

第六章 開戰之時期

當描繪日美戰爭假想圖時，尙有一事不能不加以考慮者，即日美間軍事行動，果於何種時機而發乎？

開戰時機如何，影響於全部戰局者甚大，明若觀火，勿庸喋喋。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當時，德國陸軍，八月二日利用萊茵河上十八複綫鐵道，於二十小時以內，即完結動員，集中，輸送等事，八月五日朝，已進行攻擊利厄基要塞，此種敏捷行動之結果，使德軍能於長久期間占有利之地步。中日，日俄兩戰役，我軍之所以克奏膚功者，亦因我國不誤開戰時期，於適當時機，採適當行動有以致之。

普通場合，開戰之前，必先之以外交折衝。例如：日俄戰爭當時，事態雖極險惡，但問題折衝，仍委諸外交官之手者，將及一年。與此適相反對者，即歐戰是。歐洲大戰當時，似無外交折衝，而英，俄，德，法，奧諸國，即舉戈相向。吾人觀察日美戰爭開始場合，亦覺日美於未開戰之先，仍須經過相當期間之外交折衝。至引起戰爭之問題核心，當係中國問題。蓋中國問題以外，將來決無可以引起日美戰爭者也。

吾人苟自戰略的地位言，則受天惠而得積極的採取攻勢者，當爲日本，美國則不得不處於被動的地位。蓋美國附近原無何等目標，而日本附近，則可以攻擊之目標甚多。讀者素知：日本於美國附近，既無些微領土，又無幾許艦隊；美國則反是，日本面前，即有美領之菲律賓濱甘模島，並有若干亞細亞艦隊。故戰爭一旦爆發，日本對於菲律賓濱甘模島亞細亞艦隊，無論何時，均可加以一擊，而美國則不能也。又日本外交雖以軟弱著稱，但外交若破裂，則日本人行動迅速，不僅史實昭然，即內外人士，亦所共認。例如：英國海軍專家白華德之流，亦謂：「徵之往事，吾人即推定日本於談判破裂，必迅速以全力行動，亦非無理。」(It is reasonable to infer from their Conduct on previous occasions that the Japanese would act with swiftness and energy once a rupture had become inevitable.)

今姑假定日美兩國之間，業經發生外交上之重大問題，兩國主張，懸隔殊甚，絕無一致之可能，於是日美間空氣愈爲險惡，各地電報，紛至沓來，世界耳目，咸爲緊張。日美兩方，各舉其有利己方者，擴大宣傳，號外鈴聲（譯者按：日本報紙，凡遇重大事件發生，則發行號外，報差均繫鈴一串於腰際，跑時鏗鏗作響），震動街頭。雖主戰，非戰之輿論，交錯國中，但戰爭惡魔，早已升堂入室。——斯時也，苟支配戰機者而果爲日本，則日本當選何

時期而起乎？蓋日本奮起之時期不同，則戰爭經過，亦必生極大之變異也。

吾人於第四章中，曾說明美國艦隊，計分爲二，全艦隊約四分之三，常置於太平洋，其餘約四分之一，供防備大西洋之用。太平洋方面艦隊，吾人固不能謂爲不足與日本戰，但太平洋艦隊而不能與大西洋艦隊合，則美國海軍即無異拋棄其優勢。優勢既經拋棄，則與日本艦隊作五對五之戰爭，殊非易事。故日美間戰雲密布時，美國即當決心移動其大西洋艦隊，以與太平洋艦隊合。美國大西洋艦隊與太平洋艦隊相合，自日本之立場觀之，實有極重大之意義。故日本於兩艦隊尙未相合之先，應毫無躊躇，先發制人，已爲多數軍事專門家所贊同之意見；美國海軍當局亦深知此義，故各次海軍演習，均以此爲假想之目標。例如：一九二三年三月，美國海軍之巴拿馬攻防演習，亦認假想敵日本，於美國大西洋艦隊將通過未通過時，已出現於巴拿馬，爲其假想戰局。日美開戰時，苟日本而能於此時期奮起，則在日本言之，實不能不謂爲最善之時期。

唯日本之軍事行動，姑無論如何迅速，但望其於美國兩艦隊尙未相合前，即行發動，以著者所知，決不可能。蓋我國外交，即就從來所採方法言，亦均以寬仁大度爲懷，即至最後五分鐘間，亦有「忍辱負重」之習慣。藉令大西洋艦隊業經首途西航，通過巴拿馬運河，已

與太平洋艦隊相合之電報，頻頻飛傳，我國外交，恐亦不過提出強硬抗議，以和平手段，折衝樽俎。值此時也，我國究於何時發動乎？以著者所見，要以美國艦隊相合後，堂堂進向夏威夷之真珠港時爲最宜；藉曰不然，亦當於美國艦隊完全到達真珠港，開始積極行動時奮起。蓋在前一種場合，美國海軍雖不能直接威脅日本，而在後一種場合，則與日本以非常之威脅。此時之日本，苟尙以一縷希望，繫之於最後外交談判，對於集中夏威夷之美國艦隊，俾不時偵察其動靜，而集中夏威夷之美國艦隊將出真珠港，向西進擊，則日本即不容稍有逡巡，立下決心，以風馳電掣之手段，採取軍事行動。蓋此時日本之軍事行動，吾人與其謂爲「可以採取的」，勿寧謂爲「不能不採取的」。關於此點，川島清治郎氏，曾於所著「日美一戰論」中，下明快而透闢之判斷。日本苟於此時期而奮起，則日本方面當然可認爲已選得必要之時期。

最後，更有一可以假想之開戰時期，即美國大艦隊業經到達甘模島及菲律賓濱根據地後是已。苟日本而於此時期方有事於軍事行動，則自日本立場言，誠不可不謂爲最惡之時期。蓋此種時期之招徠，吾人姑不問其是否係軟弱外交之結果，抑係國論怯懦之結果，甚或係戰策拙劣之結果，但此種事態一經產生，即無異表示日本歡迎於不利條件下與美國戰。日本先天

的原有自由選擇開戰時期之機會，但日人而苟自願放棄其天與之厚惠，則日本即不能不於五對五之機會下，以與美國海軍戰；日本若以五對五之形勢與美國戰，則戰略的地位之危險，有不堪言喻者矣。

唯著者相信，日本人決無如是之庸愚，無論如何樂天派，當美國大艦隊向甘模島或菲律賓進發時，敵意業已明瞭，自當不待其行抵甘模島或菲律賓，即加以一擊。故就此義言，日本之軍事行動時期，決不在美國艦隊自夏威夷出發後，大抵可自由想像中得之也。

今又假定日本隱忍至「不可不如是」時，美國艦隊出真珠港，日美間戰時狀態，即已開始，則日本自當發動。值斯時也，日本之作戰行動，究將如何？著者於未答覆此有興趣之問題之前，擬先說明理解此問題所必需之事項。

夏威夷之真珠港，在美國海軍根據地中，實不失為太平洋上之直布羅陀乃至馬爾他島之事實，前已述及。唯真珠港尚有一缺點，即位置稍嫌偏於東方，距敵國日本未免過遠。吾人試閱地圖，即可知真珠港至日本之橫須賀，實有三千三百七十海里之距離，而近代科學精華所鍾之海軍，因有種種理由限制之故，主力艦在作戰上所能行動之範圍，自根據地起算，最多亦不過三千海里；然三千海里云云，亦不過就理論言之，事實上主力艦之有效作戰行動範

圍，不過一千五百海里乃至二千海里而已。故佔據夏威夷之美國艦隊，即令非常強大，亦終末由衝日本之心臟部分。至於密都威羣島及瓦奇島，雖較近於日本，但叢爾小島，絕無充作大艦隊根據地之資格。

美國艦隊若能以菲律賓，甘模島爲其根據地，則形勢自當大異。今姑假定強大之美國艦隊，已據菲律賓之馬尼刺及甘模島之阿布拉，則馬尼刺與阿布拉距日本東海岸及南海岸之距離，已不超過一千三百海里乃至一千七百海里，是美國艦隊有直衝日本心臟之可能。故日美海軍未正式接觸前，美國艦隊之當然目的，當在到達菲律賓，而日本海軍之最初目的，不能不在甘模島及菲律賓之略取。開戰之初，苟美國海軍而喪失甘模島與菲律賓，則美國對日之積極作戰根據地，即無異完全喪失；即云甘模島菲律賓喪失之時，美國艦隊方出真珠港西行，但結局因無停泊處所，事實上亦不能不折返老巢。職是之故，故有名之排日論者密勒氏曾於所著「亞細亞政策之衝突」(Thomas F. Millard: Conflict of Policies in Asia.)中，謂菲律賓之防備，即爲美本國之防備。在日本所成爲問題者，則菲律賓與甘模島是否如此易取耳。而在美國，則事雖可憐，而兩島幾如日本囊中物矣。

歐洲大戰初期，亦曾發生與上述情形相同之事。讀者知英國之蹶起，本不在德人豫料之

中，然英國加入戰爭後，德人最初所計畫者，即佔領面臨多瓦海峽（Dover）之比法有力港灣，如奧斯坦特（Ostende），直布魯治，蒲羅紐（Boulogne），加來斯（Calais），丹基爾（Dunkirk），使英法之海峽通路，完全壅塞。英國對之雖勞心焦思，而果敢之德軍，仍於八月二十日奪取奧斯坦特，十月十六日佔領直布魯治，使多瓦海峽上之優秀地點，均歸己有。其結果英國所受之痛苦，幾出吾人想像以上，戰後英國各軍事專門家集議結果，咸謂英國所遭之痛苦，均由法國參謀部忽視直布魯治有以致之也。

唯日美戰爭時，菲律濱甘模島對於日本之重要，遠非直布魯治，奧斯坦特對於英國之重要所可比擬。蓋直布魯治，奧斯坦特之喪失，未必即足制英國之死命，而菲律濱甘模島要一入敵手，在某種程度上，實足制日本之死命。又奧斯坦特與直布魯治之在聯合軍手中，對德軍雖無重大苦痛，而甘模島菲律濱果為日本海軍所佔領，則美國海軍，實感莫大之痛苦。故一般極端重視甘模島及菲律濱者，竟謂日美戰爭，以日本佔領甘模島菲律濱，即可告終結。著者對於此種樂觀意見，雖不必完全贊成，但重視甘模島菲律濱之軍事的價值，則敢云不落人後。吾人今姑對新嘉坡喪失後之印度，與新幾內亞喪失後之澳洲，加以考察。苟脫寧古瑪麗與悉特尼而為敵人所佔領，則印度與澳洲海岸，不啻裸陳於敵軍砲火之前。苟甘模島菲律

濱而不能爲美國海軍收復，則蜿蜒如長蛇之日本海岸，將無一爆彈可以飛來，而日美戰局，亦可於無損失之下，待其終結，亦未可知。關於此點，著者認爲係日本運命上之一種天惠。至對此種天惠，日本究拒而不受，完全忍耐艱苦以與美人戰乎？抑將接受此種天惠，從運命之神所命以與美人戰乎？此則完全在軍事當局方寸之中，非著者所能道者矣。

因日本之存在，而菲律賓濱乃成爲美國頭痛之種者，已數十餘年。一九〇五年八月美大總統羅斯福使者訪桂首相（桂太郎）時，曾提議美國承認日本在朝鮮之自由行動，日本應以尊重美國在菲律賓濱之主權爲其代償。桂首相對於此種提議，當然予以快諾。唯對日本野心終不敢釋然之美人，並不因桂首相之承認而稍釋日本不忘菲律賓濱之念，苟有論遠東形勢者，彼必就菲律賓濱之危殆地位，加以一言。急性之論者，則謂菲律賓濱之存在，平時不過挑撥日本野心，戰時不過爲日本餌食，爲美國計，與其消耗國帑，爲他人作嫁，勿寧舉菲律賓濱土地，返之菲律賓濱人之爲愈。其中最逞一時之臆測者，則謂菲律賓濱國民的英雄荷塞李薩爾氏，母爲日本人，日本必借此以爲煽動菲律賓叛亂之工具。其實對菲律賓濱形勢之想像，無論如何背理違情，亦只有任諸美人之自由。唯小心翼翼之日本，無平地突起風波，略奪他人土地之愚念，則可斷言。日本人苟出大膽相犯之態度，必係爲他人所迫，而不能不避危險之時。於斯時也，則

本必於一種正當防衛，一種緊急行爲之信念之下，將天與一切手段，果敢勇猛實行。至美國海軍超無畏級砲口轉向日本時，日本人果取如何之行動，此則僅日本人知之而已。

著者所論，似已離題太遠，現勒回野馬，一論甘模島菲律賓之攻略，是否有如上述容易取得之希望。

第七章 菲律賓濱及甘模島之佔領

凡有正確之地理知識者，對於菲律賓濱及甘模島佔領問題，必能予以最明快之解決；正唯論理的歷程必須如此，故著者於未說明菲律賓濱甘模島是否易於佔領之先，擬先就菲律賓甘模島在太平洋之位置，加以說明。

菲律賓濱位於日本九州之西南，距九州約一千二百海里；至菲律賓軍港馬尼刺之距佐世保，則僅一千三百十八海里。又馬尼刺與橫須賀之距離，航行上雖因繞道呂宋島南端之桑伯爾納爾第諾海峽，而不免稍遠，但亦不過一千七百四十海里。至於馬尼刺與真珠港之距離，事實上殆近五千海里，以與馬尼刺與佐世保之距離相較，約爲四倍弱；若與馬尼刺與橫須賀之距離相較，則爲三倍弱。在此情勢之下，苟日本艦隊與美國艦隊同時起航，則自佐世保或橫

須賀起航之日本艦隊達到菲律賓時，僅須自真珠港起航之美國艦隊到達菲律賓所要時間之三分一。今姑假定戰時日美艦隊之速力為十五海里，則自佐世保出發之日本艦隊，僅須四日弱即可行抵菲律賓，而自真珠港起航之美國艦隊，則需十三日強，方能到達菲律賓。情形如是，是日美艦隊所要日數，已有十日之差，此十日之中，苟日本軍攻下菲律賓，則日本軍因時間充裕之故，已可從容佈置一切，導萬事於自己有利方面。故菲律賓之佔領，問題核心，僅在日本軍是否能於此十日之短時期以內，攻下菲律賓而已。

菲律賓濱之加比太軍港，目下有美國之亞細亞艦隊駐屯。惟亞細亞艦隊，因僅以一萬三千六百噸之舊式裝甲巡洋艦「呼龍」為旗艦，故其實力極為微弱。於輕巡洋艦三艘，砲艦三艘，驅逐艦二十艘，潛水母艦二艘，航空母艦一艘，潛水艦十二艘之外，再加掃海艇，特務艦，水雷敷設艦，為數雖在四五十艘以上，但以云實力，毫不足懼。唯亞細亞艦隊駐屯之加比太軍港，因距馬尼刺港口，不過二十海里，而扼馬尼刺灣口之古勒希德爾，加伯爾洛，加拉波，弗萊爾諸羣島，均有嚴重之防備，就中所謂難攻不落之古勒希德爾島上，安置有十二英寸砲六門，十二英寸白砲十三門，十英寸砲一門，六英寸砲四門，三英寸砲四門，其他諸島，亦各有強力之防備，而馬尼刺市背面，更築有兩道之砲台，堅固防守馬尼刺灣全體。故無

論如何強大之攻擊軍，均不敢自正面攻擊馬尼刺。特因包圍斯維克灣堅固要塞之奧倫波軍港，恰自北方掩護馬尼刺灣，故無視此種環抱形勢而正面攻擊馬尼刺者，攻擊軍將受如何災厄，誠不可知也。

唯佔領菲律賓濱之方法，初不僅限於正面攻擊馬尼刺。正面攻擊馬尼刺之外，尚有林格恩灣上陸方法及拉蒙灣上陸方法。林格恩者，位馬尼刺之北，距馬尼刺約一百四十海里之大灣也。灣口外開，灣內廣大，似因無險可守之故，目下尙無何種防備。灣內都市打克盤至馬尼刺，有鐵路連絡，頗利於大軍進行。至於拉蒙灣，係在呂宋島之東海岸，灣前稍北，有以貝殼名於世之波利洛大島，與拉蒙灣同成爲遮斷北方敵人來襲之形勢。美國費斯克提督，曾主張建設波利洛島防備，幸未實現。拉蒙灣內某地至馬尼刺，雖有五六十海里之遙，並須通過拉格納·資·伯（地名）之南，但大軍通過所謂芭蕉與椰子天國之田園，向馬尼刺前進，亦不困難。苟我強力艦隊掩護數師陸軍，其中一部向林格恩上陸，一部向拉蒙灣上陸，其他部分更向各地上陸，則任菲律賓守護責任之美國軍，果採如何方策，以資防衛乎？目下之菲律賓濱島上，據傳有美國軍一萬五千，土人軍二萬，合計三萬五千之陸軍。但按之事實，最多不過二萬而已。今姑不問其爲三萬五千，抑爲二萬，但因土人軍無多大作用，故真能戰鬥者，

亦不過一萬乃至一萬五千之美國軍。以此薄弱兵力，當如潮湧之侵入軍，能否有濟於事，此則不待著者明言而後知矣。

故凡深通此間機微之英美軍事專門家，莫不異口同音，咸謂日本軍佔領馬尼刺，僅須數日，即可竣事，苟三色文明之都市馬尼刺而為日本軍所得，則明答那峨以至菲律賓全土之佔領，亦不過指顧間事耳。

對於日本特別敏感之美國人，對於上述之危殆形勢，欲其知而不言，實不可能；唯其不可能，故關於菲律賓之防備，乃成為美人聚訟之的，結局因菲律賓之防備，為華盛頓會議條約所限制，故美人對於菲律賓雖有防備之心，亦苦無防備之術。美國人費斯克提督曾於所著「菲律賓之防備」(B.A.Fiske: The Defence of the Philippines)中，主張以飛機防備菲律賓，並謂若於呂宋島各地，選定數飛機場，擁百架飛機之空軍，則敵人無論自何方進攻，均能一鼓蕩平。密資其厄爾大佐，亦與費斯克同一意見，深憂甘模島與菲律賓，不難於開戰後兩星期內，為日本空軍所佔領。日本海軍少佐佐川功氏，對於費斯克，密資其厄爾大佐意見，似亦不加考察，完全容納，故於所著日美戰爭傳奇中，曾另節描寫遠征菲律賓之日本軍，中途為敵空軍所截擊，陷於片甲不留狀態。而孰知今日之飛機，姑無論發達至若何程

度，既無孤軍阻止敵人上陸之事實，亦無孤軍佔領菲律賓濱之理由。蓋對方有飛機，我方亦有飛機；掩護艦隊之航空母艦，必能飛出若干飛機，牽制敵人飛機，此種事實，昭然若揭，勿待深辯。特因台灣南端與菲律賓濱北端，相距不過二百海里，而鵝鑾鼻燈台燈光，可以照射菲律賓濱山谷，故我陸軍上陸，台灣飛機可以掩護。又吾人苟一念及高雄州屏東街飛行八聯隊因何而存在，此中消息，即可了然。故日本軍苟能於數日內，完全佔領菲律賓濱，又以數日堅築防禦工程，則美國艦隊之到來，無論究爲何時，亦不足懼。蓋日本軍方面，已堅壁清野，磨礪以須，苟美國艦隊而貿然肯來，則日本軍即以砲彈襲之，已足衛菲律賓濱於不陷也。

甘模島之佔領，較之菲律賓濱佔領，亦不甚難。甘模島位菲律賓濱之東，相隔一千五百海里，與真珠港密邇，固爲事實；但自甘模島至真珠港，尙有三千三百海里之遙。今姑假定日美兩國艦隊各艦速力均爲一小時十五海里，則自真珠港出發之美國艦隊，非九日以後不能到達甘模島，而日本艦隊則因橫須賀與甘模島之距離僅一千三百六十海里，故自橫須賀駛抵甘模島，當較快於美國艦隊五日。在此五日之中，苟日本而能將甘模島之支配權，完全移歸己手，則其結果亦與菲律賓濱相同。

甘模島者，由美國大總統任命海軍軍人爲統制者之小島也。特殊場合之外，外國商船

「一概不許停船。島長三十二海里，寬四海里乃至十海里，周圍約一百海里，全面積約二百二十八平方海里。首府曰阿格納。距阿格納八海里之地點，有軍港阿布拉。有名之無線電台，係立於海拔六百英尺之小丘上。阿洛德半島尖端，有裝備六英寸之砲台，首都阿格納兵營，駐陸戰隊約二千。該島因有美國海軍駐紮，事實上不能不需要多量之煤炭，故目下該島僅爲堆煤之用。至於該島之防備，以及收容艦隊之設備，毫不足提。」故甘模島之佔領，五日內能否完了之問題，事實上已失其重要性。再加日本艦隊強大敏捷，日本陸軍勇敢善戰，因之甘模島佔領，乃成爲日本軍尋常茶飯事；「太平洋之海權」著者，曾謂「日本艦隊苟黎明駛抵甘模島，則夕陽西下時，日本旗早飛揚於甘模島上矣。此種立言，吾人苟稍知甘模島形勢，當不致認爲過事誇張也。」

著者又認以下場合，亦可發生。讀者素知：美領甘模島，地理上爲我委任統治之南洋羣島所包圍。苟日美兩國國交而漸趨險惡，則日本爲備萬一，當將有力艦隊，先行隱匿於南洋羣島中之二島。如是則襲擊甘模島，半日或一日之時間，即可將事。又賽盤島與甘模島，鷄犬相聞，雅浦島與甘模島，相距亦不過四百五十海里。距甘模島五百海里左右之烏爾西羣島某大環礁中，收容我第二艦隊全部，綽綽有餘。故我艦隊而遠征甘模島，則收容處所，當在

此大環礁內，可無疑義。唯以上所言，係偏於理論方面。蓋就理論方面言，則攻擊菲律賓場合，台灣之多數港灣，位馬尼刺之北，距馬尼刺不過三百海里之馬公要港，亦爲我菲律賓遠征軍無上之隱蔽處所。唯攻擊菲律賓濱時，因有多數陸軍同行之故，事實上不能不尋一隱蔽處所。至攻擊甘模島，似不必以苦迭打出之，亦未可料。但無論如何，日本立場，絕對綽有餘裕，而美國立場，則完全困難。姑無論美人能如何巧奪天工，但絕不能短縮真珠港與甘模島之距離，美人除直航數千海里航程，正直綫的到達目的地之外，別無他途。

日本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佔領甘模島及菲律賓濱，則太平洋上，將現出一種頓改舊觀之軍事形勢。白華德曾謂：「苟甘模島與菲律賓濱而陷於敵手，則美國之當前問題，將爲不能解決之問題。」蓋甘模島與菲律賓濱而入敵手，則美國在西太平洋中，即無根據地之可用；則自真珠港以衝日本之心臟部，無論如何，均不可能。真珠港之美國艦隊，既不能衝日本之心臟部，則美國艦隊，將徒擁虛名，一無用處。日本則反是，日本乘佔領甘模島菲律賓濱之餘威，可以英勇果敢之潛水艦，長驅出沒於美國西海岸，襲擊美國商船，斷美本國與真珠港間之航路。苟美本國與真珠港間之補給航路而爲日本潛水艦所斷，則自負甚強，嫌惡戰敗之美國人，其焦燥程度，當至坐臥不寧，可無疑義。

加藤全權於華盛頓會議中之功過，目下雖無定評，但七成比率之失敗，絕非加藤其人有一致之。如必強作春秋筆法，謂加藤之過，在於陸奧（軍艦）復活問題。但陸奧復活問題是否失敗，此則須待一部專門家之考察而後知，絕非吾儕門外漢所可容喙。唯有一事係加藤全權大功且為著者所欲推獎者，即彼提唱之防備制限問題及其通過是已。依著者之意，苟甘模島與菲律賓濱而成為金城鐵壁，則日本所受之威脅，當有較二三艘超無畏級艦為更甚。此時日本，姑無論地利如何，甘模島與菲律賓濱，將不能歸諸日本之手。情勢至此，則其結果如何，當為讀者所共知，勿待著者曉曉矣。

華盛頓會議以後，美國海軍大佐諾克斯曾著「美國海軍之頹廢」(D. V. Knox: The Eclipse of American Sea—Power.) 一書，痛惜美國於華盛頓會議中，相約維持西太平洋之防備現狀，其結果西太平洋之日美海軍力，乃成為二比一之形勢。彼於前書中，謂：「即令甘模島菲律賓濱之防備，建設至不能攻擊程度，然因日本得華盛頓協定之庇護，已得西太平洋中六對五（美國）之防禦力，故美國方面，認海軍比率，對美國之五，日本或可甘受其三，孰意日本心懷叵測，竟對五對三之海軍比率，提出西太平洋海軍根據地防備限制，以為交換條件。」——著者對於諾克斯所漏之不平，正當與否，姑不具論，但西太平洋海軍根據地防

備限制之成立，其大利日本之作戰，則爲不刊之事實。

著者現再折返本題，繼續描繪日美戰爭之假想圖。日本既於美國艦隊未入甘模島及菲律賓前，順利佔領該兩地，則菲律賓全土，將布日本軍政，甘模島將有若干日本軍艦停駐，毋待煩言，而強大之美國艦隊，亦必依然屯駐真珠港。唯此種狀態，決非戰爭之終結，如欲戰爭終結，必須日本更進而與美國以痛擊，使美國不能不遣使乞和。又或美國方面，大張旗鼓，予日本以重大之打擊，使其渴望和平，然後和局方能實現。情形而果如是，則當時之美國，究將如何？當時之日本，又當如何？問題性質，蓋已愈爲困難矣。

第八章 貿易破壞戰

日美戰爭劈頭，苟日本以先發制人之手段，佔領甘模島及菲律賓，美國艦隊困處真珠港，則戰爭局面，必成爲一種持久的，日美兩國，均難重整旗鼓，作第二次之大海戰。當此之時，一般論者咸謂日美兩國，必演熾烈之外交戰。此種觀測，依著者觀之，雖不中亦不遠矣。唯外交之敘述，次序上須讓之於後，今茲所論，仍爲軍事方面之活動。

日美兩國軍事既共處進退兩難之時機，然則兩國果以如何方策，以苦敵人乎？曰：貿易

破壞戰 (Attack on Commerce) 是也。

歐洲大戰未起以前，敵國商船之拿捕與擊沈，僅不過爲複雜戰鬥行爲之一方面，絕不形成戰爭全體之重大部分。洎至歐戰發生，德國因其海軍力處於劣勢，乃奮然興起，作貿易破壞戰，其結果影響於以後戰局，既重大且大，於是貿易破壞戰，乃成爲目下有力戰爭之一方法。歐戰開始，德艦加魯斯魯埃，威廉大帝，格尼希斯比爾等號如何威脅英國貿易航路，吾人當能記憶。繆拉大佐指揮之三千六百噸巡洋艦厄姆登自逃出青島，即縱橫於南洋與印度洋之間，威脅聯合國交通路線，其間聯合國各國因厄姆登之砲擊而受損失者，即以英國而論，被擊沈者亦達七萬一千噸，被拿捕而又釋放者，達一萬八千噸。歐洲大戰初期，英國商船及貨物價格，因德艦砲擊而遭受損失者，據傳約達六百七十萬磅之巨額。洎至德軍戰局愈增危殆之時，所謂U形潛水艦，遂無限制縱橫於水面，當時聯合國因德國U形潛水艦之襲擊而喪失之船航，每月至少當在五十萬噸以上。英國食料品大部分均須仰賴於外國，乃不能不減衣節食，固守僅敷兩星期用之食糧，以待死神之來臨。故吾人鑒於既往，頗覺日美兩國開戰時，激烈的貿易破壞戰之興起，當屬不能避免之事實。

著者茲先就美國所欲破壞之貿易路，加以考察。美國艦隊最初所欲加以襲擊者，即航行

大西洋之日本商船是。開戰當時，航行美國近海日本船舶之先受犧牲，亦與航行遠東近海美國船舶之先受犧牲，情形正復相同，無足怨尤。開戰以後，開向倫敦與漢堡之日本船舶，於大西洋東部，亦將有屢受美國潛水艦及假裝巡洋艦襲擊之虞。蓋大西洋方面之美國海軍根據地。例如：波士頓，費勒德費亞至西歐羅巴海岸之距離，尙有三千海里。此三千海里之距離中，儘有美國艦隊自由行動之餘地，而日本方面，則無論如何努力，亦終無以制御美國海軍之行動也。

其次爲美國海軍用力之地點，即澳洲航路是。至於策源地，似將置於薩摩亞 (Samoa) 之條條伊拉 (Tutuila) 要港。唯條條伊拉要港，位置上似不免少遠，亦未可知。蓋日本商船，普通均航行於菲律賓濱西海岸，出西列伯士海 (Celebes Sea)，經馬加撒海峽 (Strait of Macassar)，班達海，亞拉佛拉海 (Arafura Sea) 以達托列斯海峽，苟美國艦隊而以條條伊拉要港爲根據地，則爲襲擊麥爾鉢 (Melbourne)；悉特尼之日本商船，勢不能不選澳洲東海岸附近，作襲擊地點。苟美國海軍而以澳洲東海岸附近爲襲擊日本商船地點，則襲擊機會，自當減少。且條條伊拉至澳洲東海岸有二千里以上之航程，實際上襲擊已不可能矣。

至於日本之近海航路，中國航路，印度航路，東阿非利加航路，地中海航路，原則上襲

擊似不可能。蓋真珠港與南中國海及新嘉坡附近之距離，航程當在五千海里以上。而謂美國海軍能於航破五千海里之航程，並予南中國海及新嘉坡附近之日本商船以威脅，目下尙無此種可能。唯事在戰時，常有出人意外者發生，苟菲律賓濱之美國艦隊一部而逃出菲律賓，一如厄姆登所爲，潛伏於南洋羣島之一隅，則意外之事實，即可起於意外之場合。又強國戰爭，其間強制弱小中立國，違背中立義務，以從事參戰，亦不能謂爲毫無。故戰爭果起，姑無論任何航路，亦不能絕對保證其安全。苟美國方面爲破壞日本貿易而使用航洋潛水艦，則日本商船所蒙之災厄，將愈爲重大。唯此結果，乃事實上不得不爾者。吾人苟能更進一步言，則戰爭本係國與國間之破壞與殺戮，苟少有所損，即起畏懼之心，則自始即低首下心，服從他人，寧不更善？

日美戰爭勃發，立即不能不宣告停止之日本商船航綫，除北美航路之外，尙有通過太平洋之南美航路。連接舊金山，夏威夷，薩摩亞，全長四千四百海里之航綫，地理上即斜分太平洋爲二，完全遮斷日本至南洋西海岸之航路，故日本船舶，事實上不能跨過西經一百七十七度，進向東方。又通過印度洋，環繞喜望峯以達南美東海岸之航路，雖較太平洋航路爲安全，但因仍在美國勢力圈內，故亦不能安全暢行。況訪問三多斯（Santos）及蒙德維的奧（Montevideo）

ontenibeo)之日本船舶，苟長驅迂迴麻哲蘭海峽(Magellan Strait)，擬赴法爾巴來索(V. alparaiso)或伊加(Ica)，則能免於拿捕擊沈者，蓋幾希矣。

反觀日本方面，日本海軍，對於美國之任何航路，均能予以威脅。其中最為彰明較著者，即日本海軍封鎖亞細亞海岸全部，其結果美國之遠東航路，即不能完全停止。外國至日本之航路，固勿待論，即外國至中國之航路，美國至菲律賓之航路，美國至安南之航路，亦均無繼續之可能。同時美國西海岸至新嘉坡以西之交通，亦被阻隔，苟欲由美國前赴印度，無論如何，均須通過地中海，經過蘇彝士運河。今姑假定有自舊金山出發，前赴加爾喀答(印度首府)之美國船，依據普通場合，該船可以一直綫橫斷太平洋，出新嘉坡，入孟加拉灣。日美戰爭時，即不能取此便利海道，必先沿北美沿岸南下，達巴拿馬，復自巴拿馬經大西洋，地中海，蘇彝士運河，紅海，出印度洋，繞科馬林角，而入孟加拉灣。前者航程，計約一萬海里，而後者航程，則達一萬五千海里，約當前者之一倍半。此種事實，實美國最感苦痛者也。

然則美國與澳洲之貿易，又如何？依著者觀察，美國所受之危險，當在日本以上。前數節中，著者曾指陳條條伊拉至澳洲東海岸之距離，約為二千海里強，而南洋統治領之任何一

島。例如：加羅林羣島中之波納白島至澳洲東海岸之距離，僅爲一千八百海里強，故以波納白島爲根據地之日本艦隊，較之以條條伊拉島爲根據地之美國艦隊，活動範圍爲廣。又美國方面較之日本最爲不利者，即日本之澳洲航路，曝露危險之範圍，僅澳洲東海岸一點，而美國則不僅限於澳洲東海岸。例如：夏威夷至悉特尼（Sydney），悉特尼至麥爾鉢之航綫，距馬夏爾羣島（Marshall Island）中之一島如雅爾島之距離，僅一千三百海里，即直接由舊金山至悉特尼或至麥爾鉢之航綫，最多亦不過一千五六百海里，故日本苟以雅爾島爲其作戰之根據地，則日本艦艇之活動範圍，當爲夏威夷——澳洲，舊金山——澳洲兩航綫。故吾人苟就兩國全體之危險率作一比較，則日本爲一，而美當爲五乃至六，亦未可知。苟極端言之，則日本之澳洲貿易，尙屬可能，而美國之澳洲貿易，即視爲不可能，亦非過言。

其次即爲美國之南洋貿易。關於美國之南洋貿易，幾全不成問題。蓋日本之艦艇，苟隱於民答那峨島（Mindanas Island）內之達勿峨或雅浦島，則美國船舶，即一艘亦均不能徘徊於亞拉佛拉海（Arafura sea）及班遠海（Banda Sea）。吾人今苟以雅浦島（Yap Island）爲基點，以雅浦之南一千五百海里爲半徑，作一圓周，則半圓所包含之地點，東自撒羅蒙羣島（Solomon Is.）之大部，經新不列顛（New Britain），新幾內亞（New Guinea），濟

羅羅島 (Gilolo Island)，西里伯 (Celebes)，奇摩爾 (Timor)，佛羅里 (Flores)，浪波克島 (Lombok Island) 以至巴黎島 (Bali Island)，西自瓜哇之東半，以至婆羅納爾 (Borneo) 之大部。在此半圓之中，苟有假裝巡洋艦，或不能參加實戰之舊式小艦艇二三艘，則珊瑚海以西，絕不能見高樹星條旗船舶之踪影。概括言之，即甘模島及菲律賓濱被佔以後，日本即以東經一百六十度之綫，完全遮斷美國交通，苟美國船舶而敢侵入此綫，則日本軍艦祇有開砲射擊，作適宜之處置耳。

苟美國依太平洋與遠東之交通，與印度之交通，與南洋之交通，與澳洲之交通而全被遮斷，或大遭阻碍，則美國在太平洋中之交通路，僅有北與加拿大，南與南美之交通而已。然此兩交通路，亦不能謂為完全安全，蓋所謂續航力一萬里之日本潛水艦，苟自馬夏爾島中之二島出發，則到達舊金山或洛司阿格勒司近海之時，即可以兇惡之魚雷，襲航行中之美國商船。再則聯絡美本國與真珠港之二千一百海里補給航路，根本上即係日本奇襲艦艇唯一無三之獵場，故美國欲講求此間船舶之安全，事實上即不能不忍受重大之犧牲。此外更有一事不能不注意者，即美國船舶，縱令通過蘇彝士運河，但加爾喀答航路依然非常危險。讀者素知：馬尼刺與新嘉坡之距離，計為一千三百四十海里，而新嘉坡至麻打拉薩 (Madras) 之距

離，又爲一千三百海里，荷碇泊馬尼刺之日本艦艇，西行二千六百海里，則在最後幾十海里中，即可遮斷自西方開向加爾喀答美國船之航路。故就此點言，日本不唯於東經一百六十度遮斷美國之太平洋航路，即在東經八十度，亦可遮斷美國之印度洋航路也。

貿易破壞戰中，日美兩國究能擊沈敵船若干？究能予敵以何種程度之損害，雖屬未可知之數，但就大勢觀察，則日本予美國之損害，當較美國予日本者爲更大。蓋雙方苟於同一機會下爭取捕獲品，則船舶多者，當較少者爲更損失。況日美兩國爭取捕獲品之機會，並不一致，即就爭取範圍之廣大論，日本亦較美國處於優位，此種事實，吾人誠不能不深謝運命之神。又萬一日美兩國關係完全顛倒，則日本因重要之貿易，完全破壞，勢必至爲食糧缺乏所困，而財富程度，亦將低落至美國之七分一乃至八分一。戰爭中攻城作戰之雄，固屬必要，但經濟方面，亦必隨時注意，不使其稍有蹉跌。連戰皆捷之德國，其所以崩壞若是之速者，即因內亂勃發之故，而內亂勃發，又以國民經濟爲其導因。總之，德國處事缺乏思慮之點甚多，人而過信己力，常有意外事件發生，一九一六年柏林出版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某匿名氏曾豫想日美間戰爭，並謂「日本之根本方針，應佔領加利佛尼亞，聖大衛島（St. Dav. Id.），而不消費毫釐之力。」此種見解，即以巧妙手法，或未必可以實現。唯決定方大體

針，然後從事戰爭，乃屬必要之事實。

總之，貿易破壞戰而循環往復，則戰爭即不能告一終結。日本方面藉無多大損失，而美國則勢已不支。又奪取菲律賓濱甘模島後，苟日美兩國均無進一步之行動，則日美兩國間戰爭，形勢上自係美國敗北。唯此種形勢，決非美人所能承受者，無論如何，彼必有所企圖，一試小技。然則爲焦慮，煩悶，憤懣所攻之美國，此時果爲何種企圖？此在日美戰爭中，蓋不失爲最有興味之問題也。

第九章 菲律賓之奪還可能乎？

一九一三年四月，當加利佛尼亞州日本市民權問題發生時，日美兩國外交關係，突現緊張。當時美國海軍總長塔尼厄爾氏，曾對威爾遜大總統提出海軍軍令部作成之詳細報告書，並謂「日本於戰爭勃發之時，或將佔領菲律賓，夏威夷，阿拉斯加。」威爾遜對此，認爲「日本或當出此，亦未可知，但長久佔領，則不可能；蓋美國果取攻勢，即可爲所欲爲。」上述興味橫溢之應答，曾載於當時農務總長哈斯頓所著之「回顧錄」中。至謂美國果出於攻勢，即可爲所欲爲者，則不僥威爾遜一人。蓋茫於軍事知識之一般美國人，因盲信自國

實力之強大，當然認菲律賓之奪還，極爲容易。唯在戰爭場合，通例上認爲最足僨事者，即輿論是。蓋誤謬輿論，常能動搖冷靜之軍事當局，使其於不知不識之間，奮然作盲目之冒險。尤以美國國內，素重輿論，故此種盲目之冒險，尤易發生，曾記有名之「美國通」詹姆斯·蒲萊士氏，曾謂指導美國最高政策者，乃咖啡館中之私語與俱樂部中之閒談。良以無知民衆，一時而爲「奪回菲律賓！奪回甘模島！膺懲日本人！」之口號所刺激，則美國軍事當局，雖心所謂危，亦不能不作強行之危險戰爭。蓋戰爭多由雷同附和而來。天才主義之天下，一人之煽動，而爲羣衆所支持，則其力遠勝於十萬雄兵。戰場中軍隊之一舉一動，而爲無軍事知識之民衆意思所支配，即可豫料其敗北。

日本佔領菲律賓甘模島後，苟美國尙努力進行奪還，則吾人即謂美國軍事教育者，已爲無軍事知識之門外漢所動，亦非過言。蓋理解軍事之人，決不願置身於死地。——著者請於以下對奪還菲律賓不可能之理由，稍抒所見。

吾人第一不能不注意者，即美國海軍果強行奪回菲律賓，則美國大艦隊，即不能不全部西征，蓋全部艦隊而不完全出動，則出動艦隊，即有爲日本主力艦擊破之虞。蓋美國方面，能與日本主力艦隊對抗者，僅有美國之主力艦隊，此種事實，吾人不能不先行記憶。第二，

吾人不能不注意者，即美國爲擊破先佔地步，固守菲律賓之日本陸軍，無論如何，勢非有多數陸軍同行不可。吾人綜合此二種事實，可得如下之結論，即以奪回菲律賓爲目的，敢行所謂渡洋作戰之美國艦隊，其自身應爲龐大之艦隊，且與搭載多數陸軍之龐大運送船隊相合而成。亦即係十數艘主力戰艦，二三十艘巡洋艦，五六十艘驅逐艦，若干艘潛水艦，若干艘航空母艦，舳艫相接，向太平洋正中進發之外，尙須前古未有之大運送船隊參加。美國爲奪還菲律賓，苟日本佔領菲律賓之陸軍數爲八萬，則美國爲求擊破日本陸軍，最低限度亦當送八萬以上之陸軍兵力。依皮特金之說，輸送兵員一人所要之船積，最低限度須十八噸，吾人即依據皮特金之說爲基準，則輸送十萬兵員，最低限度需要一百八十萬噸之船積。苟輪船一艘平均噸數而爲一萬五千噸，則奪還菲律賓之軍隊所需運送船總數，當在一百二十艘以上。軍艦與運送船相加，美國出動船隻，爲數當在三百艘前後。唯此三百艘船隻，苟堂堂駛向太平洋正中，則日本之驅逐艦潛水艦，當然不能默然無所動作。日本偵察艦隊，必遊弋於夏威夷附近，探察敵艦動靜，以十萬火急之快電，報告日本艦隊根據地，又或豫期美國艦隊必冒險進襲，因之日本艦隊爲求菲律賓之安全，自於瞬時之間，整軍經武，予放入死地之美國艦隊以一擊。

日本艦隊所佔之地利，亦猶諾克斯大佐所言，有天然島嶼連鎖而成之內外二重堅牢無比之防壁。內方連鎖，已由防備堅固之琉球羣島，台灣，西南諸島，小笠原羣島，千島羣島連鎖而成，而外方則由圍繞珊瑚，深海廣袤數千海里之馬夏爾，加羅林，馬利亞納（*Mariana* or *Ladrone Island*），布郎（*Boulogne*）諸羣島所環抱。上述羣島中，或則與美國海軍進路成直角，或則與海軍進路平行，宛如涼秋月夜，碁布星羅，總數直達一千以上。反觀美國方面，則真珠港至菲律賓濱，距離約四千八百海里。姑令艦船速力，一時為十五海里，亦非十四日後，不能到達目的地。則十四日航海中之美國大艦隊，必有十日以上曝露於外洋正中，且不能不於敵人堅固防綫以內，取其進路。日本方面，一旦聞美國大艦隊西征，必以堅固隱蔽之珊瑚礁島，作奇襲艦艇及航空機之巢窟，且臨機應變，以決死的活躍，擊破美國海軍。斯時也，美國艦隊縱極強大，但其中大半因為戰鬥力微弱之特務艦，或為無戰鬥力之運送船，故美國艦隊，幾如大人與幼孩偕行；大人方面如欲掩護幼孩，則大人之行動自由，即不便利。而日本方面，則因奇襲艦隊輕捷迅速，故美國大艦隊尚不足稍礙日本之嗜慾。此時之敵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艦，借令舉其全力防禦，亦將因握有戰機自由之奇襲艦隊，或出或沒，咄嗟之間，突衝要害，而苦於應接不遑。苟十四日間，美國艦隊均繼續感受上述危險，則

兵員疲憊，氣衰力竭，隊伍散亂，將陷於進退維谷，於不知不覺間，大放悲鳴。曾憶美國前海軍次官羅斯福氏，曾謂：「美國若實行菲律賓奪還計畫，勢將損失全艦隊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之實力。」其實依著者觀察，美國損失，若能止於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已不能不謂爲美國海軍之功績矣。

以上所述，尙係普通一般之危險，目下隱隱浮動於吾人眼前之畫面，即日落西山，夜幕包圍椰子樹茂密之羣島時，島中躍出之奇襲艦艇，搜索龐大敵艦之淒慘光景是。依著者觀測，美國艦隊姑無論有何神機妙算，備敵來攻，但總數三百之大艦隊，吾人絕不相信能於夜陰之下，完全匿其行踪。曾憶焦德蘭（Judeo）大海戰時，捷利哥提督所率之大陸艦隊，於午後七時以後，即停止追擊戰者，蓋恐德國潛水艦奇襲之故。依據日高謹爾少將之研究，焦德蘭大海戰中英德兩國艦隊之魚雷發射數，合計已達一百八十三發之多，然實際奏效者，則不過三發。推其所以如是之原因，蓋因兩國艦隊，均有肉薄敵艦隊性質之水雷戰術，用之於距敵艦一千米突乃至七千米突之遠距離也云云。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對馬海峽所行之淒慘絕倫之夜襲戰，蓋已與世界海戰史上以一種新事例，即在日美戰爭時，於赤道下海中作夜襲戰，著者相信我日本海軍將士，不致不能發揮水雷戰術本來機能，馴致塗抹過去光榮之戰

績，新添一種耻辱。否，著者不唯不相信我日本海軍將士，或有上述之拙劣事實發生，抑且不憚宣示我海軍軍人卓越之技術，世界無與倫比之勇氣，今昔相同，無或差異。至依彼等指揮所敢行之夜襲戰，究能使包圍於黑暗中恰似盲目之敵軍大艦隊，如何狼狽，如何困惑，如何混亂，此則不待著者之說明而後知者也。

著者今更對最惡場合，加以想像。連日連夜爲防戰所困疲，困疲之極，行動均不自由之美國艦隊，當航程將終時，苟我新銳之主力艦隊，舉其全勢力現於敵前，則大海戰之結果，果能增美國海軍史上有光榮之數頁乎？真珠港出發後刻刻變化之敵艦隊狀態，我偵察艦隊時時詳細報告，日本主力艦隊在胸無成算之先，自隱於根據地深處，靜待時機；苟彼等而出現於敵人之前，必有可以擊破敵人艦隊之自信，故所受損失，當不如敵人得制機先之重大。至於敵人方面，當然亦勇敢善戰，而其戰術，亦未可厚非。唯就造成戰果之一切條件言，敵之條件，非常不利，則爲不能爭辯之事實。特因美國艦隊，一受創傷，最後除夏威夷以外，即無地可逃。縱有挽救之心，亦無挽救之術，則敵除完全戰死之外，蓋無他途。關於渡洋作戰失敗，其結果如何慘淡，吾人即觀於波羅的海艦隊之最後，亦可了然。

名著「海上權力史論」中，馬漢提督曾評拿破崙之侵入英國計畫曰：「制海權十之八九

爲敵艦隊所握，竟欲以大陸軍橫斷布郎至多瓦間四十海里之海面，實屬無謀之極。蓋此種作業，任何名將，亦難辦到。故予至今尙疑此種計畫或非拿破崙所樹立。」馬漢提督對橫斷四十海里多瓦海峽尙驚惶不置，未識對此橫斷四千八百海里之太平洋，當作何感想。對近在咫尺之英國，尙認爲危險千萬，然則渡三千海里之洪濤，以至菲律賓濱，非危險千萬而何？況美國戰爭當時，海上並無何等障礙，美國運送二萬陸軍，尙感非常之困難乎？

今姑假定美國機會十分優良，而美國艦隊亦無大瑕疵，縱能到達菲律賓濱，亦不能立即奪還之。蓋菲律賓濱島上，原有日本忠實武勇之陸軍，頑強把守，美國爲擊破此陸軍，超無畏級戰艦已無能爲役，必以陸軍對陸軍，鏖戰復鏖戰，方能有成。至日本軍方面，因條件極爲有利，當全部到達防禦陣地之時，自樂與長途勞頓之美國軍相周旋。此一戰中，日美兩軍何者能奪得戰勝者之榮冠，茲特委諸讀者諸君之判斷。蓋依條理反難了解之事實，每有訴之直覺，較爲容易者。曾記布龍（Arthur J. Brown）氏於所著「遠東霸權」（The Mastery of the Far East）中，稱讚日本陸軍曰：「予所見之軍隊多矣，然未有受嚴密教練如日本者。……日本軍人無需豐富兵站如英美者。此中所潛藏日本軍人忍耐心之堅強，決不減於其忠勇心……訓練之卓越，運動之敏活，秩序之嚴正，兵站給養之完全，以及戰鬥上之一般能率……」

，矮小之日本人，實世界上最優秀之戰士。日本人是為世界上最優秀之戰士，姑置勿論，但先占有利地位之日本軍，而與數目不相上下之美國軍戰，著者相信決不至一敗塗地也。

要之，美軍果有奪還菲律賓計畫，而吾人即謂為出於一時夢囈，亦非過言。蓋彼等熱潮歸於冷靜時，終當停止此失敗之冒險。惟彼等為導戰局於有利，又當採何種企圖以代菲律賓之奪還乎？依據白華德所假想，謂此時之美國，企圖佔領小笠原羣島，終歸失敗，無已，乃轉其鋒銜，傾全力於奪取日本委任統治之南洋羣島云。

嘗考小笠原羣島之為美國所垂涎，固屬當然事實，唯奪還菲律賓既不可能，則小笠原羣島攻略，亦屬不易。蓋夏威夷與小笠原羣島間之距離，當在三千三百五十海里左右。而兩者之間，尚有馬利亞納羣島從旁監視。至小笠原羣島與橫須賀之距離，僅五百三十海里。警電傳來，橫須賀之日本艦隊，於一晝夜半之中，即可到達該地。一九二五年美國海軍大演習時，美國艦隊曾試演夏威夷攻防戰，當時舊金山之星期泰晤士報(Sunday Times)曾謂夏威夷之攻防戰，即「對日本某領地之攻擊豫習」。所謂某領地者，蓋即指小笠原羣島而言。唯小笠原羣島而為美國海軍所佔領，直不啻執刃以刺日本咽喉。日本為圖自救，自無輕易放棄小笠原羣島之理。至於小笠原羣島防備之現狀，因關係軍事秘密，未能明言。今姑假定與甘模

島有同一程度之設施，日本於開戰後，亦有完全武裝全島之餘裕，此點若與開戰後不數日即受攻擊之甘模島相較，則小笠原羣島實立於非常有利之地位。蓋美國艦隊即令將自真珠港出發，日本亦有輸送多數陸軍與彈藥槍砲至小笠原羣島之餘地。關於此點，吾人苟將夏威夷——小笠原，與橫須賀——小笠原兩航綫間之距離，作一比較，當可一目了然。今姑假定日本艦隊到達小笠原羣島所需時間爲三十五小時，則美國艦隊到達小笠原時間，當在二百三十小時左右。日本方面既有二百小時——即八日強之餘裕，則一切準備，當已盡善盡美，使敵無機可乘。故美國海軍苟能冷靜自省，認識菲律賓之奪還，乃無益之冒險，則小笠原羣島之進攻，亦必停止也。

苟菲律賓與甘模島之奪還爲不可能，而小笠原羣島之佔領，亦不可得，則美國海軍當取何種行動乎？一部杞憂論者，謂美國此時或當驅多數陸軍，企圖佔領北海道亦未可知。此其爲說，著者認爲不可置信。蓋美本國至阿拉斯加，航程約二千海里，而阿拉斯加至日本，又二千海里。以四千海里之遙，而謂美國能輸送多數陸軍至阿拉斯加，復轉向日本，謂非紙上談兵而何！苟美國採此無謀方策，則美國艦隊之運命，其不爲克朴萊艦隊之續者幾希。唯著者之爲此言，非謂日本北部，完全安泰。蓋美國爲牽制日本艦隊之行動計，或當遣派停泊於

克斯加及拉納斯加艦隊之一部，遊弋於千島羣島及北海道東海岸附近，擊沈出動極北冰海之漁船，並砲擊位於北海道東北岸上之落石無綫電台與根室港，使與戰爭大局無甚關係之同胞，亦同驚惶萬狀。假令美國不能與日本以上述之苦痛，則爲洩抑鬱，或當更進一步，採力所能盡之手段，蓋無疑義。唯所採手段既盡，苟終無屈服日本之力，則美國除堅壁清野，作持久戰，以待日本之疲憊外，蓋無他道。

吾人如論及日美戰爭陷於持久時，美國之立場將如何？吾人可答曰：比較日本，尤爲焦慮。蓋戰爭目的，依然握諸日本掌中，而甘模島菲律賓，則仍爲日本所佔領。日本在菲律賓之地位，既增鞏固，日本與歐洲貿易，自可安然從事。故日本在遠東之活動，較戰前更爲自由；日本艦隊則仍隱居自國安全港內，嗤笑美國艦隊之無謀。美國因失甘模島菲律賓而大傷其自尊心，舉國輿論，當怒彼等海軍之無能，呼號怒罵。——情勢果如是，則眞珠港駐船之美國艦隊司令官，能否不喪其精神之平衡，依然保持沈着態度，殊不敢必。苟彼等所認爲最苦痛者，乃如何延長戰爭，則日本艦隊，因在本國港灣之內，一切給養，皆可自由。而美國艦隊，則在距本國二千海里之遠海孤島，無論如何，非常不便，則艦隊能力，自漸可憂。特因彼等之一舉一動，不斷受日本艦隊之嚴格監視，而日本艦隊所在，又屬不明，故彼等作戰

上，非常困難。吾人今姑以日美兩國艦隊根據地比較，即知兩方之利害，甚為明顯。日本艦隊，時而停泊東京灣，時而停泊伊勢灣，如遇必要，即停泊奄美大島及馬尼刺灣，亦均極自由。唯停泊東京灣時，而取停泊馬尼刺灣之行動，停泊奄美大島時，而取停泊伊勢灣之行動，結果或屬徒勞，竟遭不測，亦未可料。總之，握有作戰自由之日本艦隊，固可應情勢之必要，二分或三分其艦隊，各取個別行動。至於常受日本艦隊嚴重監視之美國艦隊，苟二分或三分其艦隊，各採個別行動，即有為日本艦隊各個擊破之虞。故就彼等極不自由之立場言，殊令人同情不置。但事苟至此，則美國艦隊早已不能再忍辱負重，必於自國艦隊未受損失，數字上尚維持優勢之時，採取或種非常手段，強誘日本艦隊，堂堂交戰。

美國艦隊如欲強誘日本艦隊交戰，必須策劃足制日本死命之重大事件。然則此重大事件為何？砲擊東京灣乎？絕對不可能也。佔領小笠原羣島乎？亦不可能也。攻略雅爾島乎？容或有之，然亦非制日本死命之重大事也。如是，則美國所可為者，僅詭計之手段而已。關於此點，描繪日美戰爭，勝利終歸美國之白華德，曾不計犧牲其英國海軍通之令名，代美國艦隊司令官想出幼稚令人噴飯之假裝艦隊辦法，徒供識者之熱嘲冷諷。據白華德想像，謂假裝艦隊者，即與美國主力艦隊酷似之商船隊，表面上不有任何區別，使兩者可以混淆。英國有

數海軍通之白華德，對於日本海軍將士之智識能力，原甚了解，即其重要著作「太平洋之霸權」中，亦曾披瀝其對日本海軍將士之精確的理解，今乃謂日本海軍，澈頭澈尾可以假裝艦隊欺瞞之，吾人唯有啞然失笑，不知作何批評。在白華德或尙認假裝艦隊，乃天外奇想，得意之筆，亦未可知；但商船隊能否使其一如主力艦隊不易辨識，原屬疑問。借令其一如主力艦隊不易認識，但當商船隊迴航西太平洋戰場時，能否不引起日本海軍之注意，亦極爲疑問。況日本海軍將士不能看破假裝艦隊之實體，竟至數次，亦未免爲兒戲之想像，絕無可以考慮之餘地。總之，美國艦隊如欲強誘日本艦隊出港，苟無出人意外之神機妙算，莫能辦到。

依著者所見，美國艦隊尙有窮餘之一策，即以主力艦隊之一部，駛出外海，引誘日本艦隊出港，至此駛出外海之艦隊，當然非唯日本主力艦隊方能擊破之艦隊不可。唯日本艦隊決非輕易可以上鉤者，蓋日本艦隊苟非充分偵察，充分探知敵艦動靜，決不以美國艦隊爲戰爭對手。而美國海軍本艦隊，固不能駛至已出外海之一部艦隊近旁，引誘日本艦隊。故美國艦隊如欲實行引誘敵艦出港之策，必先有十之七八之大冒險的決心，苟天而助美國艦隊，則美國艦隊，或可首尾一貫，與日本艦隊作一殊死戰。苟天不助彼，則美國艦隊之一部，徒自投羅網而已。

第十章 日本之攻勢的防禦

日本軍依照豫定計畫佔領甘模島菲律賓濱後，更當以如何戰略應付美軍乎？依著者所知，美國之所難，亦正日本之所苦；苟真珠港上而有美國之强大海軍儼然存在，則日本軍之美本國攻擊，不唯不可能，即奪取夏威夷，亦屬萬難辦到。蓋夏威夷奪取，影響於日美兩國戰局者，至深且鉅。日本苟出全力以相爭，則美國亦必出全力以抵禦，美國而不能抵禦，在日本固已操戰勝左券；美國而擊破日軍，則日軍將全功盡棄，危及戰局。故縱令日本海軍於佔領甘模島菲律賓濱後，攻擊精神仍極旺盛，但在美國海軍力數字上仍較日本為優以前，日本海軍決不容輕啓釁端，自召滅亡。藉令士氣不能自制，亦必強其自制，暫隱任一地，任日本奇襲艦艇機雷縱橫，靜待有利機會之到來。專門家對於此種策戰，稱之曰攻勢的防禦（Offensive-Defence of Campaign）云。

依據威爾遜所著「戰艦交戰史」（H. W. Wilson: Battleships in Action.）所載，歐戰勃發，德國皇帝即下令德國海軍，謂德國海軍任務，在於攻擊封鎖在黑理郭蘭灣（Heligoland Bay）內之英國艦隊，予以損害。苟能如是，德國海軍即以機雷或潛水艦進攻英國海岸。並

謂：「以此種方法獲得勢力均衡後，我艦隊應即集中全隊勢力，準備戰鬥。捉住有利時機，與敵艦隊交戰。……」德皇命令如此，於是德國海軍，乃長期潛藏於維廉沙文（Wilhelmshaven）港內，海上戰事，一任機雷之敷設，與潛水艦之縱橫。不幸德國策略未能實現，海軍全力尙未活動，而敗北朕兆早經顯露，後之論者，遂謂德國軍備「陸勇海怯」，其實德國海軍之敗衄，非策戰之咎，乃對於戰策，過於粘着，不能於適宜之時機，採適宜之處置，有以使然之耳。甘模島菲律賓佔領而後，日本海軍所採之策戰，依著者想像，頗與德國海軍先例相似。惟相似云云，僅就策戰自身言，非就結果言。蓋吾人苟詳細比較德日兩國形勢，當知相似云者，僅外形相似，而一按實質，則大相懸殊也。

著者何以言德日兩國海軍所取戰策僅外形相似而實質不同？蓋因德國艦隊之雌伏，無異將制海權完全歸諸英國海軍之手；而日本海軍之自重，並未將制海權之毫末，歸諸美國海軍，而日本之在西太平洋，依然握有制海權，自國必要之海面，亦未蒙敵人之任何威脅也。日本在西太平洋既依然掌握制海權，自國必要之海面，既無敵人任何威脅，則日本海軍，不唯依然維持開戰當時之戰略的地位，即開戰當時之貿易路，亦可依然維持。換言之，即德國艦隊之雌伏，無異默任敵人之封鎖，而日本海軍之自重，決非默認敵人之封鎖。茲請讀者將距

日本海岸三千四百海里停駐夏威夷之美國艦隊，與距德國海岸僅一百五十海里乃至四百五十海里之英國艦隊，作一比較觀察。一方係立於太平洋中央，有孤立無援之苦；一方則有斯喀波羅 (Scarborough)，克羅瑪琪，羅賽斯，哈維琪，夏納斯，多瓦蜿蜒五百海里之金城鐵壁，以爲屏蔽；再加日本之艦隊保全主義 (Fleet in Being)，係一種消極的攻擊，而德國之艦隊保全主義，則係一種消極的屈服；故日德兩國間形勢之本質的差異，即此一事，亦可了然矣。

又在海軍數字上之均衡尙未取得以前，日本海軍一方必依然保持攻勢的防禦，貫徹所謂艦隊保全之主張，一方更以小笠原羣島，南洋羣島爲根據之奇襲艦隊，出而偵探艦隊之行蹤，遇有機會，即予以擊沈。日本之主力艦隊，原易於蟄伏安全根據地之內，而美國主力艦隊則反是。彼等立場，無論好惡，均不能不對日本軍採取攻勢。苟彼等僅求苟且偷安，則彼等即永無挽回戰勢希望，而戰爭終局，乃歸日本勝利。唯日本勝利，決非傲慢不羈如美人者，所可忍受。彼輩於興奮之餘，必探任何攻勢的手段，則以真珠港爲根據之美國艦隊，當然不能再踞伏於安全港內，是待機以滅美國艦隊者，正爲日本之奇襲艦隊。歐洲大戰當時，威德肯大尉指揮之德國潛水艇U 9 號，擊沈英艦阿坡克爾，禾格，克理西三艘之事實，已成世界

有名之談資，唯歐戰當時德國潛水艇所有之能力，若與今日潛水艇所有能力，兩相比較，直
不啻小巫之見大巫，自慚形穢。依據布拉塞海軍年鑑所刊載，日本海軍雖亦有排水量二千噸
，續航力一萬海里之潛水艦，但我伊號潛水艦之一部，續航力尙不僅一萬海里。夫以此種強
力之潛水艦，縱橫活躍於太平洋中，則不能不認爲美國艦隊之重大威脅。尤以美國艦隊，除
夏威夷碼頭足供收容大艦之外，即無其他碼頭；故美國艦隊而一度爲日本潛水艦所破壞，即
不能不相率折返舊金山，或彪塞德沙文。

日本爲削減敵人勢力，除用潛水艦政策外，當盡力於機雷之敷設。即依白華德想像，亦
謂日本必於密都威羣島，威奇島，真珠港敷設機雷。至敷設機雷之效果，絕對不容輕視之事
實，即證諸日俄戰爭實例，亦可明瞭。日俄戰爭時，日本艦隊無一艘爲砲彈及魚雷所擊沈，
而初瀨，八島等地之多數艦艇均沈沒者，即因敷設水雷之故。據威爾遜調查，歐戰全期間英
國海軍喪失之各種艦艇，爲數達四十餘艘之多，其中約四分之一，因誤觸水雷而沈沒。吾人
觀此事例，對於日本海軍應取方策，無待煩言矣。

大膽的推測，苟爲讀者所寬恕，則著者以爲：此時期中日本奇襲艦艇之活躍，當使美人
心驚膽寒。日本之奇襲艦艇，必進入敵地，在巴拿馬舊金山等灣口敷設水雷，固無待論，即

倣歐洲大戰當時意大利人所爲，潛水艦賭死潛入眞珠灣港內，轟擊敵方主力艦之事實，亦大有可能性。德國潛水艇U 9號威脅斯喀波羅，使怯懦之英人戰勁不能自持，戰史俱在，可以覆按。又白華德之假想戰中，曾記此時日本航空母艦，必現於美國西海岸，自空中爆炸洛杉磯及舊金山街市。此種事實當然不能謂爲必無。唯白華德謂日本艦隊，彼時爲圖佔領薩摩亞之條條伊拉島，必分艦隊之一部，向南太平洋出動。此種事實，依著者觀察，絕無實現之可能。蓋自軍略上言，苟無必要，日本或不致分割自己勢力，從事於無謂之冒險。再則條條伊拉之存在，對於日本之威脅極其輕微，又因該島土地褊小，藉令日章旗飄揚於該島上，亦不足爲日本之重大光榮。中日戰爭時，日本所以進取台灣琉球者，因戰爭將近終結故耳。又日俄戰爭時，日本軍佔領庫頁島，亦殆在戰爭末期。吾人今苟以條條伊拉與台灣庫頁相較，則條條伊拉不過九牛一毛。日本軍與其冒數倍之危險，努力佔領此褊小之土地，勿寧進而爲奪取密都威及威奇諸島之努力。蓋密都威威奇而佔領完了，或尙未完了，則遠隔本國，補充修理極困難之美國艦隊，盤據此拳大之小島，將完全陷於孤立，而其行動亦將更受限制矣。

吾人苟一讀外國人方面所著之日美戰爭論，可知日本佔領阿拉斯加，似屬可能之論調，已爲彼等異口同聲之主張。日本佔領阿拉斯加，或係可能，亦未可知。唯阿拉斯加之不足爲

日本重大威脅，初與條條伊拉原無二致。地理上不過係白熊公園之阿拉斯加本土，固無論矣，即火山羣島，阿留地安羣島，亦非有強力誘惑，可使日本輸送大軍於冰天雪地奮鬥。苟駐泊克斯加，烏拉斯加之美國艦隊過於刁頑，則日本或因一怒而砲擊彼等根據地，亦未可知。唯深入虎穴，與美國艦隊爭奪北方領地，似不致此。日俄戰爭時，以海參崴爲根據地之俄國快速巡洋艦，亦嘗不時現於本州東北海岸；但沈毅之日本艦隊終不爲所動，輒以鎮靜之態度臨之。

要之，此時期中日本艦隊之策戰，一方蓋將乘機滅滅敵艦隊之勢力，不斷與敵國方面以不快之刺激，使其喪失平靜之思慮。若爲情勢所許，即迫敵艦隊勢力分散，然後實行個個擊破之策戰，一方爲防新佔領地——甘模島菲律賓濱——之奪還，並避自國前哨地點小笠原島南洋羣島之攻略，於可能範圍以內，當充實其武裝。白華德之想像中，曾記載發自薩摩亞之條伊拉之四千美軍，瞬間即佔領特拉克島，吾人現即承認特拉克島陷入美軍手中，但波納白島，雅爾島，殊無相繼淪陷之理由。蓋美國遠征軍到著特拉克島時，不受何等抵抗，即可上陸，誠屬不思議之極。日本軍事當局十分重視此等島嶼之戰略的價值，謂其於此等島嶼之上，不備一架飛機，一艘潛水艦，寧非出於吾人常識之外！總之，日本爲確保既得地步，必於

兵少之處增兵，砲少之處加砲，以備萬一。至菲律賓，甘模島，小笠原羣島築成金城鐵壁之時，縱令無日本海軍之助力，各島自身，亦將可以擊退敵襲。又目下尙在禁止武裝之南洋委任統治領諸島，若日美戰爭一旦爆發，則警報傳來，日本即著手武裝。故白華德想像中所謂夏威夷美國艦隊，朝奪一島，夕陷一嶼，以此島嶼爲基礎，最後更欲奪還甘模島菲律賓。依著者觀察，實屬徒勞之舉也。再則美國海軍，苟埋頭於持久之策戰，則一方沮喪士氣，一方正中日本計策，其結果美國艦隊勢力，將有逐漸減殺之虞。語云：巧遲不如拙速，龜兔猶然，況戰爭乎！美國艦隊苟奪取日本南洋統治領諸島，結果恐不外是。

著者今更簡要說明此時期中日美兩國之立場。日本方面，苟能維持現狀，於願已足，而美國則反是。美國苟不進而略奪日本之制海權，且使日本不能不屈服於美國之下，則挽回自國之頹勢，當然不可能，即構成戰爭原因之遠東問題，亦不能依據自國主張，完全解決。自日本方面言，於奪取甘模島菲律賓濱後，苟能確保西太平洋之制海權，即可不必急求進展。蓋西太平洋之制海權而在日本掌中，則在制海權未喪失期間，最低限度，對於戰爭目的之遠東問題，大可爲所欲爲，完全解決。且新領土既經獲得，遠東問題既經解決，而日本與歐洲之交通，又無重大之危險，則日本何必爲不必要之決戰。日本在確實勝利尙無把握之前，苟盡

一切手段，極力維持現狀，以待美國之發動，再謀適宜對策，於願已足。故此時期中，美國艦隊即強日本艦隊以決戰，日本艦隊亦必堅守不動。依著者觀察，歐洲大戰初起時，英德兩國艦隊之立場，頗與此時日美兩國艦隊之立場，極相類似。

日美兩國互相怒視，互不進攻，先行動手者，即有失敗之虞。吾人苟觀察阿利安人種之氣魄雄厚，即可知西洋史中，何以有三十年，百年之意外的長期戰爭。即美國亦因求達獨立之目的，曾奮鬥苦戰至七年之久。日美戰爭而陷入長期狀態，則極爲危險者，當屬性急如火山質之日本人。蓋日本人每遇繁難延長之事業，輒易自暴自棄。唯日美戰爭時，決不許日本人輕舉妄動，一如往昔。緣日美交鋒，關係日本國家之興衰存亡者，至大且鉅；苟作戰而稍有錯誤，則處必勝之地者，將招必敗之果，不特遺臭萬年，即先人所努力造成之國際地位，亦將失墜。有色人種方因日本之勃興，而得解放之途。若因事勢變遷，則一切希望將付東流。故日本人無論遭遇任何場合，均不能不具堅持久戰之決心。

依據著者想像，日美兩國間戰爭，當不出即戰即決與持久戰之兩方法。即戰即決，勝利當然歸諸日本，即長期戰爭，實質上亦爲日本之勝利。蓋美國艦隊苟不能擊滅日本艦隊，則日本仍確實把握戰爭目的，其結果亦與戰勝無異。再則日本佔領菲律賓，在戰略上，決不可

輕視。曾記日本以赫赫之戰功，惡戰苦鬥之談判結果，方得庫頁島南部，吾人若以菲律賓羣島與庫頁島南部相較，當可知七千餘小島組成之菲律賓濱之獲得，實令人欣羨之至。又就庫頁島與菲律賓濱之地質比較，庫頁島爲一萬四千英里極北不毛之地，而菲律賓濱則面積達十萬八千英方里，插楊生楊，種竹生竹，誠南方之天府。故就面積言，庫頁島南部非菲律賓濱之匹敵；就地質言，庫頁島南部亦不得與菲律賓濱同日而語。日本對於菲律賓濱，無論戰爭如何延長，應不爲戰局未定之心所囿，當進而從事開發，以求過剩人口之消納。蓋菲律賓濱而入日本之手，吾人即謂日本人口問題，業經解決，亦非過言。緣日本本土一平方英里內，平均人口在三百八十人以上，而菲律賓濱則一平方英里內所住之人口，不及百人。縱令日本每年增殖人口爲七十萬乃至八十萬，菲律賓濱亦可容納。故就此點言，縱令戰爭延長，而日本所受之痛苦，亦非過大。日本方面，允宜拿定主意，勿浮燥，勿懷疑，毅然決然，與美國戰。

唯此地吾人不能不加以注意者，即日本艦隊所取之戰略，決非德國艦隊所可比擬。例如：德國艦隊，爲求保全，最後終爲英國所敗。此種事實，在日本方面，決不致發生。蓋日本艦隊縱令爲謀大局之利益而採攻勢之防禦，以待有利之時機，但一朝形勢變動，甚或陷於不能不戰時，藉令必敗之數已明，亦必毅然作戰，以當難局，向強大之美國艦隊，堂堂然執戈

相見於疆場。況日本艦隊原已成竹在胸，不畏美國艦隊強大。故美國艦隊挑釁，則日本艦隊亦必欣然揭起戰旗，相與周旋。苟推理上而不與事實發生齟齬，則中計之事，可決其必無。美國艦隊，先天的即處於不利之戰略地位，前已述及，今姑不計一切，假定某年某月某日，日美兩國艦隊以現有勢力交戰於太平洋之某地，而氣候及其他條件亦皆相等，則其結果將如何？如桑德哥之海戰，美國全勝歟（指美西戰爭）？如對馬海峽之海戰，日本全勝歟（指日俄戰爭）？抑日美均不勝不敗如焦德蘭海戰歟（指英德戰爭）？——關於此點，著者擬試述其愚見焉。

第十一章 日美海軍之實質

吾人苟欲判斷日美海戰之結果，當先就決定勝敗最直接要素之日美艦隊實力加以考察。日美兩國之主力艦隊，表面上雖為三對五之比，但左右海戰之艦船，不僅為主力艦，即輔助主力艦，發揮全機能之巡洋艦，與主力艦之活動相應，對敵艦加以一擊之奇襲艦隊，亦極必要。故考察日美兩國艦隊之實質，當先考察形成艦隊戰鬥單位之各個要素，並就各個要素所具備之實力，加以比較。

著者茲先就日美兩國主力艦，加以比較。

美國之主力艦爲數計十八艘，而日本則爲十艘，故就數字言，美國方面占絕對優勢。唯美國主力艦中，因有艦齡達十五年以上，主砲十二英寸之老朽艦四艘（即佛魯里達，猶太，阿干薩斯，威民頓），此四艘老朽艦因不能再出西太平洋作戰，吾人苟加以除外，則美國之主力艦，總數即減至十四艘。如是，則日美兩國主力艦之比率，表面雖爲三對五，而實際即認爲三對四·三，亦無不可。關於美國之主力艦，白華德假想戰中，曾謂除去阿干薩斯及猶太號，美國之主力艦，總數仍爲十六艘。吾人今姑不問美國主力艦數究爲十四艘，抑爲十六艘，但十八艘全體不能出而作戰，已極明白。特因夏威夷無大碼頭之設備，故美國主力艦全體，決不能常居於健全狀態，共同出發。焦德蘭海戰當時，德國巡洋戰艦賽德理克尙在修理中，而戰艦克尼阿爾白特復水器，亦發生故障，故均不能作戰；當時司令官歇爾之痛心焦急，誠不能不令吾人致其同情也。

日本主力艦分爲戰艦與巡洋戰艦兩種，已爲周知之事實。至美國主力艦，則完全由戰艦組成之，巡洋戰艦，故普通之偵察艦隊，習慣上雖應由巡洋戰艦組成，而美國之偵察艦隊，則以屬於第三綫之戰艦紐約號以下六艘編成之。按巡洋艦艦型，雖於一九〇七年創案於英

國，世界最初之巡洋戰艦應推英維西勃爾級三艘。但嚴格言之，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中日本海軍所創案之筑波生駒二艦，已爲英維西勃爾之先驅。美國方面，最初本已計畫建造勒斯德雷淳以下六艘，後以華盛頓會議結果，完全廢棄。唯海軍艦隊而缺乏此種艦型，實際作戰場合，易生不測之事實，殆已成軍事專門家之定論矣。

吾人今姑置巡洋戰艦不論，而比較日美戰艦。美國主力艦速力，概在二十海里至二十二海里範圍以內，而日本主力艦之速力，則最遲之扶桑號，亦爲二十二海里又二分一。至於其他艦艇，均爲二十三海里之速力。故就主力艦之速力言，日本方面遙占優勢。特因日本巡洋戰艦四艘，有二十七海里之驚人速力，故日本方面，絕占優勢。至於美國主力艦隊之平均速力，前已言及、不過二十一海里弱，而日本主力艦隊之平均速力，則爲二十四海里又十分之七。此種形勢，吾人苟欲一言其實戰之結果，則不外日本艦隊於有利時，隨時隨地，均可應戰；情形不利時，即可於任何時期，躲避戰爭，匿居軍港。總之，日本艦隊速力較速，極爲便利。至於美國艦隊，則情形頗爲惡劣。戰勝時不能追擊敵艦，戰敗時易爲敵人所追。此種結果，吾人即徵諸戰史，亦可明瞭。例如：對馬海戰時，波羅的海艦隊平均速力，爲十一海里左右，而日本艦隊平均速力，則爲十八海里上下，故波羅的海艦隊全軍覆沒，吾人即謂速

力過遲爲其一因，亦非錯誤。

比較日美兩國主力艦時，尙有一事爲吾人不能不注意者，即日本主力艦之射程，較之美國主力艦射程，確爲高遠。關於各國主力艦之射程如何？自屬各國海軍之秘密事項，不易爲局外人所深悉。但白華德於所著書中，業舉詳細數字，加以說明，故吾人欲論日美海軍之實質，即不妨以白華德所舉數字爲根據，並作討論之資料。華盛頓會議以後，對於自國主力艦仰角低下深致不滿之美國，曾惹起所謂仰角引上問題，喧囂政界。其後上院議員馬克勒氏，曾於美國上院以修正海軍豫算之形式，提議提高戰艦十三艘之大砲仰角。當時國務卿許士氏謂：「仰角提高雖不違反華盛頓條約，但違反軍縮精神。」表示反對。其結果馬克勒之修正提案，終爲美國上院所否決。此種事實，表面上似屬無關宏旨，而射程遠近，似亦非重大問題，但從最近海戰各國努力提高射程之顯著的傾向觀察，則實不容輕視。日美兩國會戰之時，苟日本艦隊併用其優秀之速力與射程，始終立於敵艦隊射程外作戰，則美國損失當極重大。美國艦隊，苟僅受敵人之砲彈，而自己一彈亦不能達敵艦，則事之無聊，蓋無過於此者。吾人今姑退一步言，認實戰時，不如理論之惡劣；但無論如何，其爲不利，則毫無容疑。一九二五年美國海軍大演習後，美國海軍聯盟會曾發表檄文一篇，謂：「日英主力艦之射程，

較之美國，遙處優勢，故美國主力艦之戰鬥力，極不充分。推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要皆大總統顧理治屈服於英國對美國戰艦備砲仰角擴大之抗議，爲厲之階。此種宣言，吾人苟自美國立場考察，實亦不能謂爲毫無理由。

以上所述，大體係比較日美兩國之主力艦，就其長所短所作一概括之論述。就大體言，美國方面之缺點，似覺較多。此外美國海軍聯盟會對於美國軍艦機關裝置之劣弱，亦認爲係美國海軍之重大缺陷。關於此點，確否雖尙不可知；唯無論如何，美國因鑒於自國主力艦之不備，事實上已於新式戰艦五艘中，裝備新五英寸高角砲，復於猶太，佛魯里達以下七艦中，裝置重油專燒罐，增加甲板及水中防禦，更於紐約，得撒號中，增加新式砲火裝置，盡其所能，以補救其缺點。焦德蘭海戰時，希伯爾提督所率之德國巡洋戰隊與皮第提督所率之英國巡洋戰隊之間，曾交戰至數時之久。當時德英艦隊，同屬巡洋戰艦，然英國巡洋戰艦，其所以易爲德國所擊沈者，其上甲板防禦裝置極爲劣弱，誠爲重要原因之一。故軍艦之強弱，決不僅在於噸數與砲數。如就此意義言，則速力射程，均較優秀，而巡洋戰艦亦備特種艦型之日本主力艦隊，其實際勢力，亦不能謂爲居美國之下也。

第二，著者更對日美兩國巡洋戰艦，作一比較觀察。

對馬海戰之結果，大艦巨砲主義，於焉確立。一九〇六年英國首創超無畏級型巨艦，世界海軍國爲之動容，而列強製艦方針，因此咸向大艦巨砲邁進。此後歐戰爆發，大艦巨砲之威力，已爲世界所深識，於是今日之算定海軍力者，均以大戰艦爲唯一基礎。又焦德蘭海戰，殆爲有史以來之大海戰，英德兩國參加軍艦，總數約達四百艘。當時之大艦巨砲，亦已完全發揮其威力；而英國巡洋戰艦瑪麗皇后號，竟因中德國巡洋戰艦德爾芬格爾號十二英寸砲彈二發，於以沈沒。德國巡洋戰艦彷彿打擔號，則受英國巡洋戰艦英得荷第加普爾號十一英寸砲彈二發之射擊，亦遭沈沒。又皮第提督之旗艦獅號，亦因希伯爾提督旗艦留資資奧號所發砲彈命中，後部砲塔完全破壞，幾遭滅頂。唯大艦巨砲，雖可爲戰爭中樞，但僅大艦巨砲，決不能從事戰爭。必具備巡洋艦，驅逐艦，一如人類之有耳目手足者然，然後方能充分發揮主力艦之機能。焦德蘭海戰時，德國方面巡洋艦甚少，誠令人不能不致其惋惜之意。唯對馬海戰時，亦有同樣事實。讀者深知：苟比較主力艦，則波羅的海艦隊之實力，遠勝於日本艦隊；若論其他補助艦隊之實力，則前者遠遜於後者。今吾人若一觀察美國艦隊，其主力艦勢力，姑無論如何強大，但最爲重要之補助艦——巡洋艦——勢力，則較處劣勢。美國之補助艦，除奧哈瑪級七千五百噸十艘與一萬噸級未成艦八艘，合計十八艘之外，即無其他艦艇。

而日本方面，則自妙高以下一萬噸級者八艘，加古以下七千五百噸級者四艘。此種精銳艦艇之外，若再加五千五百噸之木曾級，三千五百噸之龍田級，五千五百七十噸之長良級，則日本所有補助艦總數，約為三十艘之新式巡洋艦，其實力遙居美國之上。美國之奧哈瑪級與日本之加古級，表面上雖同屬七千五百噸級，但美國之奧哈瑪級搭載備砲，僅為六英寸砲十二門，而日本之加古級，則為八英寸砲六門，故兩者實質，有非常差異。總之，巡洋艦非常劣勢，實為美國海軍之一大弱點。

當今科學之進步，實未有如製艦術之可驚也。美國海軍委員希克斯曾於所著「軍備縮小論」之一節中，謂：「關於目下建造中巡洋戰艦憲法號之代價，吾人可作一有興味之比較。」又謂：「我國以前曾有與憲法號同名之佛理格特式軍艦。該艦在使用當時，其足為我國海軍誇耀，雖小學生亦所熟知。至其建造費，則不過三十萬金圓，此數若與新憲法號之建造費三千八百萬圓比較，吾人當作何感想？總之，兩憲法號建造費之不同，蓋即所以表示過去二十五年間之軍艦建造，已有如何之進步。」吾人即返觀日本，將日俄戰爭時代最優艦三笠級之排水量一萬五千噸，速力十八海里，十二英寸主砲四門，與現代最優艦陸奧級之排水量三萬三千八百噸，速力二十三海里，十六英寸主砲八門，加以比較觀察，即可知其間有驚人之

進步。即就今日之妙高級一萬噸巡洋艦，與三笠級戰鬥艦加以比較，前者之速力三十三海里，八英寸砲十門，實非後者所能企及。至兩者實力之相差，殆將近於二比一之形勢。依據美國電報所傳，最近德國完成之新巡洋艦普魯士號（最近又改稱薛亞），排水量雖僅九千噸，而速力則達二十六海里，十一英寸主砲六門，射程三萬碼，續航距離一萬海里，驚倒世界之造艦界。此後若更以此種速力進行造艦，則將來之軍艦，將化爲一種精巧無比之魔術器，蓋無疑義。

復次，著者更就日美兩國之驅逐艦，作一比較觀察。

美國之驅逐艦保有量，居世界第一，總數在三百艘以上，約爲英國之二倍，日本之三倍。美國何以保有如此衆多之驅逐艦，依美國之意，原擬以驅逐艦之有餘，補巡洋艦之不足。唯讀者素知：驅逐艦艦體短小，續航貧弱，士卒易感疲勞，故吾人不能謂驅逐艦即能代理巡洋艦之職務。蓋巡洋艦有巡洋艦之特別職能，即驅逐艦亦有艦逐艦之特別職能故也。苟美國而以驅逐艦之貧弱武裝代替巡洋艦，以與日本優勢巡洋艦相戰時，其不戰而逃者蓋亦鮮矣。美國似亦有鑑於此，故美國海軍聯盟會曾發表聲明書，謂：「以驅逐艦代巡洋艦，實不可能。」尤因美國驅逐艦總數三百餘艘中，有航洋性之新式驅逐艦，不過一百三四十艘，而與此

對抗之日本驅逐艦，既成未成合計若爲七十艘，則兩者勢力之比，略爲二對一之程度。總之，就驅逐艦言，美國方面之處於優勢，實爲不可爭之事實。

日美兩國海軍實力比較工作中，最後尙待吾人說明者，即航空母艦與潛水艦是已。關於航空母艦，華盛頓會議結果，日本保有量爲八萬一千噸，美國則爲十三萬五千噸。依目下情形觀察，與日本之加賀，赤城相對峙者，厥爲美國之撒拉得加及萊克西頓。四艦之中，任何一艦均爲最新式之航空母艦。對於加賀赤城之二萬六千九百噸，撒拉得加，萊克西頓雖爲三萬三千噸，似形優勢；但依據最近研究，則謂航空母艦艦型過大，反有害於作戰，寧以日本之鳳翔級爲適當云。故今後之日美兩國，恐將於華盛頓條約範圍以內，多建造小型航空母艦。一九二五年度報告中，曾載美國海軍總長維爾巴當夏威夷大演習之際，極推稱蘭克萊（排水量一萬二千七百噸）之活動有力，並謂將來必要之航空母艦，當以此類爲標準云。

潛水艦方面，數目上日本約有八十艘，而美國則約有一百三十艘之優勢。但兩國潛水艦之中，排水量在一千噸以上，可稱爲航洋潛水艦者，日本方面，既成未製約共二十五艘，而美國則僅有七八艘，尤以日本伊號第一至伊號第五之大型潛水艦，排水噸數達一千九百七十噸，續航距離達一萬數千海里。目下各國之潛水艦，除英國海軍建造之三千噸級潛水艦外，

其餘殆均不能與日本匹敵。目下吾人若想像以南洋委任統治諸島中之一島爲中心，作日本潛水艦之活動範圍，則南北美沿岸，概爲日本潛水艦之活動範圍矣。歐洲大戰當時，爲求追逐一艘巡洋艦厄姆登號，遂令協約各國不能使用艦艇七十三艘，以彼例此，則日本潛水艦苟縱橫馳驅，即美國之西海岸，亦易爲日本潛水艦所威脅。況最近之潛水艦，即離母艦達二十日以上，亦可自由活動，故潛水艦之能率，已與日增高。至所謂U形潛水艦之活動，大戰當時究已如何予協約國以苦痛，今無贅言之必要。總之，所謂「弱國之武器」(The Weapon of the Weaker Party)之潛水艦，日本能遙居美國之上，實屬深堪慶幸。而無事不容喙之美國海軍聯盟會亦大聲叱斥，謂：「日本潛水艦殆近於二十艘，三萬六千噸，而美國潛水艦，則漸減至七艘，合計不過一萬二千噸」云。

日本海軍自中日戰爭以後，各單位之勢力，至少均以匹敵當時最良艦爲其建艦之目標，且以與其作多數之劣勢艦，勿寧作少數之優勢艦，爲造艦之傳統政策。日俄戰爭中，此種政策，即已完全表現。即日本之主力艦，數目上雖處劣勢，因各單位均處優勢，故實戰時頗得非常之便利，而日本艦隊之所以爲配合最善之艦隊，原因蓋亦不外乎此。

日美兩國艦隊苟自全體觀察，則美國艦隊，姑不論如何強大，但其實質有不少之缺陷，

則爲不能否定之事實。吾人苟更謂美國之驅逐艦爲數甚多，則巡洋艦又不能不謂爲爲數過小。戰艦方面如謂居於優勢，巡洋戰艦則一艘亦無。日本艦隊全體數字上固處於劣勢，但全體均保持均衡，有相互連貫之組織。前年日本艦隊行觀艦式於橫濱時，某外國通信記者曾謂：「日本海軍當局，能以此配合最善之艦隊（Well-balanced Fleet），邀壯年皇帝之觀覽，實爲大足誇耀之事。」要之，日本海軍之長所，依著者所見，即在配合之適宜而已。

日美兩國海軍之形勢，如以人類身體爲譬喻，則日本艦隊乃四肢軀幹各部分平均發達，體格強壯之男子，而美國艦隊則僅爲四肢軀幹發達失衡之脂肪性肥滿大漢。美國艦隊自表面觀察，固亦非常健壯，但何時心曠癱痺，突患中風，則殊不可知。故就此點觀察，日美兩國艦隊之比，表面上雖爲三對五，而事實上則爲四對五或三對四左右。前述之諾克斯大佐，則自其他論據，推定「西太平洋之日本海軍力，對於美國海軍力之比爲六與五」；美國海軍專門家中，與諾克斯大佐抱同樣之見解者，亦復不少。一九二四年末，美國海軍總長維爾巴氏於國會中演說，亦謂：「英國海軍苟駛至美國沿岸，則美國海軍較英國海軍爲優；美國海軍若前赴歐洲，則英國海軍較美國海軍爲優。日本海軍來航美國近海時，美國海軍較諸日本海軍，絕對優勢；美國海軍前赴日本近海時，美國海軍較諸日本海軍，稍居弱勢。」此種言明

未必即係一時方便之辭令。但無論如何，日美兩國若戰於西太平洋時，則兩國艦隊勢力，無大相逕庭，乃明顯之事實也。

第十二章 砲後之人

日美兩國艦隊之勢力，既無重大之懸隔，則握戰爭勝敗之關鍵者，當然係操縱軍艦，以生命作賭之海軍士官。蓋軍艦無論如何精巧，苟以木偶乘之，則一事均不能動作。至謂現代戰爭，僅爲機械之戰爭，此乃門外漢之見解，不足爲訓。蓋吾人若僅謂機械良好，人類即無用武之地，則一考戰爭實質，當知無論機械如何發達，而決最後之勝負者，仍爲人類。易言之，即近代戰爭，亦不能完全立於科學的數理之上，必與封建時代之戰爭同樣，尙須含有多量之人的要素也。東鄉元帥屢謂：「見一國之兵，即可知彼等果堪實戰與否。」此果堪實戰之言，似含有兩種意義，第一爲彼等之技能，果堪實戰與否；第二即彼等之精神，果堪實戰與否是。至技能與精神兩方均完全無缺者，即標準的強兵。依據歷史之記載，可舉爲吾人之適例者，或當首推古代羅馬之軍團，與拿破崙麾下之砲兵聯隊。對馬海戰當時，所謂「砲後之人」(Man behind Gun)之名辭，一時風行世界，至此種「砲後之人」所由起，蓋因各

國鑑於對馬海戰慶戰之結果，深知戰勝之原因，不在軍艦與砲數如何，而在操縱各砲之砲手素質如何？故對日本戰士，致其讚揚之意也。又當測定實戰結果之際，應先考察「砲後之人」技術精神如何之事，此復愈益必要，吾人決不能以不必要而輕視之。

著者茲先就所謂戰士之技能，加以考察。

戰士技能中最為重要者，莫如砲術。歐洲大戰當時，英德兩國海軍，自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之黑理郭蘭（Heligoland）海戰以來，交戰數次，其結果英國之海軍砲術，較劣於德國海軍，似成鐵案。關於此點，即威爾遜（H. W. Wilson）亦謂：「柯洛納爾之戰，法克蘭之戰，多格本克之戰，焦德蘭巡洋艦之戰，英國砲火，均較德國艦隊為遲，而瞄準亦不正確。」（At Coronel, at the Falkland, at the Dogger Bank, and in the battle Cruiser fight at Jutland, the British fire was slow in getting on the target and the British hits were few in comparison with the German.）柯洛納爾之戰，英德兩國勢力雖相伯仲，但交戰五十分鐘後，英國艦隊殆將全軍覆沒。致其原因，即謂為因砲術拙劣，亦無不可。依據威爾遜之記載，斯伯所率之德國艦隊，計算每十五秒間，即射擊一次，而革拉德克所率之英國艦隊，每五十秒間方射擊一次。德國之射擊力，為英國之三倍云。焦德蘭之巡洋艦交戰，

英國艦隊之勢力，遙勝德國艦隊，已無可疑。然交戰結果，開戰後約四十分間，英國艦隊最低限度，已受三十四五砲彈之命中。而英德荷第加普爾，瑪麗皇后二艦，相繼沈沒；旗艦獅號之後部砲塔蓋，完全破壞，幾至喪失戰鬥力之半。德國艦隊之中，固亦有爲砲彈命中者；但受害甚輕，仍可作戰。關於此中原因，宅理哥提督雖舉四五事實，但主要原因，仍歸咎於砲術之拙劣。依據可靠之記述，德國艦隊於二十秒乃至二十五秒之間，即射擊一次，而英國之射擊，極爲遲滯，且瞄準亦不正確。德國之留奧資資發砲四次，英艦獅號不過發砲兩次云。情形信如是，則英德兩國艦隊射擊力之比，已成一對二，而德國之一艦，已可對抗英國之二艦。在此慘痛情狀之下，無怪英人威爾遜謂：「納爾遜時代，英國海軍對於敵人之一發砲彈，可報之以三發，而今次戰爭，對於敵人之三發砲彈，英國海軍即報以一發，亦不可能」也。

日本海軍戰士對於砲術究站如何地位，中日日俄兩戰役之結果，業經明白表現，勿待贅言。中日戰爭時代，日本之砲擊力三倍於敵，即依對馬海戰前，東鄉提督對聯合艦隊所下之訓示，亦可見其一斑，特因日俄戰爭中，日本海軍砲擊力顯現完滿之效果，於是對馬海戰時日本艦隊射擊之正確迅速，乃爲世界海戰史上大書特書之史實。戰後俄艦斯瓦洛夫夫軍官塞美

約諾夫竟謂：「予至今日，既未見如此之砲火，亦未想像有如此之砲火，彈丸繼續不斷，從後方射於吾人頭上。」（Never before had I witnessed such a fire, I had never even imagined anything like it. Shells seemed to be pouring upon us incessantly, one after another……）又謂：日本海軍神速優秀之砲術，乃「戰術的意味上全滅三十八艘艦艇聯合而成之俄國艦隊及捕虜三人司令官中之二人」（Thus the Russian Fleet of thirty-eight Vessels was in the naval sense annihilated, and two of its three admirals Captured.）之最大原因。依據一般傳聞，對馬海戰當時，日本淺間諸艦，早則八秒，遲則十五秒中必發砲彈一次。由此以觀，是當時日本艦隊之砲術，不僅不劣於歐戰當時之德國艦隊，且有駕而上之之勢。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聯合艦隊行解散式於橫濱之際，東鄉提督所下訓示之中，曾有類似百發百中之砲一門，可當百發一中之砲百門之語。當時美國大總統羅斯福氏，於致美國海陸軍命令中，即引用東鄉之言。至東鄉提督所以有此不朽之名言者，依著者所見，其直接動機，必認識日俄兩國艦隊之砲術，大相逕庭。今姑不問其是否如此，但著者可

以明言：目下日本海軍之砲術，決不劣於過去也。

唯戰鬥力之強弱云者，不過係就比較而言，日本海軍之砲術，姑無論如何優秀，苟在敵

國海軍砲術，較之日本尤爲優秀場合，則日本海軍優秀之砲術，亦猶小巫之見大巫，無足誇耀。唯美國海軍砲術優劣如何，現尙不明，而著者手中，又無可以下正確判斷之資料。至美國海軍與西班牙海軍戰，加理維亞海與馬尼刺灣上之獲得勝利，固已爲確實不動之事實，但除此以外，即無近代海戰之經驗。況當時海戰，兩國勢力，大相懸隔，吾人如以美國海軍之完全獲勝，作測量美國海軍伎倆如何之基礎，未免不當。總之，吾人對於美國海軍之伎倆，固應謂爲尙在未可知之數中，較爲正當。但自各方面推測，著者認爲決不能較英國海軍爲優越。至謂能與德國海軍伎倆比肩，則更不可信。蓋深知此中事情之人，莫不知美國海軍之戰技訓練，徒務其表，而實際價值，則極爲缺乏。夫納爾遜之國，海上霸者阿爾比安之戰士，尙不能當新銳之德軍，致演艦艇爲敵擊沈之醜態，則美國海軍借令能將巨砲仰天發射，而砲口飛出之彈丸，終不能威脅海中之魚類。著者今甘受極端獨斷論之惡名，極願確言較諸德國海軍尙爲優秀之日本海軍砲術，確較美國海軍砲術遙爲卓越。白華德所引用之德國海軍將校一文中，有如下之一節云：「無論如何場合，日本海軍將校確信彼等自身，確信彼等爲常勝不敗之海軍。……………依予判斷，日本海軍之砲術，實已達最高之程度。」（In any case, they firmly believe themselves and their Navy to be invincible……In my judgment Ja-

panese naval gunnery is of a highest order.) 如以此種事實，遂謂日本海軍將校尙不脫夜郎自大之幼稚惡習，吾人寧謂此乃不察幾微之迂拙見解。

砲術方面，日本海軍既優於美國海軍，即砲術以外之技能，日本海軍將士亦不亞於美國海軍。關於日本海軍之水雷戰術如何，吾人已於第九章中言之，不再贅述，即實戰時所需要之各種技能，日本海軍之卓越優秀，外國專門家亦屢道及。例如：「現代海軍，技止此耳！如爲日本海軍，將駕而上之。」「普通潛水艦之連續勤務，最大限度，僅能達二十日，而日本潛水艦，則能達三十日，亦未可知」之類是。此種優秀技能之獲得，依著者所知，或基於完全無缺之訓練，至訓練之實體究爲如何情狀，吾人苟一考前年海軍演習之際，那珂，神通，蕨，蘆四艦衝突，不幸蕨號因以沈沒之事件，亦可想見其一斑。曾記蕨號沈沒之時，一般報紙雜誌，曾筆伐口誅，痛詆日本海軍之失態。至於著者，對於數百忠勇戰士與驅逐艦一艘之犧牲，當然不敢謂其無足輕重。但就此災厄而表顯日本海軍尙健在人間，則犧牲亦未必過大。蓋世界各國，有何國能爲此努力之演習？唯賭生命之訓練，然後方能馳驅於賭生命之戰場。苟大張旗鼓，徒事宣傳，以半遊半耍之態度從事演習，則其結果果否能養成可以實戰之戰士，初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要之，日本海軍戰士之技能，絕不劣於美國海軍戰士，固無待論；即謂爲優於美國海軍戰士，亦爲著者所深信。歐洲大戰以前，德國海軍能率，未戰時即有威脅世界海軍國之概，其後豫感適中，德國海軍能力較高之事實，因英德兩國艦隊之數度海戰結果而得證實。當時之英國海軍，幸於數目上始終維持優勢，壓倒德國海軍；如其不然，德國海軍攻擊精神，又復旺盛，則其結果當非如過去數年所顯現者。故就此點言，德國海軍之缺陷，吾人與其謂爲在艦隊勢力之劣弱，毋寧謂爲在攻擊精神之稀薄。良以愍不畏死之小孩，較之瑟縮不前之大入，尤當戒備。況德國海軍艦隊能率高強，苟能賭全艦之覆滅以相爭，則英國海軍，至少須喪失其全艦隊一半之勢力，而德國之潛水艇戰，將更爲活躍矣。

第十三章 攻擊的精神

前章所述，係關於決定日美兩國海軍能率之兵員技術，今茲所述，乃支配日美兩國海軍攻擊力之精神。

攻擊的精神，當實戰之際，其重要如何？吾人即觀前章末段所論德國海軍之失態，亦可明瞭。吾人今姑退一步言，承認攻擊精神不影響於戰局大勢，但各個戰鬥自體，頗多爲兩軍

攻擊精神之強弱所左右者。對馬海戰之勝利，日本之「攻擊復攻擊」之海軍傳統精神，貢獻殊多。至規模與對馬海戰相等之焦德蘭海戰，英德兩國艦隊，攻擊精神均頗稀薄，故其結果以不徹底而終。至宅理哥提督所率大艦隊（Grand Fleet）之頻演醜態，實不能不令吾人對大英帝國之英名，一掬傷心之淚。蓋宅理哥提督所率之大艦隊，本有壓倒德軍之勢力，乃逸去千載一時之機會，坐令德國艦隊逃避於根據地中。焦德蘭海戰之戰場，原在北緯五十六度至五十八度範圍以內，非到午後十時，日不西落，乃宅理哥提督於午後七時左右，即停止追擊德國艦隊；在宅理哥提督方面，固亦有種種理由，但戰爭而畏潛水艇之襲擊，則放下屠刀，寧不勝於畏怯？至比第提督謂：巡洋艦交戰之中，英德兩國所起之驅逐艦交戰，爲「浩氣磅礴攻擊精神之發露」，苟斯言而果確實，則威海衛之水雷艇襲擊，對馬海戰之夜襲，當作何批評？蓋英德兩國之驅逐艦交戰，英國驅逐艦不過三艘接近希伯爾艦隊，於四千六百米乃至五千五百米之遙，發射魚雷二發而已。吾人苟一觀察英國海軍歷史，當知拉發爾加灣之納爾遜提督，決不以稍有所成，便沾沾自喜。總之，無論比第提督如何強辯，英國海軍攻擊精神之不如過去，已爲不可爭之事實。

吾人苟欲究明攻擊的精神旺盛，對於戰局發生如何影響，即就歐洲大戰時散處世界各地

，孤立無援之德國艦隊種種奮鬥，加以考察，亦可明瞭。當時散處世界各地之德國艦隊，皆陷於絕望的境遇，歸既不得，避又不能。彼等所處形勢，除戰而消滅以外，別無自救之途。彼等知其然也，於是相率抱定決死之心，作最後之奮鬥。彼輩之奮戰，蓋屬背城借一。吾人借云德軍戰爭動機，非出於自發，但攻擊精神之旺盛，則與出於自發者，毫無二致。讀者試一觀矮小巡洋艦厄姆登之光榮戰績，即可知著者之言爲不謬。伐格蘭之戰，如就事實言，不啻大人對孩提之戰爭。未戰之前，勝敗之勢即已大明。但斯伯艦隊不以爲意，終以全軍覆滅之決心，抵禦優勢之英國艦隊之攻擊。抵禦時間，延長至四小時之久，致使敵人之英國艦隊，亦欲讚歎德艦之勇猛果敢。至其結果，雖仍全軍覆滅，但此種勇猛果敢行爲，苟移於焦德蘭海戰中之德國艦隊，則希伯爾提督之名，或將與東鄉提督英名，東西輝映，亦未可知。

著者對於日本海軍攻擊的精神之敘述，不欲辭費。唯對日本海軍攻擊的精神之見解，則不能不正告讀者，實與白華德同其意見，即「以勇敢稱日本海軍戰士，用語未免過於貧弱。

」(It would be a poor Compliment to Japan naval men to Call them brave.) 依據過去戰史之證明，日本海軍戰士不唯勇敢，且有長年累月培養而成之封建時代的好戰本能。而此好戰的本能之中，似有一種神秘存在，即日本海軍戰士頭腦中，均信天下無不顧一切，視死

如歸如日本之大敵。又思慮不周之荷馬理氏，亦曾謂：「有勇無謀，雖可輕視，雖可恐怖，但無謀而能理解近代兵法，使用近代武器，則無謀云者，寧非佳事。」吾人苟從荷馬理之言，是問題之焦點，已不在日本海軍攻擊精神之強弱，而在與此唯一無二之強兵相對立之美國海軍，究備具與日本海軍相同之攻擊的精神否？又以日本海軍爲戰爭對手，與以墨西哥西班牙之弱兵爲戰爭對手之兩種事實之間，意義迥然不同。美國對日本海軍之伎倆，知之甚悉，當對抗日本海軍時，或不致如日俄戰爭時，俄國之迂遠而關於事情；但美國「流之一」世界第1」（Second to none）妄想，苟仍猖獗於美人之間，吾人即不能不謂爲有非常之危險存在。著者對於美國海軍之攻擊的精神，並非認爲稀薄劣弱，但自各種事實推定美國海軍軍人之素質，藉云遺憾至極，亦終不能不令吾人深抱懷疑也。

讀者深知美國所占之大陸面積，約爲全世界二十分之一，而美國領土內所包藏之富，約爲全世界之富二分之一，唯其地廣財富，故美國人民最爲感謝者，乃龐大之陸地。至於海洋，既無可以感謝之事實，亦即無感謝之必要。詩人惠特曼詠歎曼哈敦之喧囂，羅第阿納農場之綺麗，對於近代美國生活，固已與以一種靈感；但對環繞美國大陸之海洋，吾人從未見惠特曼一度顫動其心弦。故就此點言，美國若與海洋的國家英日相較，其立國即謂爲完全基於

大陸，亦非過當。凡不真知海之恩惠者，決不能起真愛海之心；無真愛海之心者，不能得真正理解海洋之知識。美人西渡新大陸，驅逐先住民族印第安人以西進，此種精神，在近世殖民史上，實不失為光榮之一頁；但在海洋歷史上，果有何貢獻之可言？故生於大陸，長於大陸，繁榮於大陸之美人，對於海洋之知識技能，實極貧弱。至此貧弱之事實，究能與今日之美國海軍以如何之影響？吾人可明白斷定美國海軍，必常感海軍軍人之缺乏。美國國內志願為海軍軍人者，為數極少，縱令破格提高俸給，亦不足以廣招徠。至於卒者，則非食住於陸上，即在陸上無以為生活者。惟其情形如此，故美國驅逐艦之大部，均停泊於軍港之中，作威嚇魚蝦之工具。而主力艦如瑪麗蘭，哥羅拉德之類，則因兵卒不足之故，全隊幾無額滿之時。故就此點以海運國之意味觀察美國，吾人蓋可得一極明確之概念矣。

美國一躍而為世界之第二海運國，乃歐洲大戰以後之事實。歐戰期中美國獲得巨大之金錢，於是急造數千萬噸之大商船，高揭「自國商品，向自國船舶裝運」之口號，以圖活躍。及至實行，事實與理想大相懸隔，未能如願以償。而船舶事業，經營亦逐漸困難；不用船舶，逐漸增加，既成船價，日益崩落。美國政府為謀救濟，乃制定極端之保護法，成立龐大之船舶院，極力保護商船。孰意人事已盡，而效果不生。商船家不得已乃賤賣其船舶之一部，

其不能賣出者，則投之於洛杉磯港外，加以燬沈。燬沈之時，據傳尙將拍照當時光景之拍照權，售諸電影公司。至於美國之商船數目，目下雖仍占世界第二之地位，次於英國；但商船之實質內容，英國自不待言，即與日本，挪威相較，亦處劣勢。要之，美國決非如日本英國之海國，故愛海，知海，始終以生死委諸海洋之真精神，決不能於美國海員生活中見之。至於「操一丈五尺之槳」，「捲五十二丈五尺之帆，向前進行！」一類之豪放壯快海國男子真面目，欲於陸國之美國中求之，自始即謂爲陷於錯誤，亦非過言。一九〇七年，美國曾舉全國艦隊，行駛遠東，露骨的予日本以威脅。不幸當時之美國海軍，誤解與日本實際戰爭，中途畏死潛逃者，屢見而不一見。逃兵衆多，原爲美國海軍之一種特色，一九二五年末，美國海軍總長維爾巴提出於美國議會之年報中，亦有一節謂：「一九二三年度之逃兵，雖有三千五百名；但本年度已減至一千名以下。此實海軍部內，軍紀嚴肅有以致之。」逃兵每年而至三千五百名，吾人除謂爲糊塗外，別無適當語可以形容。至逃兵至一千名而尙謂軍紀嚴肅，亦非吾人所可首肯者也。

吾人觀於上述事實，已可知美國海軍之素質。至於美國海軍將校，亦與兵卒同，無甚差異。蓋美國國內，天資優良之美國人，多入實業界，其次爲宗教家及學者。若天資最惡劣者

，乃爲海陸軍人。美國海軍軍人中有馬漢提督之存在，吾人與其謂爲美國之光榮，無寧謂爲美國海軍之例外。至於日本，當著者尙在中學時代，海軍軍人均爲中學畢業之秀才，當時應海軍兵學校入學試驗而能及格者，均爲他人艷羨之標的。故日本海軍，如與美國海軍相較，吾人雖不能謂爲完全以社會水準以上之人物所組成，至少亦由社會優秀者所組成。吾人即謂日本海軍均爲最優秀日本人之結晶，或非過言。目下日本之造艦術亦極度進步，直駕斯界先進者之英美而上之。此種事實，吾人苟一考其中之涵義，當可恍然於日本海軍之優秀也。

苟膏腴之地而必出良芽，則吾人對於素質較美國海軍爲優之日本海軍兵員一切精神，不能視爲曾經百鍊成鋼者。又唯日本海軍兵員愛海知海，托生死於海洋，故海之勇者之資格，亦自然具備。尤因日本海軍兵員在生死關頭，亦未嘗放棄最後勝者之精神，故忍苦耐勞，乃日本海軍之無限的粘着力。關於此點，素好行動自由之美國人能否爲日本人之適當對手，殊不能不令人無疑。一千九百零七年，美國艦隊西航時，因久經太平洋之驚濤駭浪，據傳美國海軍即已疲勞困憊。夫以如此嬌生慣養之人物，而欲與日本海軍爲敵，直不啻螳臂當車，無濟於事。蓋海之勇者，必有所以爲海之勇者之意氣，如中途逃逸，稍起風浪，即面無人色，則所謂磅礴的攻擊精神，何由產生。「海行者，必水葬」，有此精神，方可以與言海；有此

精神，八幡船之悲壯行動，所以長能沸騰吾人之男兒血也。又美國海軍下級兵員之中，不少人種的異分子，當實戰之際，此種異分子，能否為美國用，亦屬一可憂之事。關於此點，左袒美國之白華德，雖謂無關大局，但一入實戰場合，則機關部雖僅有黑人一人，亦為不可輕視之重大問題。蓋開閉器之一開一閉，在今日之軍艦中，實有引起重大危險之可能。特因實戰時，需要團結一致者，至深且切。苟一方應戰，而他方尚不能不防自己陣營內之割戈相向，則充滿攻擊的精神之海軍，將至不能執行當前之戰鬥動作，亦未可料。

著者之為此言，表面上似不免有暴露美國海軍弱點之嫌，但徵諸實際，實無毀損美國海軍之心，不過就個人觀察所得，率直言之而已。再則著者對於美國海軍，實無感佩之可言，苟徒事張大美國海軍之強盛，或頹喪自己之志氣，就日本現狀言，實非日本之利。故著者自始即將表曝美國海軍之真情，掃除日本之恐美病，引為身為日本國民之著者之義務。故著者之態度，乃不能不趨於露骨的敘述日本之長所與美國之短所，筆之所至，勢不能有所隱飾也。以上數章中，著者業將優勢之美國艦隊不足懼之理由，完全摘發，更就技能精神兩方面觀察美國海軍軍人之素質，說明其毫不足懼之理由。苟著者之觀察而無重大錯誤，則著者於第十章最後所提出之問題，可得一極明白之答案。即今日美兩國艦隊以現有勢力於某年某月某

日，對戰於太平洋之某地，日本艦隊決不致為美國艦隊所敗，最低限度，亦可舉五對五之戰績。至表現焦德蘭海戰當時德國艦隊之手腕，似屬易事。苟戰情更劣，則強大之美國艦隊，一敗塗地，太平洋制海權，完全握於日人之手，亦未見不能實現。提督白爾克納夫氏曾謂：「苟勢力相同之日英海軍，戰於同一之條件下，則勝利未必僅歸諸英國海軍。」吾人對此推測，苟能深切玩味，則神之所示，天理所鍾，概可知矣。

至謂劣勢之艦隊，必遭戰敗之結果，此乃一種迷信，不足與言戰爭。例如：黃海之戰，日本艦隊決不優於中國艦隊，而中國軍艦五艘，竟為日本軍艦所擊沈。當時巨艦如定遠，鎮海之流，則僅以身免。黎塞島灣奧意兩國海軍之戰，奧國裝甲艦明處於劣勢，即砲力方面，奧軍亦不若意軍之優秀。但德格特荷夫艦隊，終敗老提督白爾薩諾所率之意大利艦隊。吾人若以主力艦之數，為判定海軍力之基礎，一如今日所為，則對馬海戰時日俄兩國艦隊之數的比率，最低限度當為一比二。蓋日本海軍僅有戰艦四艘，十英寸以上砲十七門，而俄國則擁有戰艦八艘，十英寸以上砲四十一門。然戰爭結果，日本之全獲勝利，乃世界戰史上未之前聞之事實。又如焦德蘭海戰結果，英德均各主張戰勝，後雖得公平之第三者判為「互無勝負」，但吾人苟自戰爭結果觀察，則英國所喪失之艦數為十四艘，計十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噸，

而德國所喪失之艦數，則爲十一艘，五萬九千六百一十噸。吾人如以兩國喪失之噸數爲測量之基準，則英德兩國之損害比率，當爲二比一。然英德兩國從事於戰鬥之戰艦勢力，英爲超無畏級艦型戰艦六十四萬八千二百噸，而德則爲超無畏級艦型戰艦三十六萬三千三百六十噸，即德國之噸數，尙不及英國之六成；又十一英寸以上之主砲勢力，德不及英之四成五釐。故就上述事實言，吾人大致可以判定德國以英國艦隊之二分之一之勢力，與敵以二倍於自己所受之損失。苟世間而果有劣勢艦隊必敗之原理，自不能發生此種不合理之現象。總之，近代戰爭，決勝敗之最大原因，仍爲人類之精神技術如何；苟人類而放漫不經，縱有數十艘之超無畏級艦，亦終與泥舟等耳。

日美兩國艦隊之勢力比爲三與五，此不過就表面言之耳。至其實質，早成疑問。此外若再算人的要素以成實戰力，則實際比率當爲如何數目，誠難豫知。總之，日本海軍無論自任何方面言，均無可以恐怖美國海軍之理；無恐怖之理者而必恐怖之，誠非所以爲日本謀也。

第十四章 最善之開戰時期

以上所述，均係於美國艦隊尙未開向真珠港前，日本即行開戰之假想情形。此外尙有兩

種時期，足以發動日本之對美戰爭者，其一即前述之大西洋美國艦隊，尙未與太平洋美國艦隊相合以前，自日本立場言，策戰上此實爲最善之開戰時期。其他即業經相合之美國艦隊，駛抵夏威夷，更自夏威夷安全駛入馬尼刺灣以後，自日本立場言，此實爲策戰上之最惡時期。著者對於此兩種場合，雖認爲不易實現，但因戰爭亦有突破豫想外之場合，故姑就此兩者，一述鄙見。

著者茲先就最善開戰時期中，日本所欲爲者，加以考察。

最善之開戰時期中，日本所欲爲者，極其明白，即悠然佔領菲律賓濱與甘模島，然後於該兩島上，築造堅如金城鐵壁之堡壘。堡壘既成，即無救援之日本艦隊，彼輩必更築造自力足以防衛之設備，而築造自力足以防衛之設備，日本亦有充分之時間與餘裕。依據一九二五年美國海軍大演習之結果，大西洋之美國艦隊，自美國東部軍港出發西航，中途停泊於古巴之剛達納莫軍港，後通過巴拿馬運河，出太平洋，入桑德哥，或梅耶島，完全與太平洋艦隊相合，至少需時六十日，此外更加大戰時之補充，將戰時所用，完全整備，西航以入夏威夷之真珠港，其間費時亦須六十日左右。情形如此，苟日本艦隊與大西洋艦隊同時出發，則日本之軍事行動開始，與美國全艦隊行抵夏威夷之間，最少相差四個月之時日。日本於此四個月

之內，對於菲律賓甘模島之攻略，準備周詳，固無待論，即進而奪取夏威夷外堡之密都威羣島與威奇島，亦可辦到。苟策戰上必要，則在此時期中，更占領薩摩亞之條條伊拉，亦非難事。要之，在此四月之中，太平洋乃日本艦隊縱橫無極之所，對於日本之軍事行動加以牽制之勢力，毫不存在。吾人即謂夏威夷以西，日本艦隊攻無不勝，戰無不克，亦非過言。

苟日本而於此最善之時期，挑動戰爭，則美國海軍所最感痛苦者，即聯絡大西洋與太平洋之唯一水路之巴拿馬運河，恐有破壞之虞。苟日本出此，則對美國方面，實為嚴重問題。蓋巴拿馬運河而為日本所破壞，則碇泊於大西洋之威民頓以下主力艦隊，為轉航太平洋之故，勢不能不取航程一萬三千海里之迂迴航路，循巴西海岸南下，出麥哲倫海峽（*Strait of Magellan*），溯海流而北上。會記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伊文司提督曾率戰艦十六艘，裝甲巡洋艦二艘，驅逐艦六艘，運送船八艘，自大西洋岸之哈朴頓洛司出發，駛向太平洋岸，當時因巴拿馬運河尚未開通，故迂迴南美，繞道而行，及全艦隊行抵舊金山，費時約百日。故巴拿馬運河而遭破壞，則美國全艦隊調齊，尚應遲一月以上，又因長期航海，將士非常疲勞，自不待言。故美國大艦隊補給完竣，戰備準備充分而進向夏威夷時，為時當更遲延。苟四五月之間，美國對於日本艦隊之旁若無人之進取，僅能袖手旁觀，無法制止，則當時美國艦隊

之煩悶焦急，非吾人所得而想像者矣。

「巴拿馬運河之破壞，果可能否？」在今日實爲極有興趣之問題。白華德之想像戰中，彼謂日本於宣戰布告以前，即早將自國汽船明石丸，爆破於克勒朴拉水道之中央部，使運河之通航不可能。此種方法，歐戰中德國偵探，爲圖閉塞蘇彝士運河，固亦有行之者，唯大部分專家之意見，則均認爲必用飛機投彈方法。讀者深知：巴拿馬運河者，乃連接巴拿馬，柯崙兩地，延長四十四海里弱之運河，其精巧之裝置，反有易於破壞之觀。苟日本海軍而誠如一九二五年美國之巴拿馬攻防演習所假想，佔領科斯塔理加西岸之古勒布拉港，並以該港爲根據，向相距約七百里之南方運河攻擊，則行動圈在八百英里以上之飛機，容易到達運河地帶，對運河之緊要部分，加以爆炸。至日美真正開戰場合，日本果否採取此項行動，自屬別一問題，唯巴拿馬運河有充分被炸之可能，則係事實。美國極力用心於巴拿馬之防備，寧屬滑稽至極。美國對於巴拿馬之防備，即鑄巴拿馬爲一大鐵塊，似仍不能安心。故至最近，曾與巴拿馬共和國，共結緊密之攻守同盟，使美國軍隊於戰時，能爲有效而易舉之行動，並使一切準備，盡善盡美。

日本苟選最善之時期而與美國戰，則美國海軍尙不能不遭受其他之一種痛苦，此痛苦非

他，即日本之奇襲艦艇於美國全艦隊尚未入夏威夷之真珠港之先，即長驅進攻美國西海岸，以種種之手段，困苦美國海軍。關於此點，即奇論家如密宅爾大佐，亦謂：「太平洋上苟起風雲，島帝國之潛水艦必封鎖舊金山，使美國全艦隊一如袋中之鼠者然。」吾人借謂事實進行，不能如此順利，而果敢之日本奇襲艦艇，常出沒於美國西海岸，或用機雷，或用雷擊，盡心力妨害敵艦隊行動之自由，阻碍大西太平洋兩洋艦隊之合併；即云合併，亦不使其能安心進航夏威夷，大屬可能。苟巴拿馬運河萬一遭受破壞，美國主力艦隊而不能不繞道紅角（Cape Horn），則美國之懊惱，將愈為深刻。白華德之假想戰中，曾謂日本之航洋潛水艦二艘，必先駛至麥哲倫海峽，待通過麥哲倫海峽美國艦隊之到來，加以轟擊。情形若是，則日本航洋潛水艦縱橫之地，當不僅麥哲倫海峽，即南起智利之尖端，北達加爾佛尼亞，南北全長五千海里之航程，亦無一地足使美國艦隊可以安心。波羅的海艦隊東航時所鬧笑話，諒為讀者所記憶。自李巴（Lisbon）軍港出發後之波羅的海艦隊，沿途提心吊膽，誠恐敵艦之來襲，而「日本水雷艇或隱於此地」之疑念，時時威脅波羅的海艦隊將士，致使將士無一刻不在緊張狀態之中，終至將捕魚於哈爾（Hull）灣上之英國漁船，誤為日本之水雷艇擊沈數艘，引起一時糾紛。此種事實，自非身歷其境者觀之，原覺可笑。但自俄國波羅的海艦隊海軍自

身觀之，亦不能謂爲完全無理。吾人今苟以美國今後情形與俄國艦隊當時情形相較，對於美國艦隊之繞道南美，其危險如何，思過半矣。

今日最爲發達之潛水艦，決非日俄戰爭當時兒戲一類之潛水艦所可比擬。苟排水量二千噸，續航距離二萬海里，押川春浪之傳奇小說中亦經出現之怪物而潛伏於海底，縱橫無盡，以制敵人，則舳艫相接之美國大艦隊，正此縱橫無盡之怪物之最好目標。尤因南美西北海岸，距日本之南東委任統治諸羣島，僅六千五百海里乃至七千海里，日本之潛水艦，即無中立國之港灣可以利用，亦易接近美國艦隊之航路。諸君固知南美一帶，有無人羣島加拉巴哥斯，如情勢必要，此外亦不乏隱遁之所。又中立國中拉丁系之弱小國家，對於美國，亦無好感之可言。日本苟決意轟擊，則三四艘之潛水艦，南美一帶，任何地點，均可常駐。吾人苟就此種情況考察，則波羅的海艦隊，固於相隔波濤萬里之北海，即已戰戰兢兢，不克自持，則迂迴南美之美國艦隊，亦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矣。蓋前者固懼變生於萬一，而後者則懼變生於必然。故由此意義言，聰明之美國人，其所以寤寐不忘巴拿馬之防備者，良有以也。

日本與美國之間，苟成不能不戰之形勢，則謂日本不選此最善時期以與美國戰者，謬也

。兵凶戰危，固應力避。但不能不戰之時期而躊躇逡巡，徒將戰爭慘禍，愈爲擴大而已。

日本苟不誤開戰之時期，即可以短縮戰爭之期間，而著者且信日本或更可創造平和，亦未可知。蓋日本於最善時期起與美國戰，則美國之戰艦十八艘，即不能全數駛入夏威夷之真珠港。以目下美國海軍素質之惡劣，更加以艦隊上之數目的損失，則日本海軍之全勝，可操左券。苟美國艦隊而完全喪失，或遭受與完全喪失相等之打擊，則無論美國人如何剛強自傲，亦無戰爭餘地。日本方面即無一兵上陸，亦可使用極強武器之飛機。苟日本之航空母艦自由駛近美國海岸時，於便宜之候，選便宜之時機，放出多數飛機，空襲美國之海岸都市，則美國除放下屠刀，遣使乞和外，蓋無他途。苟敵人海軍而完全喪失，則大海之上，日本皆可自由。敵人不能擊沈日本之商船，而日本則可以封鎖敵人之商船，不使其出外洋一步。敵人對於日本不能加以一彈，而日本則可爲所欲爲。敵人方面徹始徹終均受攻擊而不能還手，日本方面，則自始至終均爲優勢之戰爭。當此時機，無論美人如何好戰，對此愚蠢戰爭，而謂能繼續相持者，未之有也。

世有每遇一新銳武器發明，遂過量重視該武器之效果，而蔑視一切既存武器之效力者。

例如：法國海軍當潛水艦發明時，海軍總長阿西拉爾阿瓦氏於狂喜之餘，遂謂：「此爲法國

而發明之武器也。有此武器，其他皆不必要。其後潛水艦雖有長足之進步，但至今仍不過爲輔佐海軍主力之一種補助艦。世又有唱飛機萬能論者，例如：密宅爾大佐，長岡將軍，即其中之皎皎者。彼輩意見之中，固亦有足傾聽者，至彼等因過度重視飛機之效能，遂謂以前之一切軍艦，皆成無用長物，此則不能令人輕易贊同者也。依著者所知，目下之飛機，尙未達制人死命之程度，正當之戰爭，尙有待於戰艦巡洋艦之應用；戰艦巡洋艦予敵以巨創後，作最後之壓迫者，乃爲航空機。如在往昔，不能不動巨萬陸軍之時，今則苟有五六十架飛機，即可完全將事。唯飛機之在今日，固爲最可恐怖之武器之一，但在飛機之行動半徑尙不能擴大至今日之二三倍時，則飛機即不能成爲戰鬥之中心武器。即以目下之狀況言，借令日本飛機欲威脅美國海岸，勢不能不使飛機之根據接近美國，更不能不使航空母艦接近美國。欲使航空母艦接近美國，則擊破敵人艦隊，自屬必要，而擊破敵人艦隊，又非有賴於友軍之艦隊不爲功。世之唱飛機萬能論者，對此平易之理，亦已忘懷，徒喋喋於飛機之效能，吾人即謂彼等爲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當亦無辭以自解也。

日本苟於最善時期中起而與美國戰，而其所不可忘却者，即以最少犧牲，收最大效果，勝利榮冠，必確信其歸諸日本是已。苟日本而躊躇逡巡，逸去最善時期，即必然之時機亦故

擲於不顧，洎至最惡時期，方與美人戰，縱令終局仍爲日本之勝利，但收功既少，犧牲必大，而日本所蒙之苦痛，恐將難以言語形容矣。值斯時也，日本人爲國家前途計，不能不效鎌倉武士之態度，以身殉國，以當強敵。曾記八百年以前，日本人尙阻止大蒙古之遠征軍於九州之一角。苟當年意氣尙未喪失，借令在最惡時期開戰，日本亦有十分勝算之把握。蓋日本所有之卓越的戰略地位，即使日本置於難攻不落之地位之重大理由也。

第十五章 最惡之開戰時期

苟日本於最惡時期，起而與美國戰，則美國之強大艦隊，必於此時入菲律賓。美國艦隊在菲律賓與夏威夷，對於日本，不啻予以重大之威脅。蓋美國艦隊得在兩根據地之內，則日本之戰略的形勢，頗爲不利故也。

菲律賓之馬尼刺港，距佐世保，海程約一千三百里，而距橫須賀港，則約爲一千七百海里。距離如此接近，是美國艦隊行抵馬尼刺時，日本本土自西南以至東北之海岸綫，均完全爲美國艦隊活動範圍所包括。若台灣一類之小島，直美國艦隊俎上肉耳。同時美國艦隊必於夏威夷停駐期間，遮斷最爲安全之黃海以南航路，使日本至南洋，澳洲，印度，歐洲之海上

交通，完全停滯。易言之，即美國艦隊移住菲律賓濱時，日本自南西以至南東之海岸綫一帶，即成被封鎖之形，而海外交通，除日本海與黃海之一部外，殆已完全斷絕。此種情形，寧非不可輕視之大事而何？特因美國之強大艦隊，如在菲律賓濱，則台灣之不守，固無待論；即九州，四國，日本本土何時遭受敵機空襲，亦殊不可料；此時之日本，苟無海軍艦隊存在，則縱有一千萬之陸軍，執戈應戰，而戰爭結果，亦歸敗北。所幸日本艦隊健在，故美國尙不能制日本之死命也。

以戰爭屈服日本之方法有二，其一即運送陸軍，佔領日本首都及重要地帶；其二即運送海軍，封鎖日本海岸。唯第一方法在實行上爲不可能，無已，祇得實行第二方法，封鎖日本海岸。唯封鎖日本海岸，如僅限於西南以至東南部分，實際上尙不足威脅日本之存立，如欲威脅日本之存立，必須遮斷日本與大陸之交通。信能如是，一方略奪黃海之制海權，一方更進而奪取日本海之制海權。如其不然，則日本與大陸之交通，依然不斷，而日本之必要食糧物質，均可繼續自大陸輸入。歐洲航路，一時雖告停止，而西伯利亞鐵路，則依然開行。西伯利亞鐵路而依然開行，日本與歐洲之交通，自屬無法遮斷。情形如此，是在菲律賓濱之美國艦隊之當面問題，即在以如何方法，遮斷日本與大陸之交通，使日本大放悲鳴，哀告乞和。

唯此種情形，殊難辦到，吾人即謂爲不可能，亦不致錯誤。此蓋天之所以與日本者獨厚，而爲吾人所不能不竊自慶幸者也。

吾人試一翻閱遠東地圖，可知日本與大陸交通路之一之黃海，係由澎湖列島，台灣，琉球，西南諸島及其他無數島嶼之連鎖，與外洋隔絕。而馬公要塞，可抑南來之敵於黃海南關，奄美大島及基隆要塞，可阻東來之敵於黃海東門。於此種形勢之下，苟日本海軍一如歐戰當時之德軍，以封鎖波羅的海入口之手段，敷設機雷於此無數之島嶼間，以飛機潛水艦監視敵艦之進航，則美國艦隊，有何方法可以威脅黃海中之日本交通？尤以黃海水濁，深度極淺，乃潛水艦蟄伏之唯一無二之場所。至於日本與大陸交通之另一路——日本海，更無受美國艦隊威脅之可能。蓋強大之日本艦隊一日未消滅，美國艦隊而欲通過壹歧對馬二島監視之朝鮮海峽，則非下與洛節維斯特維斯基艦隊同運命之決心不爲功。又美國艦隊欲以自己強大之威力，封鎖日本艦隊之出動，並驅日本艦隊於何處之根據地，而使其無所措手足，此在美國艦隊之現有勢力，斷然不足。英國海軍中將巴拉德氏亦謂：「欲封鎖日本，至少非有三倍日本海軍之實力不爲功。」所謂三倍日本海軍之實力，乃一種妄想，不足深論。吾人即就美國海軍之實質言，亦可知與日本海軍相伯仲之美國海軍，若不顧自己實力，而起封鎖日本之非

分妄想，則其結果將如知攻而不知守之拙劣圍碁，當意中以爲業制敵人死命之時，即自己死命已爲敵人所制之日。著者或不免有過於樂觀之誚，亦未可知。但著者相信，日本與大陸交通之保全，苟有若干之奇襲艦艇與若干之飛機，則萬事皆就，一無所恐矣。

設日本與大陸之交通而不能遮斷，則在菲律賓濱之美國艦隊之任務，或當於可能範圍以內，從速尋出日本主力艦隊所在，於有利狀況下，決一雌雄。苟爲情形所許，或當全滅日本艦隊。唯吾人須知：戰與不戰之決定機會，常握於日本艦隊手中，吾人如言其極端，則日本方面，一方可強敵人爲不願戰之戰，一方可避自己不欲戰之戰；日本艦隊可充分利用攻擊的防禦之策戰，於無絕對戰勝之自信以前，悄然潛伏於或港灣之內，即使敵人如何挑戰，亦不爲所乘。此時美國艦隊因日本艦隊既不出而應戰，結果當然僅能利用飛機，攻擊日本都市，砲轟日本海岸，敷衍一時，再循舊道折返菲律賓濱。此種情形，若行之至再，則取守勢之日本艦隊安然無恙，而取攻勢之美國艦隊，則不斷感受危險，立場亦因以極爲不安。苟日本艦隊於此時捉住何種良機，大舉挑戰，則美國艦隊不問欲戰與否，亦不能不出而應戰。苟美國艦隊出而應戰，則此時美國艦隊之立場，較之以真珠港爲根據地時，尤爲不利，而勝利之可能性，亦大爲低減。蓋在真珠港場合，戰場即位於太平洋正中，戰場既位於太平洋正中，則日美

兩國因戰場而受之利益，即屬平等。苟在菲律賓場合，則戰場必在日本本土附近，而日美兩國因戰場位置之不同，所受利益，自當差異。例如：交戰結果，苟為日本艦隊不利，日本艦隊即可毫不躊躇，避難於本國之安全地帶，而美國艦隊如在不利場合，即無安全地帶可避。故就此意義言，日本艦隊之戰敗，非真正之戰敗，而美國艦隊之戰敗，輒有成為真正戰敗之危險。故此時美國艦隊之立場，實不能不謂為非常重大也。

因戰場近於日本本土，日本艦隊所受之利益，尙不止上述一端。此外日本海軍，尙可舉全國所有艦隊參加戰爭。美國方面，雖有驅逐艦三百艘，潛水艦一百三十艘，但其中可送出西太平洋者，兩種合計，謂為能達一百四五十艘，即為上乘。日本方面，因與戰場相近，凡有軍艦之名者，概可送出戰場，借令其中有不能抵擋一人者，但亦可抵擋半人乃至三分之一人之勢力。目下日本之驅逐艦潛水艦兩者合計，約二百艘，此二百艘艦艇，全部均可參加戰爭。波羅的海艦隊之所以破壞無餘者，日本驅逐艦潛水艦全部參加戰鬥，要亦為原因之一。本書第十章至第十三章中，著者對於美國海軍武器及人員，曾詳密加以實質的觀察，並判定日本借令立於絕對對等之立場以與美國戰，日本亦無恐懼美國海軍之必要。今戰場既近於日本，而日本所蒙之利益，苟為量甚大，則著者即苦無發現日本戰敗之理由。德國之海軍士官

亦謂：「日本之海軍士官，均相信彼等可以戰敗德法美之海軍，交戰時對於攻勢的防禦之策戰，將彼等優勢的戰略地位給與彼等之有利機會，亦一併算入，即對英國，彼等亦有同樣之自信」云。——著者茲立於確實根據之理由上，擬乘此機會，對我堅確自信優勝之日本海軍有爲將士，致其最大之敬意。

苟日本選最惡場合起而與美國戰，則此時之日本國民，不能不充分養其忍耐力，受相當之犧牲。至欲一舉破敵，則日本艦隊之輕舉妄動，尤宜深戒。敵爲誘出日本艦隊，或當砲擊日本海岸，空襲日本都市，日本艦隊與日本國民，苟於此時一一發生反應，羣情騷然，則無論如何沈毅之名將，將難保其不喪失自信，採取不利之行動。至於戰術之中，雖亦有所謂「剝皮切肉」之戰法，但日本國力，姑無論如何薄弱，多少之空襲與砲擊，決不能制日本之死命。尤因強大之日本艦隊尙儼然存在，彼敵人度亦不敢採此旁若無人之態度。苟敵人之砲擊空襲而僅在威嚇，則損害亦復有限。依極端論者之言，謂日本自始即可以機械水雷奇襲艦艇，行嚴重之自己封鎖，確保日本與大陸之交通，此種戰時狀態，如行之五年十年，則遠來之封鎖艦隊，必因常受奇襲，與巨額戰費之浪費，而因罷竭蹶，自行求和。此種主張，如自日本之戰略的地位言，亦有相當理由，不能概以矯激之見斥之。唯不戰而勝，此乃斯拉夫一流

之根性，或非所望於日本人者。吾人爲鼓舞日本人之意氣，無論如何，首宜開始戰爭，苟「佔領菲律賓濱」、「攻取甘模島」、「美國亞細亞艦隊全滅」而能實現，則日本國民之意氣，愈爲興奮，此後戰局，亦必漸漸有利。若日本自始即採消極被動之戰法，日本人之意氣，即陷於銷沈，自暴自棄，頻將可以戰勝者轉成戰敗。唯其情形如此，著者所以祈望日本絕不能選最惡時期而與美國戰也。

苟日本於最惡場合與美國戰，則日本人無論如何，應有死守本國之決心。感受苦痛者，當爲美國，或非日本。蓋居菲律賓濱之美國艦隊，借令不斷予日本沿岸以威脅，倘地點適在日本近海，則何時遭受日本奇襲艦艇之襲擊，殊不可知。美國艦隊無論何時均應以最高速度，往返於海洋之中。燃料既須多費，將士亦易疲乏，艦艇更易損傷。且因美國艦隊疲於奔命之故，最後或放棄一切，亦未可料。唯此種情形，尙就美國艦隊全體具有足以對抗日本艦隊之勢力言；若美國艦隊勢力分散，即不免有被優勢之日本艦隊各個擊破之虞，故美國艦隊勢不能不全隊採同一之行動。但全艦隊集中一處，正爲日本奇襲艦艇之最好目標，處茲矛盾困難紛至沓來之境，美國艦隊果以何法自救，實爲一極大難題。苟彼等而一度爲日本艦隊所敗，則較諸停泊夏威夷時，尤爲悲慘。蓋馬尼刺灣內，既無大船渠之設備，一度敗衄之美國艦隊

，只有懸軍萬里，了無歸宿。吾人姑退一步言，承認馬尼刺可以收容大軍，菲律賓地廣民衆，其其一隅之力，而養美國大軍，不斷的補充大艦隊之軍需糧秣，實非易事。至於戰費之浪費，當達驚人之數目。吾人今姑假定美國之富力爲無限，但舉無限之富力，以從事於無效果之戰爭，殊非稍具常識者所能出此，是勢不能不急求與日本艦隊決一死戰。此時，態度最易失其鎮靜，而戰爭形勢，或趨有利於日本。而久經雌伏之日本艦隊或當出而作戰，一舉擊滅之。自投羅網之美國艦隊，除甘爲海底之藻屑，或忍辱高揭XGE降服信號外，恐無良策以自全。故就此意義，日本選最惡時期起而與美國戰，或反能決最後勝敗之效果，亦未可知。

在菲律賓濱之美國艦隊，苟受創至於不能再起程度，則此後戰局，當然可以順利進行。日本此時已無可恐怖者，即佔領菲律賓，攻略甘模島，亦屬易事。日本固無急進之必要，亦無狼狽之必要，儘可以最善之策戰與方略，悠然講求足以制美國死命之萬全手段。至於太平洋之驚濤駭浪，則復返於未戰以前之靜寂，而日本艦隊所至，宛如駕輕車，馳大道，毫不感行路之難。事果至此，而尙致疑於戰爭大局之勝敗者，是不知戰機作何解釋者也。

第十六章 難攻不落之日本

著者分日美戰爭爲三種場合，而豫想其戰爭之經過。在此三者之中，無論任何場合，著者認爲日美兩國艦隊苟以兵戎相見，其最後之勝利，終歸日本。至其原因，要不外日本之優秀的戰略地位，有以使然，而今日之列強中，亦未有難攻易守如日本者也。今日外國之軍事專家，自軍事的立場觀察日本之地位，輒謂日本居優秀之戰略地位（Magnificent strategic position），又或謂爲難攻不落之日本（Japan's military impregnability），此種批評，決非應酬語。故日美之間，苟發生任何事件，一般暗於軍事之美國政治家及新聞記者，雖大放厥辭，以「征服日本」「脅懾日本」之言恫嚇日本，但通於軍事之專家，則咸取對日避免戰爭之態度。例如：第九章中，吾人曾述及加爾佛尼亞事件。當該事件發生時，大總統威爾遜氏，亦與一般門外漢同其意見，謂以美國之偉大國力，必可擊破日本，而海軍部之首腦者海軍總長達尼厄爾斯，則反抱不安之態度，認爲事件重大，不可輕舉。諺亦有之：「盲人畏蛇」，誠以茫於事情者，雖可行險徼倖，而明白事情者，則不能妄抱樂觀。日俄戰爭時，明瞭日本實狀之克魯泡特金將軍，終始爲有力之非戰論者。而茫於日本事情之俄國宮廷

高官，則過信歸自遠東之阿勒克西夫之大言，致遭空前之敗北。——故戰爭如何方能制日本之死命，乃美國軍事當局之難題。

使日本之戰略的地位誠居優秀，有兩種理由，可得而言。其一，日本乃與大陸相離之島國；其二，日本之位置，對於來自東南之大敵，相距頗遠。讀者深知：日本北方，無敵人來襲之虞。借令蘇俄欲南侵日本，但大軍經過冰天雪地，恐爲事勢所不許。故日本而欲確保自國之安全，苟於西南東三方面嚴防敵襲，即無大患。又西方由亞細亞大陸進攻日本，無論如何，均須渡過大海，而渡洋作戰，即拿破崙之天才，與德國之軍力，亦均不能染指於隔一衣帶水之英國。再則日本位置，較之英國爲優，西北有日本勢力範圍之滿洲平原，西有朝鮮半島，可爲屏蔽，並使東向之敵人，不能接近日本本土一步。又自西而來之敵人，其海上勢已因中日俄兩戰役而完全消滅，故現在之日本，其西方即謂已完全絕對安全，亦非過言。至於東南方面，因可侵略日本之勢力，均相隔甚遠，故此兩方之敵人，苟欲進攻日本，必冒非常之危險。懸軍萬里，竭盡心力，結果即幸能接近，而南方入口，有台灣海峽在，絕不能向北侵入一步。至於東方，則吾人已於前數章中，屢屢提及，所謂日本羣島外壁之小笠原羣島，南洋委任統治諸島，均連續存在，遮斷敵人來路，形成第一防綫。吾人今姑假定第一防綫

已爲敵人所破，此後敵人果欲進而攻擊日本本土，則敵人方面最爲緊要者，非謀得一根據地不可；今又假定敵人已謀得一根據地，但維持日本生存之大動脈——日本與大陸之交通，苟未切斷，即無無條件使日本屈服之希望。尤以戰爭定理，苟欲進占日本本土，無論如何，當需絕大之陸軍兵力，而輸送此絕大陸軍兵力者，僅大陸方面有此可能。但大陸方面可謂絕無海軍力，而擁有強大之海軍力之南東勢力，則又無輸送大陸軍之可能性。例如：南方之敵而果爲英人，則望其編練莫大之陸軍，輸送遠東作戰，無異痴人說夢。如美國方面，運送十萬陸軍，進攻日本，則運送船方面，即需一百八十萬噸。今姑假定美國進攻日本之陸軍，爲數達二十萬，但二十萬之陸軍，何能損嚴陣以待之日本三百萬大陸軍之毫末。再則美國陸軍於慘淡經營之後，方得進至日本近海，苟彼輩之唯一上陸地點——伊勢灣口敷設機雷，則彼輩除束手悄然而返外，有何方法？至關於防護日本本土，不使敵人侵略，則謂不須多數海陸軍之論者，亦大有其人。例如：胡勒奇爾提督，即謂：「戰時之日本海軍，對於自國之安全，無顧慮之必要，即舉全力以從事於海外之攻擊，亦屬可能！」此種論調，或尙不足說明日本之優秀戰略的地位。吾人苟自軍略的意義言，則神之所以垂青日本帝國者，實深且厚。唯神之垂青於日本者，有如此之深厚，故征服世界大部之蒙古軍，獨對日本，不能爲所欲爲。日

本人允宜善用天惠，期於萬全，實行自國所負之使命焉可。

凡欲征服日本者，必先派遣遠征軍，唯派遣遠征軍之國家而爲弱小民族，則其不能克奏膚功，自不待言。即派遣遠征軍之國家，陸海軍之強大，一如日本，而其戰略的地位，果置諸不問，而亦無勝算之可言，其結果未有不棄甲曳兵而走者也。漢尼拔失敗於遠征羅馬，拿破崙失敗於遠征俄羅斯，豐臣秀吉亦失敗於遠征朝鮮，吾人即以此數例，亦可知遠征者無論爲如何之軍事天才，亦終不能變易天命。苟再自海戰史中之實例觀察，則普魯士之克塞爾克斯艦隊，敗於薩拉密斯海戰，西班牙之無敵艦隊，敗於格拉柏林海戰，俄國之波羅的海艦隊，敗於對馬海峽之戰。蒙古大軍，曾一度征服南海弱國爪哇，征服以後，轉瞬又復失敗，返還中國。與上述海戰相較，形勢上不啻英人與波爾人戰，自戰局觀察，勝利自屬英人。但英人爲求獲得勝利，曾苦心孤詣，慘淡經營至長久期間，方克有成，此世界周知之事實，無待深述。洎至最近，情形亦復相同。例如：歐洲大戰當時，英國爲攻達爾達納爾斯（Dardanelles），曾運送大批海陸軍人，而結果艦艇喪失者，爲伊爾勒泊斯第朴爾等四艘，而軍人之喪失，亦無慮十餘萬。又摩洛哥里夫族王阿朴德爾克利姆率少數土民軍叛亂之際，派遣鎮壓之西班牙法蘭西聯合軍，歷演丟醜之敗北，屢成議會中之糾紛問題。故遠隔本國而與敵人作

戰之困難，徵諸以上實例，亦極明瞭。

有名之排日論者波拉氏，對於巴黎和約之結果，曾鳴其不平曰：「不知自醜之日本人，苟堅執主張南洋諸島之委任統治，應於其頭上加以一擊。」依著者觀察，爲滿蒙所迷而失其心之正之美人，允宜冷靜其發熱之頭腦，重新觀察日本所有之地位與實力。依克洛伊所斯之富，斷不能屈服貧乏之日本，過剩黃金，恐爲腐蝕美國骨髓之毒藥。美國外部縱無強大之實力，加以壓迫，但最近將來，美國內部或將起解體作用。富雖爲獲得力之一種方法，但富非即力，美國誤信富即力，故錯誤之一切危險，潛伏於是。古代之菲尼基人固集世界之富於一身，但以後殘留者何物？加爾塔俄愛財如命，吝惜軍費，結果僅促其崩潰之早現。現代之美國，吾人即謂爲實極偉大，亦無不可；但因其擁金聚富，遂謂彼之力量，可以壓服一切，誠屬大誤。蓋七萬五千之波爾軍隊，尙可與八十九萬之英國軍隊對敵，而況日本人一方既非波爾人可比，一方又有天險可據，且擁強大之海陸軍，有完全之組織與訓練，有近代國家之實質；夫以如此強大之國家，而謂能因美國之攻略，易於淪陷，有是理耶？日本者，難攻不落之國家也。具有確保不敗之地位，苟有一國焉，而敢染指於日本，是徒自速其亡而已。美國僅以二十世紀之羅馬帝國自任，但爲之計，允宜放棄其對遠東之無理的妄想，將亞細亞之無

「委諸亞細亞，使日本得求其自由生活之道。如其不然，徒貪與自國生存無關之餘利，其不因此餘利而喪失其繁榮者，蓋幾希矣。吾人顧名思義，深覺太平洋之波濤，能否永久太平，端視美國及美國之反省如何以爲斷耳。」

著者嘗考世界三大強國之中，苟日本而與英國同盟，則屈服美國之事，蓋非至難；又日本與美國同盟，則毀滅大英帝國之偉大組織，亦可辦到；唯英國與美國同盟，未必即可降服日本。至對日本實施攻擊，英國究能與美國以若何之助力，殊爲興味深長之問題。苟英國之態度而稍有可疑，日本或將起而奪取香港。香港若爲日本所得，則英國海軍前進根據地所餘者，只有新嘉坡。形勢至此，是派遣遠東之英國艦隊，即以新嘉坡爲根據地，進窺日本之南門，夏威夷之美國艦隊，以真珠港爲根據地，窺伺日本之東門，則日本陷於不能不同時邀擊兩方進迫之敵人。唯吾人須知：英國可得而派遣於遠東之艦隊，亦自有限，其勢力蓋亦不足令人驚訝。蓋英國而果將全艦隊派遣遠東，則本國之防備，即形空虛，而居於德巴海峽之法國艦隊及航空機，即可進窺英倫三島；英國爲國防計，至少須留全艦隊之大部，用固國防，是其所得派遣遠東之艦隊，自不能單獨進攻日本。英國派遣遠東之艦隊既不能單獨進攻日本，則日本對於英國艦隊之進攻，即可恃其天險，從事防禦，而艦隊主力，先用之於美國艦隊

之擊破。英國艦隊之參加戰爭，其足以苦日本者，固大異於僅以美國爲對手之場合；但嚴密言之，亦非足以動搖戰理之根本大問題。因新嘉坡之位置，位於日本本土之南，相距二千七百海里，苟日本而堅守香港與菲律賓濱，決不放棄，則英國艦隊，除遙望香港天空，切齒扼腕外，蓋無善策。又或戰局經過，似將不利日本，則日本艦隊，即可退至最後防綫，發揮所謂攻勢防禦之真諦。當此之時，龐大之英美艦隊，或當追蹤進迫日本近海。但彼等之追蹤進迫，形式上雖如饑狼餓虎，而實際則不過蜀犬吠日，狂吠之後，彼等自知此天險無比之島帝國，無論如何，均不能爲彼等所攻破。蓋達爾達納爾斯海峽無與日本相等之海軍，英國攻之，尙演敗北之醜態，今姑假定以盎格魯撒克遜聯合之力，進攻日本，亦斷無制日本死命之理。比特金嘗言：「今日日本兼備戰前德國之陸軍，英國之海軍，及美國地勢上之孤立。」(Japan today Combines the military power of old Germany, the naval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magnificent iso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蓋有由也。

以上所述，實已連篇累牘，然著者用意，要不外說明美國海軍，無論如何強大，均不足征服日本，而日美兩國艦隊，苟以兵戎相見，則勝利必歸日本。苟著者之言爲可信，則日美相戰，日本無戰敗之憂，固已昭然若揭。但日本之不敗，不能即謂美國必敗。吾人苟更自戰

爭目的言，戰爭目的之於日本，絕非重大問題。蓋戰爭目的，即可指遠東問題而言，苟日本而絕對不敗，則戰爭目的，自由由日本自由解決；戰爭目的而果完全操諸日本之手，則再與敵人以痛擊，自無此種必要。戰爭雖於形式上由他人排難解紛，而實質上則日本囊括一切。至於戰爭狀態，則無永久繼續之可能。唯日本苟欲強制美國力圖平和，日本似必採任何積極行動，方能有效。著者對此，擬於以下，少述卑見。

苟美國艦隊之主力，因日美艦隊之決戰，而歸覆滅，或近於覆滅，或封鎖於任何港灣之內，不能出外海一步，則此時之制海權，即完全歸諸日本，而傲慢不遜之美國，縱不欲乞和，但除乞和以外，亦無他途。又制海權完全歸諸日本之後，苟美國尙表示強硬，不甘停止戰爭，則日本艦隊即可橫行美國沿岸，妨碍其外國貿易，空襲其沿海都市，使彼不能不向日本乞和。唯日本而欲採此積極行動，自須有海軍根據地，方能利於兵戎，故日本於美國海軍喪其活動能力之時，即應進攻夏威夷，作日本艦隊東征之前進根據地。

唯美國海軍喪失其活動能力之後，日本海軍佔領夏威夷之舉，亦非輕易可以將事者。蓋夏威夷之爲太平洋中之直布羅陀，吾人已於前數章中言之，唯吾人更從他方面言，夏威夷除爲太平洋之直布羅陀外，又爲無後方補給地之絕海孤島；唯其如是，故日本可以不必急焦，

悠然準備進攻。進攻既行，夏威夷防軍因疲交加，除揭白旗以降外，蓋無他途。關於夏威夷之佔領，依據一九二五年夏威夷攻防演習所想定，假想敵除攻擊馬威，拉乃，摩洛開三島外，四萬陸軍更於阿胡島之哈勒伊瓦海岸登陸。又據川島清治郎氏之記載，阿胡島之西北側，綿亘二十英里之陸地，誠爲絕好之上陸地點，侵略軍苟於此地上陸，絕不困難云。大戰中出版於荷蘭之匿名德人著述，亦謂夏威夷將不待日本海軍之努力，即歸日本人之手。蓋居住夏威夷之日本人中，頗多軍人。苟日本而欲佔領夏威夷，則居住於夏威夷之日本人，即可一舉將事云。依著者所知，夏威夷全人口約三十二萬四千人中，十二萬八千人誠爲日人，德人之奇突的想像，或亦有可首肯之餘地。唯夏威夷之日本人，乃封建的手無寸鐵之集團，以此集團而當配備坦克車，機關槍，堡壘之軍隊，其間究能成就何事，殊成疑問。自華德之假想戰中，亦謂有夏威夷之叛亂，唯不久即經削平。吾人今姑不問夏威夷之日本人是否能舉旗叛亂，抑或轉瞬即被削平，總而言之，苟美國海軍果喪失其活動力，則夏威夷爲日本所得，乃遲早問題耳。苟夏威夷而入日本之手，則廣大之太平洋中，即無一美國屬領，日本更可高枕無憂矣。

夏威夷若爲日本所佔領，則攻擊美國西海岸之日本海軍，不啻得一最適宜之前進根據地

。蓋真珠港與舊金山之距離，約爲二千一百海里，真珠港與洛杉磯之距離，約爲二千一百五十海里，而真珠港與西雅圖之距離，又爲二千五百海里，停泊於夏威夷之日本艦隊自可自由向美國西海岸出動。而忠實武勇之日本陸軍，或將如荷馬理所憂慮，一舉而蜂擁至華盛頓，奧林哥，加爾佛尼亞。於喜拉納維達山下，桑俄金河邊，高揭日章旗，屯營其間。唯此種事實，似亦不易實現。蓋美國海軍無論喪失活動之能力至若何程度，但自日本運送陸軍至美國之爲一場幻夢，亦猶自美國運送陸軍至日本之爲虛無漂渺，其不可能之情形，正復相同。故日本而欲屈服美國，殊無運送陸軍之必要，苟日本艦隊而有十六英寸之巨砲與爆擊機之強力的燃燒彈，或可屈服美國。美國至此，因無海軍力之故，言守不能，反攻無望，除啞然凝視敵人，任其爲所欲爲外，有何妙計，足以圖存？情形至是，無論美國人如何尊重自國體面，亦決無理由繼續此絕望之戰爭也。

第十七章 列國之嚮背

日本因其自身即立於不敗之地位，故無論美國軍力如何強大，均無屈服日本之理，關於此點，稍通事理之美國人，知之甚悉。一九二三年七月八日，美國政治協會（Institute of P.

alities)曾以日美戰爭爲討議之題目，有名之史特洛士提督亦曾列席，最後以「美國若無同盟國之援助，終不能屈服日本」之意味，通過一小心翼翼之宣言。其實此種意見之發表者，不獨美國爲然，即大部固執日美戰爭，必爲第二世界大戰之導火綫者，亦以此點爲其立論之根據。

美國以其單獨之力量，苟終不能令日本屈服，則唯我獨尊之美國，勢不能不低首下心，乞助他國。美國所首先求助者，自爲中國與蘇俄。又湯瑪士密勒博士者，創造排日論，體系井然，純粹無疵之排日學者也。吾人苟一讀其所著「亞細亞政策之衝突」，即可知彼爲美國代籌者，至周且詳。而日美戰爭時，美國所應採之外交方針，彼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

密勒博士之言曰：「當日美戰爭爆發，遠東國家中吾人最應重視其態度者，厥爲中國，西伯利亞，朝鮮。凡此諸國，目下對於日本，均抱有非常之敵意。戰爭期中，此等國家可作成一半圓，自亞細亞大陸，完全封鎖日本。……苟自大陸輸運而來之資源而被遮斷，一切鄰邦均起而反抗日本，則日本之對美兵力，蓋將大爲削減。」——彼立於此種見解之上，更論美國之遠東政策。彼謂：「美國方面最爲重要者，即與中俄兩國及朝鮮保持親密之接觸

l. (Keep in Close touch With Chinese, Koreans and Siberians.) 戰爭未起時，應以「

切宣傳手段，雖問上述諸國與日本之關係；戰事既起，立即供給武器，助成此等國家對於日本之武裝的反抗。一氏之說明，事無巨細，均詳加列舉，而實行之手段，方法，策略，亦靡不述及。至其要點，自以美國單獨之力，不能屈服日本，故煽動遠東諸國，反抗日本，使日本之唯一糧道——日本與亞洲大陸交通——完全斷絕。自華德氏亦以密勒計畫為藍本，描繪日美之假想戰爭，彼謂戰爭勃發，遠東天地即同時化為混亂之區，而中俄兩國，又堅決反抗，故日本軍事極感棘手。此種假想實行之際，能否一如美人之意，自係另一問題。但日美戰爭而果爆發，則美國必於此種方針下，運其手腕，採其行動，自大可能。至於日本方面，苟能豫想各種場合，未雨綢繆，則臨事之際，自無周章狼狽之可言矣。

吾人今苟對青年中國 (Young China) 之高飛的態度，加以觀察，即可知日美戰爭時，中國決不因美國之嗾使，便對日本採取敵對行動。而日本方面，苟見中國形勢不穩，自當立即出動陸軍，向中國出發；滿蒙方面，自不待言，即戰時日本所認為最必要者，亦將由日本陸軍佔領之。密勒博士亦謂：「宣戰之時，日本或當對滿洲，黑龍江省，東海濱省，及山東省，為軍事的佔領。」日本陸軍是否與宣戰同時，即行佔領上述各地，雖屬疑問；但大陸形勢果形惡劣，立即出兵佔領，則屬不易之事實。至於中國之反抗，殊不足為日本軍之障礙。

日本軍爲求應付中國之土匪軍，最高限度，以陸軍三四師團，河川砲艦三四艘，即綽有餘裕。苟中國仍冥頑不靈，不悟自己之非，則日本以斷然之決心，佔領長江以北之要衝，確實把握華北之大部，即無碍於大局。如極端言之，或反使中國人亦參加對美戰爭，亦難斷言。總之，如華北大部確實在日本掌中，則日本必要之物資，即可連年徵發，而一切資源之開發，亦可於軍書旁午之際，日本可任意爲之。青年中國無論如何盲從美國，但如彼等大導師孫文氏於其民族主義中所謂：「美國人本來是平等看待，沒有甚麼中美人的分別；後來美國大旅館，都不准中國人住；大的酒店，都不許中國人去吃飯」之正論，似亦有之。特因中國人最善打算，今姑假定中國受美國之煽動，妄信美國，但戰爭之中，中國必爲日本所苦。勝利即屬美國，而戰果亦必爲美國所獨占。倘美國敗北，則中國所得之報復，不啻予以致命之打擊；此種事實，中國人知之最深，計之最熟，故謂中國欣然出此愚劣之舉動，有是理耶？唯中國人行事，恒越常軌，而非非常情所可測，故關於中國之事實，無論何事，吾人既不能言其必有，亦不能謂其必無。總之，日美戰爭當時，中國之態度如何？殊無重視之必要。日本即視其行動如何，然後再謀對付之策，亦無不可。

密勒博士認蘇俄亦可爲美國友軍，吾人苟加以考察，便覺博士之任意鼓簧，令人啞然。

讀者深知：美國與蘇俄，現仍絕交，世安有與絕交之國爲友，共攻親交國之事。如其有之，是非常常識所可判斷之怪事矣。曾憶一九二五年一月，當日俄協約成立於北京之時，後藤新平氏曾謂：「日俄國交之恢復，實含日本確立太平洋政策之意義。」蘇俄政府機關報「真理報」亦謂：「日俄協約成立而後，日本方可埋頭於太平洋問題。」言雖婉曲，而其真意則不外表明「日俄間恢復邦交，則日本即可無懼美國之必要。」美人感覺雖鈍，似亦理解。故日俄協約成立，世界中最爲興奮者，厥爲美人。例如：路透社代表史理巴克亦謂「日俄條約之中，雖不含任何政治意味，但使盎格魯撒克遜世界，非常興奮。」自著者觀之，日美戰爭時，非蘇俄是否助美之問題，乃日本究能利用蘇俄至如何程度問題。蓋日本之立場，因蘇俄之嚴正中立，好意中立；或進而與日本共同行動，而大有差異。苟蘇俄而成日本之友軍，則牽制立於美國方面之英國，綽有餘裕。戰爭形勢若成日俄聯合以抗英美，則蘇俄之大陸軍，立可集中於奧克索斯河畔，越興都庫什山脈，續續侵入旁遮普平原，則英人所受之苦痛爲何如？英人知之最稔。現在印度形勢，實已非常緊迫，無時不思脫離英國之羈絆，如有武器輸入，即可蜂起，且不待外援，亦可成事。蘇俄苟於此時侵入，則數億印度民衆，必箠食壺漿，以迎俄軍，而印度全土，將陷於革命狀態。目下蘇俄對於英國之所急，知之甚深，苟英國而悍

然與日本爲敵，蘇俄即以其潛藏實力，攫取印度，故英國亦不可輕易決其進退也。

吾人即自蘇俄本來之理想言，彼輩或不致扶助資本主義國之巨魁，與輔車相依之日本結怨；蓋現代之蘇俄與美國，互立於支配未來世界權桿之兩極端，互爲昇降。尤以蘇維埃政權之終極目的，在於世界革命之實現，故蘇俄進行之道，亦在切斷支配現代世界之盎格魯撒克遜之鞏固連結，解放呻吟於窮極桎梏下之弱小民族，清算國家民族間之階級戰爭。蘇俄若左袒美國，以因日本，是對有力的友軍爲倒戈者，而對不共戴天之敵，則爲援助者。斯拉夫民族於陰鬱氣魄之中，有向理想之光，慕進之活氣，畢竟與功利主義之中國人不同。彼等之思慮雖極複雜，但實行則頗單純。苟至實行時，則結果如何？均非所問，必盡其力爲之而後已。至於蘇俄，則於西伯利亞曠野中，東進復東進之厄爾馬克侵略精神，與根絕羅馬諾夫帝權之列寧革命精神，性質上雖完全相反，而其究竟則皆由斯拉夫魂而生。又托爾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之偉大文學，使上述之神秘的二元主義，獲得明確之表現，實有不滅之價值。故凡深知此中情形者，決不信統一於蘇維埃政權下之蘇俄，可支持美國。善哉白蘭第之言曰：「目下蘇俄之眼光，雖注視於歐洲，而其靈魂則仍固著於蘇俄鄉土——亞細亞森林。」——天心苟不厭亂，日本於任何時期，立於震撼世界之神聖戰爭之先鋒，揭人種解放之大旆，以與

敵人周旋時，蘇俄與土耳其或當爲日本最有力之盟友，自動聲請獨當一面，亦未可知。蓋蘇俄與日本，形雖相異，而兩國所負重大使命之性質，正多酷似之點也。

日美戰爭勃發以後，立場最爲困難者，當爲英國。最近一般論英美關係而無正確理解之人，多謂興動兵戎，英國必舉槍口以向日本。此種觀察，理由極爲薄弱。曾憶一九二一年六月以後，美國大雜誌「國民」(Nation)，曾以數月時光，討論英美兩國關係之危殆，及相隔十餘年之今日，而英美關係亦未較前改善，故吾人苟以戰前之德國，認爲威脅英國霸權之競爭者，則戰後之美國，即爲支配英國運命之競爭者。竊嘗考諸最近十年之外交史，深覺老大英國，無一不受美國之壓迫，而一種瑟縮狀態，直似無所措手足。世界之經濟中心，早經離倫敦而之紐約，海軍力之絕對優勢，則更因華盛頓協定而早經喪失。英國二大殖民地之澳洲加拿大，則日與美國接近，儼有美國領土之觀。苟英國此後尙欲忍耐，則唯一方法，除絕對服從美國之外，殆無良策。「英國何處去？」(Where is Britain going?) 著者杜洛斯基(L. Trotsky)謂：「英美之協調，即戰爭之準備耳。」(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 is preparing the way for a war.) 吾人亦以爲當前之世界大勢，與其謂日美戰爭先發，勿寧謂英美戰爭先起。情形果如著者所料，則英美戰爭之於日本，誠爲不可多得之良

機。吾人今即將英美戰爭之是否先發，認爲另一問題，擱置勿論，但日美戰爭起時，英之助美，尤較英之助日，可能性爲少，此則著者所敢明言者也。

著者茲姑假定日美戰爭時，英爲美友，而一考其利害。

茲先就其利益方面言，利益方面第一浮游於吾人腦海中者，當爲極度弛緩之英本國與澳洲加拿大之關係較爲緊密是。吾人深知澳洲與加拿大，乃傳統的固執排日之國家；至如澳洲，則常疑心暗鬼，深恐日本軍自北來襲，並憂日本軍將以葡領齊摩爾島（Timor Island）爲根據。唯其深抱杞憂，故日美戰爭初起時，澳洲必獻策於英國政府，對日參戰，而加拿大對此獻策，亦必欣然贊同。英本國如容納澳洲加拿大之請，聯美以抗日，則澳洲加拿大感英國之德，愛戀英本國之情緒，自油然而生。美國因英國加入戰爭，不啻加厚其對日勢力，故美國之對英，當棄其從前壓迫態度，可讓則讓。美國如欲更進而得英國之歡心，則餌以利益，亦未可料。或對其窮困之貿易，稍稍讓步；或對其海上權，暫認其優越；或對其墨西哥之採油權，不再置喙；或對其近東之活動，不加干涉；或對其航行巴拿馬運河，與以特典。凡此諸端，苟在不傷美國利益範圍內，皆將用爲引誘英國之好餌。又以上諸端果能完全實現，是英國因援美所得之利益，不可謂不大矣。

以上所述，係英國因援美而得之利益，至於英國因援美而蒙之損害，亦相當重大。今爲避免繁瑣，爰分條縷述如下：

(一)英國因喪失東洋貿易之大半，及浪費巨額之軍費，經濟基礎恐不免有根本破壞之虞。是英國之對日戰爭，勝敗已不成問題，即大英帝國之鞏固連鎖，或將完全切斷。關於此點，杜洛斯基亦豫言：「世界一旦發生破綻，英帝國之連結，或當寸斷。」(At the first clash on a world scale the imperial band will Sand be snapped.) W。

(二)英國而與日本挑戰，則印度即不能不陷於非常危險之狀態。羅素所以謂：「印度之喪失，即英國之全滅 (After ruin)。」良以印度對於英國之重要，遠非澳洲及加拿大所可比擬。苟英國對日本表示敵意，則日本必以或種方法，努力攪亂印度；其間借令蘇俄不能直接以武力幫助印度，但武力之外，方法正多。至目下英國已竭盡心力，方能保持印度之統治，苟得日本之援助，其結果如何，吾人即觀於歐洲戰爭中往跡，可想而知。歐洲大戰之時，新嘉坡之印度輕步兵，揭竿蹶起，佔領亞歷山大巴拉克兵營，及兵營附近之彈藥庫，糧食庫，英國對此，因方有事於歐洲，不遑東顧，卒賴日本第三艦隊自香港馳往鎮壓，方得無事。英國人對此功勳，縱至健忘，但對歐洲大戰中尙須以二十五萬之大軍，鎮壓印度，則似不

致忘懷。故著者以爲爲絕對保證印度之安全計，英國或放棄徒擁虛名之澳洲加拿大統治權，亦未可知。

(三) 英國參加日美戰爭，有驅法俄二國投諸戰爭漩渦，惹起世界戰爭之虞。苟日美戰爭當時，法俄兩國左袒日本，則不唯印度之安全，絕對不保，即英本國之安全，亦毫無把握。讀者深知：今日之武器，異常發達，多佛海峽已非不可偷渡；而英本國之頻受侵襲，將如英國軍事專門家所憂慮者，「大英國人口最爲稠密之中心——尤以倫敦爲甚——數小時之內，將不免大陸飛機之空中襲擊。」(The most populated centers of Great Britain, and especially London, can in the course of a few hours be subjected to a murderous air attack from the European continent.) 此時英國，如尙以法國爲敵，則法國飛機將如蝗蟲，前來襲擊，而遠東復需大部艦隊，是則印度之安全，更不可保矣。

(四) 借令英國以美國友軍之資格起而與日本戰，如戰爭經過，不幸不能如英國所期望者，受其害者英國也；如戰爭幸歸英國勝利，而因此而大有所獲者，亦美國而非英國。特因日本戰敗，美國態度，將愈驕傲，而戰時英國所予美國之好意，皆將付諸東流，而旁若無人之態度，且將駕戰前而上之。故在今日，英人胸中如尙潛藏「此暴發戶也」之憤懣不平之情

緒，閉目一思，戰勝日本後之「美人」面貌，亦殊無可以爲美國搖旗吶喊之理由。

抑吾人苟將上述二種場合加以比較觀察，則日美戰爭時，英國應探態度，似當自決，不當爲外力所誘；其間借令發生不少痛苦，亦當嚴守中立，供給兩國軍需，以貨殖爲唯一目的。又龍虎相鬥，兩敗俱傷，正英國之所望。苟戰爭期間愈長，世界各國均捲入戰爭漩渦，則英國所期待者，將不外擇定適宜時期，出任仲裁，以和事老（Peace maker）自命。著者素信英人爲功利主義之信徒，故日美戰爭時，英國左袒美國之事，殊不可信也。

日美戰爭時，中俄英三國之態度既如上述，則世界之中，無論何國幫助美國，均不足以苦日本。吾人如露骨言之，歐洲列強中，固無一國不恨美國者。夢想理想主義之威爾遜出席巴黎和會時，克列孟索以隱藏冷笑之沈默迎之，魯意喬治則佯裝恭順，相與周旋；彼等於美國金錢勢力之前，雖不得已而俯首帖耳，但胸中所潛伏之憤懣，遇有機會，勢必爆發。又與美國關係最深之拉丁亞美利加諸國，亦知美人所謂汎亞美利加主義（Pan Americanism）背後，原有不寒而慄之帝國主義魔手，故對美國，咸切齒痛恨，唯無力自正面堂堂聲討，乃設辭作ABC同盟，以謀對抗。至恨美次骨之哥倫比亞，縱令吞聲忍氣，一旦美國旗勢果形不利，則望風轉舵之墨西哥人，或當認爲雪恨之良機，執干戈以驅此「北方傳來之敵」（The

migo Traditional del Norte)，亦未可料。故吾人就此種情形考察，是變生肘腋者，非日本乃美國。當時日本外交家如能適宜指導世界輿論，則舉世界以與美國爲敵，依著者所見，亦非難事。

美國國內，尙有一大瘡痍存焉。苟日本而以人種戰爭作宣傳之工具，則住於美國國內之一千萬黑人，將爲戰時美國極可恐怖之威脅。曾憶巴黎會議中，日本代表曾提出人種平等案，美國黑人極爲銘感。而黑人知識階級中，竟於解放黑人之偉人林肯肖像之旁，懸我牧野子爵照像。故凡知黑人對於白人之怨恨爲如何深切者，無不知美國實無可以安心之理由。名震一時之黑人革命黨領袖馬加斯加維厄氏，曾於其所辦雜誌「黑人世界」中，公言：「若將亞細亞漸興之軍國主義與現存歐美軍國主義對照，則黃白人種間之戰爭，殆難避免；而黃白人作戰之時，正我黑人爲自由而拔劍之日也」。日本人素極詳慎周密，自不致輕易宣言人種戰爭，使白人國咸爲己敵；唯美國國內，有一千萬反美者，吾人爲美國設身處地計，實極重大。歐洲大戰時，爲協約國服偵探之義務者，非德國系美人，而爲愛爾蘭系美人。此種事實，吾人若加以思索，興味實極深長。至以朝鮮友人自任之馬肯一流人物，雖亦謂日本國內，不乏朝鮮人，但住在日本之朝鮮人數，決不能與美國黑人相比。故著者以爲開戰時，美國必手

忙脚亂，對於一千萬黑人，急加以極度之監視與壓迫。

第十八章 無理由之恐美論

崇拜物神之原始宗教社會中，凡物體之龐大者，皆爲幼稚信仰之對象。例如：波里納西亞土人崇拜巨石，巴奇奧尼亞人崇拜巨樹，皆爲原始宗教社會中之崇拜物神；即在以文明自居之今日人類社會中，亦不能謂爲必無。例如：中國人認爲得意之看風轉舵主義外交政策，日本古諺中所謂「不與強者競」之功利主義處世術，吾人即謂爲一種巨物崇拜之結果，殆非過言。

日本之在世界中，猶之征服大哥萊亞思之小大維第（皆國名），小日本常不能不與大國戰。日清戰爭初起時，倫敦某雜誌曾以蜂刺獅耳之漫畫，諷刺兩國實力之不均。日俄戰爭時，日本與帝俄實情之對比，亦與日清情形相同。蓋自國土言，吾人苟謂帝俄爲巨鯨，則日本不過一沙魚。唯其大小懸殊，故戰爭未起前，一般日本人中，多懷恐怖之念。現時流行之恐美論，如必強吾人言其極端，則亦巨物崇拜之類耳，何有於理論之根據。蓋現代美國魁梧奇偉之相貌中，果潛藏若何實力，包隱若何缺陷，凡稍通美國事情者，靡不知之。

關於現代大哥萊亞思——美國——國土與富力之龐大，此地似無再贅之必要。唯一般怯懦者流，每見美國國土與富力所示之龐大數字，即現巨物崇拜之本性。日本國內固亦有對五比三之海軍比率，大抱不平者，但吾人苟一考美國國土約當日本之十五倍，美國國富約當日本之八倍之事實，似亦無大抱不平之理由。若僅依國土富力之數字，戰爭結果便可決定，則日美戰爭，初不待恐美論者之詳分縷析，吾人已知日本之必敗。唯戰爭終屬戰爭，借令金幣物資，車載斗量，終不能支配戰爭之結果。歐戰時，土耳其因為德國友軍參戰，屢陷苦境，尙破希臘軍於薩加里亞河畔，使希臘之一兵一卒，不能停留於亞納脫里亞（Anatolia）境內。凡因塞維爾條約而喪失者，終因洛桑條約而圓滿收回。金錢與物資若達必要程度以上，等於無用。進一步言，金錢物資過多時，反足弛緩國民軍隊之精神，而舉全力以與敵作殊死戰之勇氣，亦易於喪失。

恐美論者常謂：「論戰，日本或可獲勝，但日本財力，能否支持戰爭，誠未可知。此種憂懼，吾人苟自美富日貧一點觀察，或亦不得謂為無理；但讀者如熟讀以上各章，對於此點，似亦未必有憂懼之必要。蓋日美戰爭，即使係日本單獨對美，而所需戰費，日美之間，有莫大之差異。日本取守勢，戰爭性質為被動的，故所需經費較少，美國則反是。美國自遠地

進攻，積極備戰，非耗費巨金，不足成事。尤以美人性質，極好鋪張，苟可以壯表面之威勢者，則揮金如土，了不介意，故美國軍費，或當揮金如土，亦未可知。歐戰時，美國實際參戰，爲時不過二十一個月，而戰費支出總額，達四百六十億圓以上，一日平均支出，實達七千二百萬圓之鉅。然此尙係爲他人而戰，苟爲自國而戰，爲挑釁而戰，則軍費之支出，當然不止此數。總之，吾人對於美人之豪華，固不得不表示驚訝。至世界中反於美國之道而行者，首推德國。大戰中，德國爲同盟軍之中堅，鏖戰至四年半以上，戰費總額，不過六百六十六億圓，超過美國軍費，不過二百億圓。至於意大利，則爲數尤少，總計四十個月之戰爭期間，以軍費名目支出者，僅一百七十億圓。吾人若以日數計算，美意兩國之軍費支出，則美國每日之支出，約爲意大利之六倍。夫參戰時之美國，正因歐戰而乘機取利，故當時浪費，大可不必介意；唯軍費支出，果盡如是揮霍，則美國雖富，亦終有枯竭之一日。

關於日美兩國財富之總額，雖統計各異，無一定數字可爲標準；但就大體言，美國國富約爲七千五百億圓乃至八千億圓，日本約爲一千億圓左右。此種推定，果符事實，則美國所有之富，約爲日本之八倍。日美戰爭時，美國所需軍費如達日本之八倍，則日美兩國之經濟力，完全平衡。唯日美兩國所需軍費之比率，究爲幾何？無論何人，恐亦不能答覆。下舉實

例，自非關於軍事費之記述，唯以此例彼，亦可知軍事費一項，實無一定限度可以制限。歐戰以前，法國原準備足敷一年用之砲彈，但戰爭行將開始，豫定一年間使用之砲彈，僅敷數日之用。五十二個月間之交戰，法國軍所費砲彈總數，約在三億四千萬發以上，平均一日所費砲彈數目，實爲二十二萬四千三百六十發。即日俄戰爭時，日本軍全體所費之砲彈數，一百零四萬八千八百五十發，法軍僅於四日以內，完全放盡。職是之故，軍事專門家亦時生誤算，至微妙如日美兩國所需軍費問題，表面上雖非門外漢如著者所可了解，但就大體言，亦非絕對不可豫測者。

日本當戰爭初起時，必以陸軍佔領甘模島及菲律賓，自須相當軍費。唯佔領甘模島及菲律賓後，日本即無陸軍作戰機會，而海軍又皆隱於自國安全地帶，任警戒之義務，故日本所需軍費，爲數極少。日俄戰爭時，日本海陸並進，所需軍費，爲數甚鉅。日美戰爭所需軍費，若與日俄戰爭相比，頗占便宜；雖費金錢，但爲數不大。故判斷正確之德意志人，亦謂：「日本之根本方針，在於不拔一毛，佔領加爾佛尼亞，聖大衛島，薩摩亞以至菲律賓羣島。」日本果如德人所言，則美國究將如何？依著者觀察，絕不能與日本異曲同工。美國果欲一戰而摧毀日本，則無論美國好惡如何，均不能不向西進擊。縱使美國大艦隊僅達真珠港爲止

，亦不能不費巨額之金錢。吾人苟念及贍養離國二千海里之艦隊，則金錢之消耗，更不能有所顧惜。美國之造船廠兵器廠等，多在東部，糧食及其他軍需品須由東部運送，故美國之資源地與戰場之間，距離約達五千海里。以五千海里之距離，而欲戰時補給能圓滑進行，殊非易事。徵諸歐洲大戰經驗，亦可知以逸待勞者，固非勞師襲遠者所可比也。例如：歐戰中心，原在法德二國，故法德二國支出之軍費，較英爲少。英國支出之軍費，總額爲七百三十億圓，而法國則爲一百三十億圓，德國爲六百六十億圓。歐戰時美國所支出之軍費，所以如是龐大者，戰場遠在三千海里之遙，亦其一因。此種情形，即日美戰爭時，亦無以異。

日美兩國果戰，則兵員之薪俸與食料，亦有非常之差異。日本兵苟與以煙草麪包及飲水，即可飽滿作戰；美國兵非有日本小官吏之薪俸與日本宴會之飲食，將不能效命疆場。依據精通海運者言，美國國內，巨大而精緻之船舶，爲數極多，船中事務，類皆上等人所爲，然海運家一年辛苦，終無積蓄；推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固非一言所能盡，而最爲重要者，厥爲美國船員薪俸，較日英爲高。天下事恒可舉一例百，凡日本一圓可以將事者，美國非五圓不可。是日美兩國戰費之比率，著者雖不能確知，但就各方面彼我狀態參酌考察，姑無論歐洲大戰之際，美意軍費比率爲六對一，而日美戰爭之際，日美比率當爲一對五，蓋可逆料。如

此種豫想或不免過於樂觀，而日美比率，或爲一對二乃至三，則就經濟言，日本大可與美國一戰，且可與美國作持久戰。戰爭決非金錢與金錢之競爭，故於對方資源尚未枯竭時，亦可結束戰事。日本於戰爭初起時，苟得佔領甘模島與菲律賓濱，則其後即以普通人作戰，亦無不可。特因日本爲戰爭勃發而喪失之對美對加拿大貿易年額約七億圓，可以美國之對華貿易，印度貿易，南洋貿易相抵，故日本財政雖屬窮迫，終不致使可勝之戰爭，變爲敗北也。

日美戰爭開始以後，歐洲航路依然安全，日本生糸之對美輸出，借令一時停止，但有充分填補之餘地，此種事實，恐美論者不可不知。日美戰爭開始以後，所謂生糸不能出賣之議論，杞憂而已。蓋日美戰爭雖起，而西伯利亞鐵路仍可通行。歐洲航路如能安全，則日本生糸，可介或國，間接輸美。生糸滯銷，直接受害者，固爲日本，而生糸無從購求，直接受打擊者，則爲美國。橫濱碼頭而靜如死城，則巴德遜及其他絹業都市，亦未必有一個烟因可以吐烟。當前世界經濟，息息相關，無論何人，對此而不加注意者，未之前聞。吾人即退一步假定日本生糸之對美輸出，一時停止，但日本之東洋貿易，蓋將愈爲發展。吾人苟對美國之遠東貿易加以調查，可知美國對華貿易，約二億圓，對印度貿易，六七千萬圓，對荷蘭屬領印度，約二三千萬圓，對日本貿易，約五億圓左右，對菲律賓濱貿易，約一億二三千萬圓，合

計共達九億圓左右以上之鉅額。此九億圓之中，即將對日貿易之五億圓扣除，美國之輸出貿易，亦當受四億圓之損害。此四億圓之中，菲律賓之一億三千萬圓，因日本之佔領，大部分自屬於日本輸出，即中國之二億圓，亦將因日本之努力，而蠶食至一半以上，似非至難。故七千萬之日本人而能一致團結，兵士以槍戰，工人以斧戰，農人以鋤戰，則因日美貿易停止而受之損害，亦可以或種方法，謀其彌補。故日美戰爭時之日本，與四面爲敵包圍五十二月，中商業杜絕之德國較，則日本地位，即謂爲過於優良，亦非過言。

日本之經濟力，自表面觀察，似極可憂，若就實質言，則意外堅實。此種事實，即美人亦知之甚悉，故主張呼號非征服日本不足以謀美國之強大者，亦因有鑒於「武力不足征服日本，金力不足征服日本」之故，輒苦於征服日本之無術。關東大震災以後，日本之國際地位，一時有降至第三等國之風傳，當此之時，美國即乘機提出最後移民禁止法案，以苦日本。在美國之意，原以爲震災之日本，或無力從事戰爭，即從事戰爭，經濟力亦在所不許。其後因日本軍力健在，應半減之日本海軍，尙維持其固有勢力，而根本顛覆之經濟力，亦出人意料之外，迅速恢復；斯時之美國，其心竊憾嚮時假想之謬誤。故就此事言，日本於一定海軍力之外，應維持一定之經濟力，以與海軍力相輔而行。目下喧囂於日本國內之金解禁問題，

自國家經濟言，實爲一種變則之現象，自永久利害言，實爲國家絕大之不利。當斷行之時，無論如何，應將將來之日美關係，亦一併加入考慮，方爲上乘。至謂外國均已斷行，日本不能獨異，此種理由，毫無可以作金解禁理由之資格。良以外國原係外國，而日本則爲日本，外國之事情與日本之事情，自屬相異，苟以關係國家運命之大計，亦因外國之見聞以爲左右，則理之不可通，無有甚於此者矣。故日本之缺點，無論如何，當以無定見之模倣外國，爲最顯明。

以著者所知，世界中最初以日本之立場，比之迦太基者，當首推著「西歐之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之阿斯歪德斯裴格勒氏。唯迦太基之滅亡，其原因不在富之不足，當在富之過多。故就此義言，日本與美國之位置，恰與迦太基羅馬之位置，正相反對。故日本方面，決無憂慮自己貧弱之必要，蓋富雖可以振威容，但未必可以增實力。日本已有足與美國對抗之富力，此外若再加富力，事實上固不能謂爲不必要，但較諸增加富力尤爲必要者，則國民全體之緊張，與志向之樸實剛健是。至毫無理由之恐美論，應即拋棄，堂堂然言其所信，堂堂然行其所欲。

第十九章 日本不窮窘

著者茲爲啓崇拜巨物之恐美論者之愚蒙，爰就彼等所危懼之各點，闡發其無理由如次；恐美論者嘗謂日本之一切原料，均須仰賴外國之供給，苟日本而與美國宣戰，則一切原料，或將斷絕。其實日美戰爭起時，真正輸入斷絕者，僅南北美之貨物而已。南北美輸入貨物之中，日本最感必要者，當首推棉花。唯棉花之爲物，不僅生產於美國，美國棉花如不能輸入日本，則中國，印度，埃及棉花，亦未嘗不可代用；如謂慣用之棉花，不能更易，使生產上諸感不便，是亦不成理由。蓋忍此不便之犧牲，於日本並無大礙。況棉花果自埃及輸入，則埃及亦必購用日貨，則日埃貿易，決不僅二千萬圓乃至三千萬圓而已。日美戰爭爆發，日本正可利用此大好機會，謀日埃之親善。又購自中國，印度，埃及之棉花，如尙不敷，則東阿非利加之烏剛達方面，亦可購求。棉花之外，北美輸入之巨額小麥，木材，鐵，鉛，煤油，汽車等，亦非於他國絕對不能購買者；至木材之類，則於賤價時隨時皆可購買之物，故必要時，日本所堆積之木材，爲數當已甚巨。汽車之類，戰時所需數目，國內已足敷用，至一般需要，則獎勵自製，亦可應付。故就此點言，借令美國輸入完全停止，日本亦殊無何等

不自由之可言也。

恐美論者中，尙有引米及羊毛之供給不足爲深憂者。其實日本佔領甘模島與菲律賓，並困美國艦隊於夏威夷，使其不能西進一步，則日本南方航路之安全，自勿須顧慮，即澳洲航路，亦無不安。如尙有必要，即可向法屬安南，暹羅，英屬緬甸，購買米穀，向澳洲購入羊毛。米之買入，事誠出於不得已；至買入羊毛，著者以爲即暫時停止，或反有利於國家，亦未可知。蓋澳洲禁止日本移民，且設保護關稅，使日本貨絲毫不能輸入，無理至極。澳洲每年榨取日本數近一億圓之金錢，每一念及，輒覺現象大出意外。再則澳洲羊毛，如與美國印度輸入之棉花相同，精製之後，即輸出他國，亦未始無利可圖。不幸澳洲羊毛輸入之後，大部即消費於日本國內，而一切損失完全歸諸日本。日美戰爭時，設澳洲左袒美國，參加戰爭，日本之毛織工業，固受非常打擊，但日本自身即可減少巨大之浪費。又澳洲參戰而後，日本必不可少之毛線，即向英德兩國購買，亦可辦到，至於羊毛，則以或國爲中介，自阿根廷購買，當無困難。諺有之曰：「分婉較事前豫想者爲易」，日美戰爭中日本之原料供給，殊無深抱杞憂之必要也。

日美戰爭及其他重大之戰爭爆發時，日本與開戰同時，不能不有嚴格管理食糧與原料之

決心。蓋食糧與原料能嚴格管理，則目下不敷一年之用者，亦可供今後半年之用，而國家全體亦可謀極經濟之生活。又日本之主要食品——米——之產額，目下尙不敷全日本之消費，每年須自外國輸入二三百萬石。此後日本國民全體，如能稍加注意，則自給亦非不能。日本人生活，濫費極多。且因歐戰時獲得不義之財，於是人人均不知稼穡之艱難，徒騫驕奢。曾憶論述英國經濟窮狀不足憂慮之諾曼恩格爾氏，嘗謂：「巴比倫，羅馬亡後，而中國所以仍能屹然存立於世界者，完全因生活於單純經濟制度下之農民，對於進步思想之強制，毫不知所謂不平。」著者以爲現代之日本人，對於諾曼恩格爾氏所言，實有深切玩味之必要。即就質實的國民思想之再建言，日本亦應遭逢或種大變，使國民飽嘗艱苦。總之，日本人得天未免過厚，及今似有忘其所以之觀。故吾人認爲日美戰爭，對於日本人實有重大意義。

因戰爭斷絕供給，且時爲世人論點者，煤油是已。讀者深知今日苟無煤油，大軍艦即不能航行。戰爭初起時，日本之煤油供給斷絕，自不啻失却戰爭必需材料，其影響於日本之勝敗者，至鉅且大。目下日本海軍所用煤油，大抵仰賴於美國及荷蘭領印度之供給，每年輸入約達五六千萬元。日美交戰，則美國煤油對日輸入，自告停止，而日本所需煤油，勢不能不全部仰賴於荷蘭領印度，或其他外國。所幸美國海軍當其運籌沈思於夏威夷時，號稱遠東與

勒波里之扒里巴盤島，即謂爲日本之勢力範圍，亦無不可；又斯瑪特拉油田之供給地蘭加，坦覺巴勒，般勒般等地，均與日本相接，日本所用之煤油，購自緬甸之恩納亞，西尼打，亦無不可。如日本更能奮發有爲，則波斯灣頭之阿巴斯，原有豐富之煤油。總之，日本佔領甘模島，菲律賓濱，則可於任何地點，獲得所需要之煤油。

關於煤油之供給，最令人發生危懼之念者，即英國之參戰是。英若與美携手，而其有力艦隊，復盤據於新嘉坡，則新嘉坡以東，自不安全，而波爾納俄東海岸，亦不安全。尤因世界煤油，大半均爲英人所獨占，故以英人爲敵，則其勢力範圍內之煤油，絲毫不能供給日本。日本對此難局，究將採何方策，雖久成難題；但日本海軍方針，似於必要額外，每年購買五十萬噸，貯藏國中。唯貯油過少，決不能應長期間之需要。讀者深悉日本內地如越後羽後地方，每年亦生產二百萬樽左右之煤油，唯此數尙不足供國內需要四分之一。北海道台灣等地之油田，目下已努力從事開發，此外如再收買蘇俄北庫頁島之採油權，並於滿洲以頁岩乾溜方法取油，則戰時必要之煤油，大致可以敷用。美國方面，據傳平時需要煤油量爲七百萬加倫，戰時爲二千五百萬加倫；真珠灣貯油所中，常準備四百二十萬加倫之煤油。日本海軍所需之煤油，若與美國海軍相較，因戰略的位置不同，最大限度爲美國三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

一。如尙感不足，則最後方法，即依西伯利亞鐵道購入蘇俄煤油，亦無不可。總之，如放下算盤，則天下事無不可致者。故日本之煤油問題，毫無憂慮之必要。

恐美論者之又一憂慮，即美國原係富有之國，如戰爭一經開始，美國即可加工趕製飛機軍艦；戰爭中美國軍艦飛機，借令稍爲日本所損，亦可隨時補充，以苦日本。此種情形，誠屬可能，唯依著者所見，亦不必過慮。蓋美國雖擁有多數之造船廠，一切製艦材料，俯拾即是，但今日之大軍艦製造，絕非短時日所可告成。今姑假定美國開始製造戰艦，而完成日數，據傳最少限度約須三十個月以上。以如此長時間，從事製艦，倘戰爭能迅速完結，則戰艦完成之日，正戰爭終熄之時，有何用處！即在平時，軍艦進水以迄於武裝完成，大抵亦須一年以上之時日。即使戰時加工趕造，但事實上不免有粗製濫造之虞，則所造之艦，不過與敵以好餌而已。歐戰中瑪麗皇后號因受十二英寸砲彈十二發之命中，便爾粉碎沈沒，往事昭然，可爲殷鑑。吾人今茲即就大戰中最努力製艦之德國言，結局亦不過三百艘之潛水艦與驅逐艦，縱橫活躍海上，而最重要之主力艦製造，迄未成功。美國當參加歐戰時，曾以最高度實行工業動員，每年製造百艘之驅逐艦。日美戰爭時，彼必努力製造多數輕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艦，亦未可知。唯製造縱得完成，爲數亦不足驚人。且日本亦斷無袖手旁觀，任人增艦

威脅自己之理，必也就力之所及，加工建造，亦未可知。故日美戰爭中，如主力艦之比率始終維持現狀，則日本大可安心從事於戰爭矣。

製造軍艦，尙有他種困難。困難維何？即軍艦縱可任意製造，而操縱軍艦之海軍，則不能任意製造是已。目下之海軍，自常人而達一水兵，須經四五年之訓練，如爲一士官，則須七八年之訓練。故軍艦雖多，苟操縱軍艦之海軍一如草人，不能動作，則軍艦亦奚益於戰爭。吾人今姑退一步承認美國海軍士官，技術優秀，但人數不足，又爲致命之打擊。歐戰時，美國海軍專門家亦謂美國海軍無適當之豫備兵員，不啻減少活動力之大半。又海軍士官之粗製濫造，其危險甚於軍艦之粗製濫造，此情此理，美國海軍識者諒無不知之。故美國海軍究將如何解決此難題，實爲極有興趣之問題。

費斯克提督以美國之飛機製造力，居世界第一，自相誇耀，自相慰安。此種見解，目下雖無反對之意見，但吾人須知現代武器中需用手工部分最多者，莫如飛機。至言飛機之手工，則精巧之日本人，謂較美人更爲擅長，亦未可知。至謂美國平時工業組織，極其完善，故一切軍用品製造，頗可收得心應手之效。但吾人須明瞭平時工業組織完善，並不能保證可以完全適應戰時之需要。況戰爭之本身即爲異常事。處異常事，則一切事實，未必咸如理想，

可以完全實現。例如：歐洲大戰時，行義勇兵制度之英國，居然組織龐大之陸軍，此種事實，殆非任何人所能想像。又人口僅五百五十萬之澳洲，亦能出三四十萬之大軍，於相距八千海里之戰場。故美人苟以自國軍艦處於優勢，自國飛機亦居於優勢，自相欺瞞，則計算上之差池，或爲意中事也。

著者所最憂慮之日本弱點，即日本海運界無多數新式優秀商船是已。今日之優秀商船，戰時大有助於海軍。中日戰爭時，日本商船改裝爲假裝巡洋艦者，有近江丸，山城丸，西京丸等。日俄戰爭時，香港丸，日本丸等假裝巡洋艦，亦建相當之功績。若信濃丸之豐功偉烈，早已家喻戶曉，勿待煩言。歐洲大戰時，假裝巡洋艦之活躍，更足驚人。據傳一九一七年杪，服役於運送兵，糧，煤，油等之臨時武裝船舶，爲數達四千四百艘以上。又渺乎其小之德國假裝巡洋艦梅厄號，遠出印度洋，擊沈協約國多數商船，日本之常陸丸，亦不能倖免。英國之假裝巡洋艦奧特蘭號，則參加科洛納爾海峽海戰，獨樹殊勳。然則今日日本之商船界狀態又如何？依船舶總數觀察，爲數誠屬不少，唯依路德船名錄觀察，一見即知日本商船之大部，均屬落後之老朽船。而此種老朽船，若遇一朝有事，大部均無能爲役。依據最近調查，日本方面，五千噸以上之船舶，計有二百五十艘，速力十五海里之船舶，合計二十三艘。

美國方面，五千噸以上之船舶，共一千四百艘，而速力十五海里以上之船舶，亦有一百二十艘。雙方實力極不相稱，如在平時，日本當然不能爲海運界之霸者，如在戰時，日本更不能不陷於困難。所幸最近以來，海運業者間已逐漸覺醒。例如：七千五百噸級之愛宕，飛鳥，一萬七千噸級之淺間，龍田，秩父等均已次第就航，而使用於西雅圖航綫一萬一千噸級之平安，冰川，比叻諸船，大阪商船公司七千噸級之四艘，三井物產會社之六千五百噸級新式船，均續續出現，是則差可自慰者也。

要之，恐美論者所畏諸點，均無理由，即謂多少有可畏之理由，但亦無足引爲深憂。蓋戰爭對手，無論爲何種國家，而戰爭條件，決無獨損對手，獨利己方之理由。苟客觀事實誠能盡如一國之意，則中國亦足懼，蘇俄亦足懼，美國亦足懼，英國亦足懼，四面八方，無一不足懼，而自國立場，除陷於僞促不安之狀態外，殆無法可以振拔。吾人自日俄戰爭時之國力言，苟當時日本人心，懼俄一如今之懼美者然，則日俄戰爭即不至發生。敵人如可於嗟咄之間，增加強大之海軍，坐擁豐富之實力，則日本國土即可頃刻爲敵人砲火所摧毀。曾憶中日，日俄兩戰役，世界識者無一人豫想日本之勝利，僅有對日本究能支持至若何程度，稍感興味者。然日本不計利害，悍然應戰，遂收壓倒之大捷。愚意今日之日本人，即稍稍自恃其

國力，亦無過當之處。蓋今日之美國，若以與當時之中國，帝俄比較，亦非大敵。日本因一再努力，結果乃獲得今日之國際地位。然則戰神之加福，究在何方，往事昭然，可資覆按；故著者以爲與有史以來之大強國，一試自國實力之程度，於日本更大之建設，決非無益之事業也。

第二十章 美國不足懼

著者於上述各章中，依據各種觀察，說明日本絕不致敗北之理由。如對此根據確鑿，氣充辭沛之理由，尙有不能首肯者，則著者除屏之於不可教之列而外，絕無他法。——茲本務求理解之義，爰再將上述各章精義，要約如左：

「日本海軍力，較之美國海軍力絕不稍遜。美國海軍爲求進攻日本，無論如何，不能不於西太平洋領有適宜之根據地。甘模島與菲律賓濱固爲美國海軍之適當根據地，但開戰同時，即爲日本所佔領，無進攻西太平洋之力。至於攻擊日本沿岸，其不可能，已明若觀火，勿待辭論。即對日本與大陸之連絡，日本與澳洲印度等地之連絡，亦無法遮斷。當此之時，美國海軍徒佇立夏威夷高岡，遙望西方天空，無限惆悵而已。如美國海軍必欲勉力奪還甘模島，

菲律賓，即不能不有破釜沈舟之決意。美國海軍如以引誘日本海軍主力，乘機挑戰，爲其最後之手段，日本海軍可視機會之如何，以定進退，苟機會不利於日本，即不應戰。總之，日本海軍苟採攻勢的防禦作戰，則日本之戰略的地位，即謂爲難攻不落，亦非過當。日本因有內外二重之堅固防壁，故在任何事情之下，均不能爲敵所封鎖，則日本之經濟的破滅，便屬無望。假令日本海軍主力，因美國海軍引誘，出而應戰，勝利把握，亦握於日本海軍手中。蓋日本之煤油鐵類，並不困難，而必要原料，則可由任何地點購入。日本經費又可極端節約，而美國則需巨額金錢。日本之富源固不能謂爲豐富，但與美國相持四五年之財力，則完全具備。又中國參戰，殊無注意之必要，而蘇俄則絕不助美國，至於英國，大致可以嚴守中立。且目下日本國內情形，較之美國亦無惡化之處，故日本絕對可以安心，與美國戰。」

著者敢斷言日本戰鬥必獲勝利；至戰爭（War）勝否，雖尙成問題，但日本不至失敗，則屬事實。即令美國不進而承認自國之敗績，而戰爭結果，亦與日本戰勝相同。夫日本既依然把持戰爭之目的，則甘模島與菲律賓當然仍在日本手中。此時執拗之美國，如仍堅持到底，維持戰時狀態，則任其所之，亦無不可。日本方面，一方以不斷之注意，用備東方敵人之來襲，他方坦然自得，經營遠東。如頹勢終不能挽回，則無論美國自尊心如何強烈，結局除

同意和解外，蓋無他途。再則現代世界情勢，絕不許無規律之混亂，如中世紀時代者，延長持續；蓋世界大強國果相持不下，繼續戰爭狀態至五年十年之久，則導全人類於災厄，其情狀有不堪想像者。故三十年戰爭，百年戰爭之名，吾人即視爲過去名詞，自記憶中抹消其痕跡，亦無不可。

苟日美戰爭結果，證明如何強大之實力，均不足以屈服日本，則日美戰後之日本事業，進行便利程度若何，雖不可知，但最低限度，以日本爲盟主而建立之真正東洋門羅主義確立，則可豫知。而現在認爲夢幻理想之「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之實現，則日本之政治力經濟力，當大爲伸張，無有底止。著者固非謳歌戰爭，且爲希望絕對和平及早實現之一人，故對日本，絕不主張進一步與美國戰。唯美國苟阻止日本之進路，並敢置隊關係日本及日本人生死問題，則日本爲生存權計，著者主張於不得已時，應即不辭與美國一戰，斷行日本所自信者。苟日本事事仰承美國顏色，美國所不喜者，即不敢爲，則日本人除餓死之外，別無他途。名在世界之遠東通布蘭德氏，於所著「中國，日本及朝鮮」(J. O. P. Bland: China Japan and Korea.) 中，曾就日本地位，發揮其同情之論。其中一節謂：「與美國衝突之日本，極欲占其立場於亞細亞大陸；此種傾向之前途，依著者推測，雖極困難，但日本當民族存亡

關頭，無論如何危險，實不能不悍然以赴之。」又謂：「遠東事情，苟無日本之協力，則一事不能進行。苟能理解日本爲生存而戰者，則求日本之協力，充分有望。」故爲抗暴慢美國之壓迫，死守自國地位而戰之戰爭，正自衛權之發動，絕無何種侵略意義之可言。

當前世界，正忙於爲個人生存而戰之階級戰爭，苟此種爲個人生存而戰之階級戰爭無背於事理，則爲謀民族生存而戰之階級戰爭，與夫爲謀國家生存而戰之階級戰爭，均在情理之中，勿待煩言。日本國內，每平方里之土地，擁有一千七百人以上之人口，病於窮乏，而對岸美國，每平方里之人口，不過二百人，加拿大不過十四人，澳洲不過十一人。以極稀薄之人口，獨占廣大之土地，對於日本，尙以冷酷之面孔，宣言「汝等勿來」，此種態度，吾人苟自人類共存共榮之理想言，實不能不視爲一種罪惡。唯美國之惡劣態度，尙不止此，彼等對日，除封鎖國門之外，更截斷日本其他逃路，橫加阻礙，事事相擾。此種態度，暴戾恣睢，莫能宥恕。美國對於日本之統治朝鮮，尤盡其各種擾亂之陰謀，例如：宣傳日本虐待鮮人，冀淆世人之視聽，宛似日本人爲世界中獨背正義人道者然。殊不知美國之對中美及加理比安海（Caribbean Sea）諸小國，其殘酷無道，尤甚於世界中之任何國家。至於日本，則未嘗有國際的欺瞞與詭計，亦無爲達侵略目的，不擇手段之種種惡德。曾憶坡理爾薩濃，斯第

諾維森，阿夏爾梭比三人，曾發表美人侵略海地（Haiti）之史實。此種史實，正足將提唱正義人道之美國真相，暴之於青天白日之下。美國侵略海地手段之毒辣陰險，實不能不令著者喚起羅馬諾夫外交之記憶。吾人今以美國之謀海地，與經兩大戰役方行獲得之日本統治朝鮮相較，則日本之得朝鮮，固極正大光明，無疚於心。唯事實如此，故深通此中消息之布蘭德氏，亦謂：「苟英國繼續領有印度，保護波斯，法國繼續佔據安南，美國繼續領有巴拿馬，進行合併加理比安海諸小國，則無論有何道義的理由，列強終不能以人道文明之名，主張日本放棄朝鮮統治」云。

目下日本所占之地位，極其重大。吾人苟一閱世界地圖，觀察侷促於東亞一隅之日本，輒覺葦爾三島之國土，擔負重大之責任，實不能不令人於感激之餘，涕泗橫流。著者相信日本之國運亨通，正如回教徒之信奉摩罕默德，堅不可拔。例如：人人共認之現代強國，英法德俄諸國，當其國家形態未成，海岸有強悍之海賊，森林多未開化之蠻民之半神話時代，日本已有飛鳥朝之燦爛文化。又古代美術讚美者胡厄諾薩氏認日本「寧樂之都」廣袤三十五英方里，抱擁人口百萬時，薩里族王克羅維斯建設之巴黎，不過以參差不齊之土壁，圍繞塞奴河一小島之一部落而已。天惠高齡之日本，一時固耽於睡眠狀態，但自黃梁夢醒後，即以活

激之青春意氣，向前勇進。至對此奇蹟的事實瞠目咋舌之白人，一方以美麗之日本，擬諸東方之意大利，一方又謂日本乃最可恐怖之東方普魯士，最足警戒之東方英國。目下之日本，即超無畏級戰艦亦可自造，海運占世界之第三位，纖維工業則壓倒蘭加沙爾。國際貿易之發達率，居世界第一，夫以如是發展之國家，而謂其能於未來半世紀中，盡喪其過去半世紀所成之功業，其誰信之，總之，吾人之在今日，大可不必作婦人泣，北起占守郡阿賴度島，南達高雄州七星岩，斜掛北緯五十度五十五分與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之間，蜿蜒如長蛇之日本，土地面積決不小於十七世紀之英國。吾人苟能決心努力，則無論如何之大業，均可成就也。

又日本所負之使命，固不僅在開拓日本國民現在未來發展之餘地，期使日本國民有永生之道，即占世界總人口三分二之有色人種之將來，亦懸諸日本雙肩。日俄戰爭以前，世界之有色人種，均陷於不可振拔之奴隸地位，故論述「有色人種之勃興」(Lothrop Stoddard:

The Rising Tide of Color)之斯脫達德，謂：「日俄戰爭爲有色人種覺醒之新紀元；目下之日本果有任何蹉跌，則世界之有色人種，又將陷於永久黑暗，而人種解放大業，將無復有重見天日之可能。」故日本之武裝，乃萬不得已之舉，無論思慕永久平和如何熱烈之人，當

知有色人種與白色人種在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未能立於對等地位時，決無和平之理。總之，當此白色人種全盛時代，唯一有色人種日本之發言，因有相當之權威，故一般近視者流，遂謂基於日本軍備之強大。至於盎格魯撒克遜系諸國人，恒謂日本爲軍國主義之國家。殊不知彼等軍備之擴大，直駕日本而上之。特因彼等善於責人，而昧於責己，故發生如此錯誤。總之，人生於世，於責備他人之先，應先整飭自己，方足服人。彼等今後能翻然悔悟，完全解除武裝，則日本亦將欣然樂從。若手持刀槍，而強請他人放下屠刀，則此種偏頗注意之事實，決無可以實現之理由。

吾人如露骨言之，則世界所以能免於盎格魯撒克遜之專制，厥因日本與法國擁有比較完全之武裝。苟今日之世界而無法國大陸軍存在，牽制多瓦海峽彼方，則歐洲當呈何種狀態。苟今日之世界而無日本之海軍，或日本之海軍實力低落至現有實力以下，一遇優勢之美國海軍進擊，即潰不成軍，則遠東更將置於何種情勢之下？世每有狂呼軍備縮小者，彼等所持理由，雖未可厚非；但以著者所見，軍備縮小，實不免有軍備撤廢之虞。又軍備苟與假想敵國對抗之際，不能作對等之戰爭，則此種軍備之存在，直與不存在相等。爲求名與實副，當如吾人想像，全體撤廢，更爲妥善。中國動輒呼日本爲侵略國，其實中國自一九〇五年以後，

其所以未喪寸土者，並非因中國擁有數百萬之土匪軍與數艘破爛軍艦，直接原因，實繫於日本武力之存在。故吾人苟欲圖日本之安全，遠東全體之安全，日本實不能不擁有相當之軍備。曾憶特萊齊克其人，曾以軍事費譬諸國家之保險費。軍國德意志雖已不存，但特萊齊克氏比喻中所涵之觀念，即在今日，仍不失為真理。日本國民對於巨額軍費之負擔，固已痛苦莫名；但為求日本帝國所負使命之完成，則不得已之犧牲，亦不能不忍受。良以「明日之戰爭」(La guerre de demain)，實不能予吾人以片刻之休息也。

日美兩國戰爭，自必予國民全體以數年之痛苦。今後之戰爭，如利用戰爭，圖飽私囊，坐享成功，乃至一人吸血，萬骨皆枯之事實，決不許其存在。蓋今後之戰爭，絕不僅為海陸軍軍人之戰爭，同時為全體國民之戰爭。世固有謂一兵之亂，足以釀成一軍之敗者，但國民之團結果不堅固，則戰爭即與敗績相等。著者非不知吹動現代日本思想之颶風，大可恐懼，唯日本於前二次大戰之鍛鍊中，均未發生意外。故今日之思想颶風，無論如何險惡，但與物部氏滅亡之飛鳥時代初期，及德川幕府倒潰，明治維新前後相較，決無憂慮之必要。日本人根本無消化海外傳來新思想之伎倆，故亦不足憂慮。反觀美國，則總人口一億一千萬人，均為各種血液之混合，故能否有一致之國民精神，殊成疑問。蜜西干湖畔之芝加哥市中，據傳

有以二十餘國文字刊行之報紙。此是否可以明示美國國民之素質，雖不可知；但美國軍事當局似亦鑑於此種缺陷，故於一九二五年以後，以歐戰時美軍會戰於桑穆爾之九月十二日爲國防日，鼓舞全美國民之愛國心，實行國家總動員。唯鞏固國民團結，決非一朝一夕之努力所可期。日本人相互間原有二千年來傳統之高貴感情，苟此未喪失，則無憂慮之可言矣。

最後，著者尙欲一言告我讀者，著者述美國不足懼之理由，洋洋達十餘萬言，著者目的，不欲厚誣美國爲弱劣之國家，亦不欲厚誣美軍爲劣弱之軍隊。美國原爲世界第一之富強國家，美國軍爲世界最強軍隊中之一，著者原無懷疑餘地，但以日本與日本軍與美國及美國軍對抗，亦無畏縮之必要。苟七千萬之日本人一致團結，以當國難，則美國一國，尙非日本之敵。蓋日本之難攻不落，以及日本精銳無比之海陸軍，即以全世界之白人國爲敵，亦無足懼。且日本果有願欲，即於世界之前，堂堂宣布人種戰爭，指揮十餘億之有色人種，爲被壓迫民族從事神聖戰爭，使三千年來之世界史，根本顛覆，亦非至難。山陽詩人歌曰：「嚇走趙家老寡婦，強國於焉新建設，相模太郎膽如甕。」目下日本最爲必要者，即鑱倉武士之精神，而鑱倉武士之精神，即爲明治大帝之精神。姑不論日本國土如何貧瘠，但已爲世界三大強國之一，屹然不動。夫以世界三大強國之一之日本，而謂其必須事事仰承美國之鼻息，則日

本雖無似，當不軟弱至此也。

日美戰爭第四卷勘誤表

行數計題目，字數計圈點，但均不計，空白地位

頁	行	字	誤	正
八	四	二至八	「叔父湯姆之斗室」 (Harriet B. Stowe : Uncle Tom's Cabin)	「黑奴籲天錄」 (Harriet B. Stowe : Uncle Tom's Cabin)
五	一	三七	李荷馬	荷馬理
五	一	一三	李荷馬	荷馬理
一〇〇	九	一至三	則	故
一〇〇	十	一三	的致命	致命的
一七	一三	三三	Aleutian	Aleutian
二一	一	三二至三四	二二·五	二二·五
二二	一	一四至一七	「者」字下	脫「四」字
二六	七	三七	容	宥
二九	一	五	八英寸	五英寸五
三〇	五	一七至一九	二	三
三〇	二	一六	三	四
三一	三	九	太平	大西
三五	七	三六及三七	Midway	Midway
三七	一	二〇		
三九	九	二〇		

七二	七一	七〇	七〇	七〇	六九	六九	六八	六七	六七	六一	六〇	五八	五三	五一	四三	四三	四二	四一	四〇	四〇
一三	一八	一四	一四	一三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一	一一	一九	一八	一九	一八	一六	一三	一三	一一	三	七	三
三五	一一	三八至四〇	一	二八	一三至一八	九至一三	一四及一六	一三	一	四〇	二八	一一	三九	二八	三七及三八	四及五	五及二八	一二及一三	一七及一八	三二及三三
蓋	利	方大體	一	利	洛阿格勒司	西里伯 (Celches)	遠	麻哲蘭	Monteideo	則	「此」字上	▷	要	自	西特	資資	古	奧佛	奧佛	資資
又	爾	大體方	衍文	爾	洛杉磯	西列伯士 (Celches)	達	麥哲倫	Monteideo	而	脫「	▷	衍文	衍文	基斯	條條	哥	阿胡	阿胡	條條

一四四	一四一	一四一	一三七	一三三	一二三	一一〇	一〇六	一〇六	一〇四	九三	八八	八七	八七	八六	八六	八四	八〇	八〇	七五		
一四	一四	一九	七〇	二〇	二九	六三	三三	三三	一三	一三	一一	二一	二八	四四	六三	一三	一三	一八			
三	三八及三九	二九	一七	八〇	四〇	三七	三七	五五	一四	一二	五二	二六	二八	一二	一七	四及五	四一	一七			
Keep	急焦	可	「管」字下	義	則	威	故	naval	offer	復	空格	克	威	勁	威	則	然之	則	克	Jutane	
Keep	焦急	衍文	脫「壯者與孩提戰之」七字	言	而	瓦	衍文	naval	after	後	無	基	瓦	兢	瓦	實	之	然	衍文	基	Jutland

動 韻 表

一四五	九	一一	Young	Young
一四六	五	一至一三	日本可	衍文
一四八	七	三七及三八	彼等	中國人
一五〇	六	三四	Island	Island
一五二	五	一九	佛	瓦
一五二	七	二二	Great	Great
一五二	八	二二	subjected	subjected
一五二	二	二四	而	衍文
一五四	一	一六	而	衍文
一五五	四	三七	「實」字上	脫「問題」二字
一五六	一	三五	「即」字上	脫「崇拜物神」四字
一六二	八	三七	「此」字上	脫
一六二	九	十八	迦	加
一六三	八	二四	則	加
一六九	一	二七	科	而
一七一	一	九	「無」字上	柯
一七六	二	三二及三三	「目下」二字上	脫「故美國海軍」五字
一七六	四	九	「姑」字上	脫
一七九	三	二一		衍文

「太平洋戰略圖」中「新西蘭」即「新錫蘭」「馬尼刺」即「馬尼拉」

北平晨報

定價報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各省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
 「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
 「新羅蒙古庫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本報日出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要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介紹名作，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社址北平宣外大街

北 農 叢 書

自日本佔據東北後，國人對太平洋形勢莫不注意。本社爲應此種需求，特選譯日美日俄關係各名著，或先擇要刊登北平晨報，登畢編輯成書；或譯畢即行付印，期於最短期中，全部出版。各卷內容充實，均附插圖，印刷力求精美，取價尤爲低廉。日美戰爭已出四卷，蘇俄軍備與日俄戰爭，現售三版。茲將各種書目披露於後，國人讀畢左列各卷，於日美日俄關係，及將來戰爭大勢，可得一概念矣

日美戰爭

第一卷

可怕的日本

美國陸軍上佐達威士著

(每册五角)

第二卷

日美可戰乎

日本十六專家著

(每册一元)

第三卷

日美果戰乎

日本海軍少佐石丸藤太著

(每册大洋一元一角)

書目覽

第四卷

美國不足懼

日本池崎忠孝著

(每册大洋五角五分)

第五卷

太平洋之戰潮

美國海軍上佐易理歐著

(印刷中)

第六卷

日美無戰事

日本清澤冽著

(印刷中)

第七卷

太平洋大海戰

日本海軍少佐中島武著

(翻譯中)

第八卷

美國海軍戰略

美國海軍少將馬漢著

(翻譯中)

蘇俄軍備與日俄戰爭

日本佐佐木一雄著 (每册九角)

日迫之日俄再戰

日本中山次郎著 (翻譯中)

海上情葩

北晨熱國叢刊第一種

慎言著

此書為陳慎言先生言情小說傑作，全書八回目，共十餘萬言。精裝一厚冊，道林紙本，每冊定價一元四角，現售特價一元，報紙本，每冊定價一元，現售特價八角。外埠寄費，每冊七分，如要掛號，再加八分。郵票代洋，九五折算。特迎寄費道林紙本一元一角二分，報紙本九角一分。

總發行所 北平晨報書品部

北晨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 自第一期至第十六期 定價大洋一元
第二冊 自第十七期至第二十五期 定價大洋五角

北晨畫報合訂本

第一冊 自第一期至第十六期 定價一元二角
第二冊 自第十七期至第四十四期 (裝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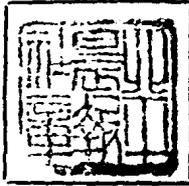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再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三版

日美戰爭·第四卷

美國不足懼

每册定價五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譯述者 北平晨報編輯處

印刷者 北平晨報印刷部

發行者 北平晨報書品部

北平宣外大街一八一號

總發行所 北平晨報社

